文艺生活 101 周刊

引导一切精神享乐 | 2013/11/15　总第101期　每月逢1、15日出刊　www.zhoukan.cc



FOCUS

影中之城
漫谈“城市与电影”
香港、东京、巴黎

COVER

这一年我们看到的朴树
2012树与花音乐现场：朴树&张悬\戴佩妮
2013西湖国际音乐节: 一夜十年

去看你，去爱你，再悄悄离去
杀鸡取卵•李志2013个人意外弹唱巡演

孟京辉:
你们脑子里进臭虫了！

老天要派万芳来唱歌
孔雀公主的最后绝唱：杨丽萍《孔雀》
看见生命的舞蹈：云门舞集2《断章》

引导一切精神享乐

文艺生活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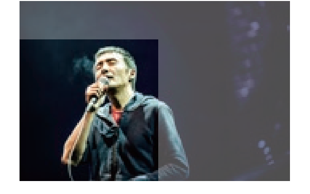
2013/11/15　总第 101 期
每月逢 1、15 日出刊
www.zhoukan.cc

关注 Attention
新浪微博： @ 文艺生活周刊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zhoubao/
官方微信： 文艺生活周刊



订阅 Subscribe
官网： http://zhoukan.cc/subscribe/
苹果客户端用户：直接下载“文艺生活周刊”APP
其它客户端用户：可在网易云阅读、读览天下中
搜索“文艺生活周刊”订阅

封面人物：朴树：（2013 西湖音乐节　郑天然 摄）



封底人物：万芳



注：本刊所登所有活动预告的具体细节均按主办方当日安排为准，建议前往参加前进行相关确认。

品牌 / 广告合作 Contact
E-mail: m@zhoukan.cc
Tel: 159 1093 28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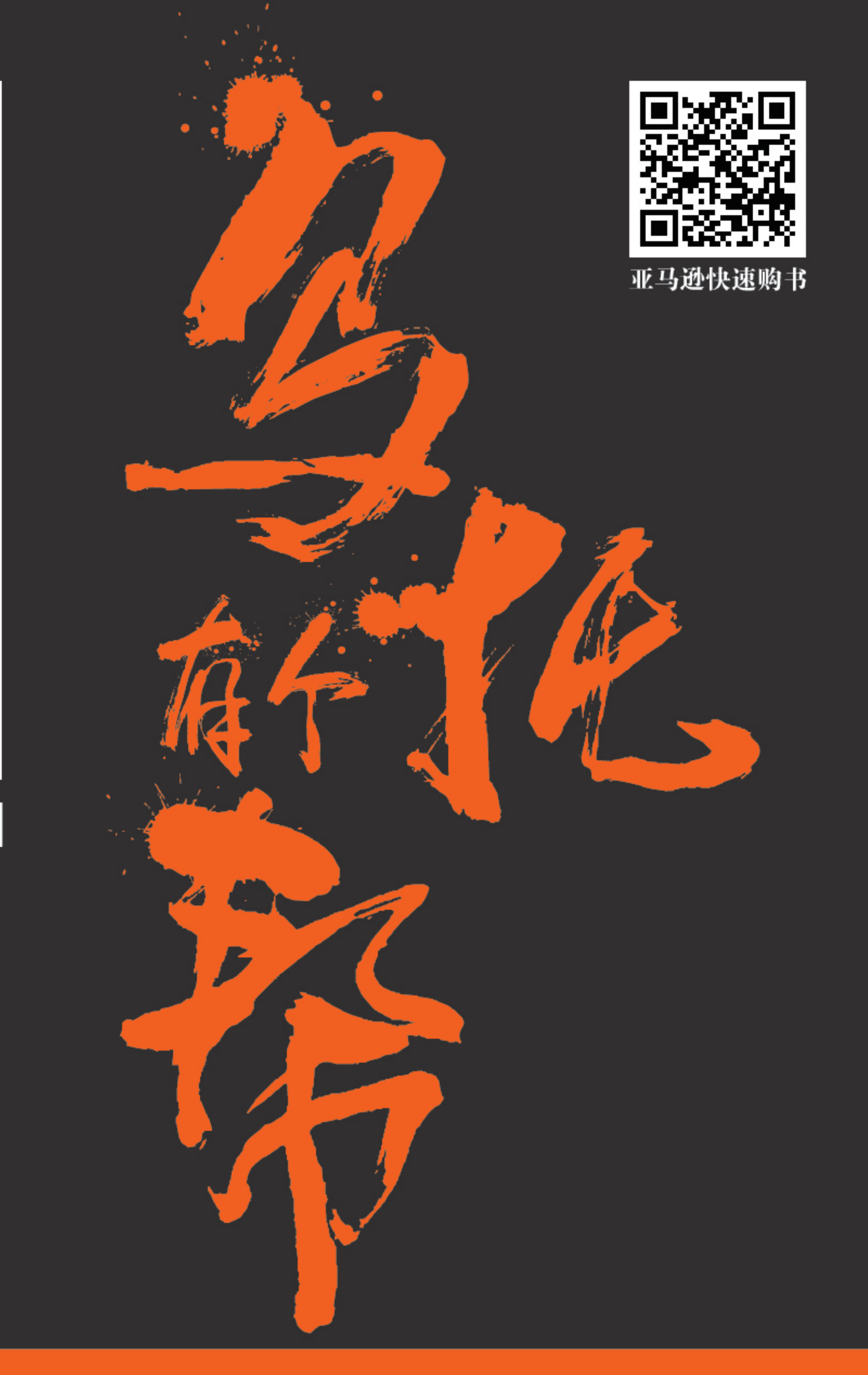
总编 Chief Editor
米拉拉
执行主编 Deputy Editor
曹真　王竹　胥朵
美术总监 Art Director
袁野

首席记者 / 主笔 Chief Reporter/Writer
Afra 池旭 可小扯 郝永慧 胥朵 牛苏放
李倩菁 董艺 臧舒迈 张多多
专栏 Special Column
朝海 云也退
摄影 Photographer
郑天然　可小扯　Jesse2375

各版主编 Editor
专题：曹真
音乐：胥朵 小粉
戏剧：池旭
电影：曹真
摄影：刘妍 何脑斯
当代艺术：米拉拉
书氧空间：王竹 高晓倩
N 频道：秦琴
艺述现场：胥朵
艺述生活导航：徐小恬

编辑 Editor
张多多 夏春光 陈心怡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刘一磊 彭昊 王婷颖 刘旭芳 李倩 夏北
编校 Proofreader
徐小恬

新媒体编辑 New Media Editor
吕伟 曹真 桂子 吴晓奕 陈心怡 张亚芳
徐小恬 于若熙 李倩菁 梦可风
官方网站编辑　Official Website Editor
曹真 田青青 朱京晶 杜宇 朱昕辰 莫小三
网络主管 Network Lead
朱宝
广告运营中心 Advertising
聂凡鼎 刘志涛 邓玉婵
市场战略合作部 Marketing
聂凡鼎 吕伟 王婷颖 薛飞
法律顾问：如是娱乐法中心





+1

文 / 米拉拉

前几天看到一条新闻：男子自学6门外语翻译400部外国文艺片出售被判刑。看完全文，心堵得慌。6门外语、懂文艺、懂电影，能在茫茫片海中淘出精品且能意译，多可贵！每张仅售2.9元，且外挂字幕而非简单“帖”加，只为唯美观影，自然粉丝狂捧，不过，他还是触法了，获刑3年。

不知为何，突然想起《肖申克的救赎》......这么说，是不是有些挑衅？捋不清到底如何表达，是高尚的越界吧，似乎只能这么形容了。超越当下的自由，必然面临禁忌的围堵，正如不切实际的理想需要对峙未知的隐忧。但这里套用一句某冲锋衣品牌的广告语：勇敢过，才活过。这是继鹏菲婚变之后又被恒大夺冠占了风头的那个人代言的，文周的100期新书《乌托有个帮》有他的推荐语，四个字：坚持梦想！不论他的桃色，只借用他的作品自励自勉：永远的，“存在”下去。

3年6个月，也许是当初一针打了太多鸡血，凭着一根橙色发条，转山转水，在无数可知未知能量的加持下，走到今天。100期，看上去很美。100期，似乎可以吹吹牛X。100期的新书，华丽丽的预购数据......是，我不想掩饰内心空缺已久的满足感，文周家每一个人都亟需这份掷地有声的刺激，大陆、港台、国外给予文周口碑认可的合作伙伴同样需要我们给出更强的讯号，天南海北所有因缘而遇的读者们，更需要见到可以笃定力挺文周的理由。

但，这篇文字已是101期的卷首，一个可称为文周2.0时代逻辑起点的开篇，我们无法忘记来路的苦情和荣誉，但无需流连沉溺，尽管本期上线时，我们刚刚在束河COART艺术现场成功做完100期精华版的新书理想首发，尽管我们要让《乌托有个帮》一版再版。但，这些都是为了让这个+1更加有厚度和信念上的支撑。

NO.101进行了视觉上的微调；NO.101全球最文艺相机品牌LOMO进驻摄影版；NO.101以文周为发起方成立了中国文艺自媒体联盟，将在微信平台整合优质内容和渠道资源，以飨读者，并以期带给整个文艺市场更多的干货和改变，起码有一天，拥有一张刻满文艺电影的光盘，不再与犯罪有关。

DIRECTORY





P26-35 音乐



专访

老天要派万芳来唱歌

因为攥紧心中那份做音乐的意义，在欲望不断冲刷着的大环境下，万芳也可以淡然地偏居一隅，用心唱自己的歌。“虽然很辛苦，但我心里清楚，老天就是要派万芳来唱歌。你明白吗？”

享乐

民谣 | 小普：嘿！我要走了

P36-49 戏剧

经典台词

《最后 14 堂星期二的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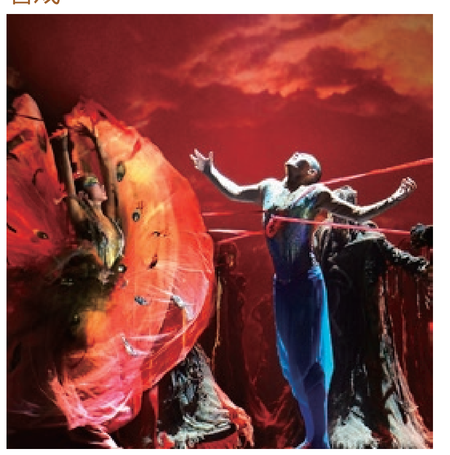
专访

孟京辉《臭虫》

你们脑子里进臭虫了！

“我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有跟理想有关的实践、理论、经验、教训，流血的东西，不管成不成功，都能激动我，我觉得人能成为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理想，哪怕头破血流。” ©孟京辉

看戏



● 孔雀公主的最后绝唱：杨丽萍《孔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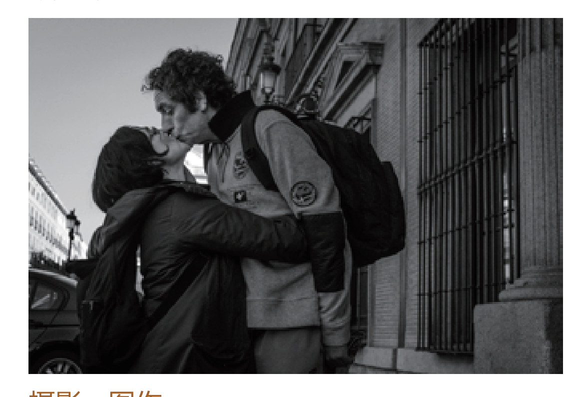
这一轮《孔雀》过后，杨丽萍将不再登台演出。



● 看见生命的舞蹈：云门舞集 2《断章》

对于我来说，“美丽”和“生命”不再是什么宏伟的概念或者大词，它就是我眼前的这一幕，这看见生命的舞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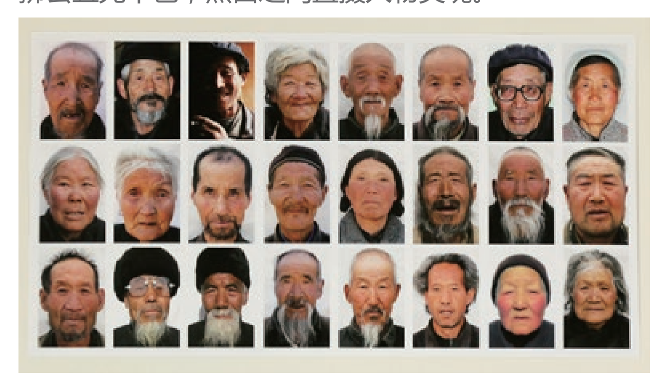
P50-61 摄影



摄影 • 图作

《形色欧洲》（下）| 唐兆安

拂去五光十色，黑白之间直摄人物灵魂。



摄影 • 展览

伤心的土地

一个中国农民的西部乡村影像志

真实、质朴，是柴树冈的摄影作品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他生活在那边土地上，熟悉那里的百姓和环境，拍摄上没有任何技巧。他镜头下的许多老人除了办理身份证，还没有拍过一张照片。

P62-65 当代艺术

艺术区衰退记

如何收拾破碎的乌托邦？

“从我建议启动宋庄文化创意产业的时候，我就曾经怀疑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做了一件坏事。十年过去了，宋庄艺术创意产业的是非完全被混淆，乌托邦终究是乌托邦，梦想的破碎依然是我们的常态。” ©栗宪庭



P66-79 书氧空间

书 • 讯 TAG: **村上龙**、《一步一如来 2：京都朝圣旅人书》、《遣悲怀》

理查德 • 沃尔特 《剧本》、《人为什么会淹死在沙漠里？》

书 • 评 当死缓降临：托尼 • 朱特《记忆小屋》

书 • 人 **松浦弥太郎**

“人的一生当中有两个生日，一个是自己诞生的日子，一个是真正了解自己的日子。”

书 • 途 后书殿（Hop-e Book S-hop）（武汉）



P80-87 N 频道

韩江：为艺术而艺术的生意人

制作人应该让艺术家去发挥，不管艺术家做出什么东西来，我作为一个制作人都有责任把它卖掉。制作人同时也要是一个艺术家，你得懂这个创作者的内心需求，顺着他的内心诉求做出来的东西才是真诚的，才是动人的。现在中国好像有点儿相反，好像是制作人就应该是市场和钱。

P88-99 艺述现场



还在
这一年我们看到的朴树

如果你错过了最近的朴树，总有人为你记录。而我们大概再也不用担心难再重逢，因为朴树，这次，他真的准备好了。

● 我从远方赶来 赴你一面之约
2012 树与花音乐现场：朴树 & 张悬

朴树说表演前他想逃走，唯一支撑的念头就是，什么都会过去的，那些经历了的，更有被记住的价值。他说：“这是我活到这么大最开心的表演”。

● 你才不会失传，我知道
2013 树与花音乐现场：朴树 & 戴佩妮

嘿，这个少年，他其实一点儿也没变。他把改编过的开场曲《别，千万别》拎出来，他说他要再唱一遍，因为里面有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算全世界都丧心病狂，就算所有人都去抢劫银行，我也不会和他们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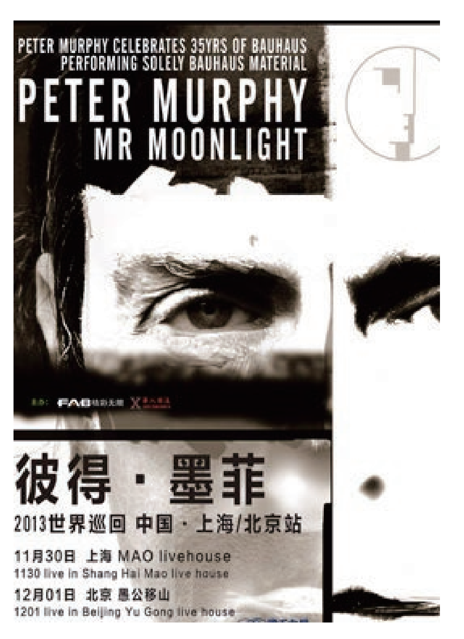
● 偶然，一夜十年
2013 西湖国际音乐节

如果笃定青春过，似乎朴树从未在这岁月里缺席。
因为这么一种声音，我们可以在这个“不宽容的世界”里宽容，在“从不等待的世界”里，相信着一些美丽的相遇——比如十年前的我们和朴树，比如今天的我们和朴树。



去看你，去爱你，再悄悄离去
杀鸡取卵 • 李志 2013 个人意外弹唱巡演 • 杭州站

李志从来就不是孤独的梵高先生，但他确实有这样一个朋友，从南方的一座城市，到南方的另一座城市来看他。察觉这些细微的人情温暖，回头想他歌里的悲欢爱恨，总是再平常而私人不过，与听众真的无关。



P100-111 艺述生活导航

音乐
《我们的歌是青春的火焰是丰收的大合唱！》2013 走江湖音乐节
张悬《潮水箴言》2013 演唱会（北京）
Air Supply 空气补给演唱会（广州、北京）
好妹妹乐队 2013 南来北往巡回演唱会（上海、深圳）
2013 宋冬野演唱会（杭州）
摇滚传奇 Peter Murphy《BAUHAUS》35 周年世界巡演（上海）
罗拉 • 费琪 Laura Fygi 中国巡回演唱会（北京、上海、深圳）
Kate Havnevik 演唱会（西安）
马頔 & 尧十三 “下午场” 全国巡演（杭州）
马克西姆和他的乐队中国巡演音乐会（厦门、南京、天津、上海）
Los Crasher 不速之客 2013 全新唱片全国巡演（成都、重庆）

戏剧
宁财神 何念《武林外传》（沈阳）
孟京辉《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北京）
《我不是李白》（西安）
独角戏《一个人的莎士比亚》（上海）
《进化论》（北京）

电影
墨西哥当代电影展（北京）
中国电影资料馆特别巨献：米高梅缤纷万花筒（北京）
华语纪录片节（深圳）

展览
地中海文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藏文物精品展（北京）
鲁本斯、凡 • 戴克与佛兰德斯画派：列支敦士登王室珍藏展（北京）
北京国际摄影周《首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
西岸 2013 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上海）

… …

@RT微辞

编辑 | 陈心怡　美编 | 刘一磊

本期微语录均来源于新浪微博

@文艺生活周刊

#艺事#猫最喜欢吃鱼,可猫又不会游泳。鱼最喜欢吃蚯蚓,可鱼又不能上岸。上帝给了你很多诱惑,却不会让你轻易得到。



@法德（万芳经纪人）

这次来到北京的「收信快乐」，有着很不一样的心情。像是时间的旅者，静静地对待每一个流溯而来或者泅泳而去的心灵，一只长椅，夜的两端，眼泪或者抿笑。 你在哪里？我们都在时间的光河里。

@非常林奕华（林奕华，香港舞台剧导演）



空间 是现代人生活的奢侈品 文化艺术的重要性 和如何评定其价值 就看空间在当中怎样被定义 诠释 反思 创造 再创造 电视剧也不例外 今天港剧的平庸 正是没看见戏剧是无限空间 用以承载想象 思考 感受 这些创造 需要懂得什麼是自由的创作人

@王开岭wkl（作家，央视一套《看见》主编）

这个发霉的早晨，连公鸡都不会为它打鸣。你只能用“沦陷”来形容……这只是时间意义上的“早晨”，它的应有之义、美学特征，荡然无存……这种厚厚的防PM2•5的口罩，它是武装，它把你拖入了一种战备状态。戴上它，你就有了斗争的心态，对天空充满敌意……《这个叫“霾”的春天》



@贾樟柯（导演）

完成一篇文章，回忆高考落榜后，我困顿的文学青年生活：往我住的南郊许西村走，看路两边游商小贩，士农工商无比温暖。我知道这将是我未来的生活，我为我的未来感动。青春像一堆柴禾，刚刚燃烧便不得不节省一些，以备漫长的未来。那些称为“日子”的时间在远处等着我们。

@哈囉李敖（学者李敖）



「我正随意看书，看到风吹那页。有风卷在中间，漏出天机外泄。我正随意看书，看到空白那页。有空藏在中间，拈出花开花谢。我正随意看书，看到你翻那页。有你凝在中间，一任缘起缘灭。」6年前的一首诗，一直埋在书里；6年后偶然发现，重新改写如上。吾乃真正诗人，可惜埋在书里。

@绿妖绿妖（作家，出版《我们的主题曲》、《阑珊纪》、长篇小说《北京小兽》）

稿子写好，只是六分工夫。后面的打磨占四分。收藏玉的人，拿到新入手的玉，都要在掌心里日夜摩挲，让它沁润。木匠做上等的木器，最后工序也是要拿手当砂纸细细搓一遍。把它的光泽打出来。每天打开电脑，我也在磨我的木器。磨出文章内部的光。



@朱哲琴（音乐艺术家、联合国亲善大使、“世界看见”亲善行动创办人）

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很多精髓等待挖掘，任何传承发扬的行为都值得被鼓励，而非简单地评价是否模仿抄袭，否则会打击年轻歌手对传统音乐的热爱之心，鼓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朝南阳台（陈垦，出版人）

1111年11月11日，少年岳飞在练武，李清照在下午茶里写词。皇上画了画，还要修花园。梁山好汉们正在奔走聚会，北方草原的汉子们在喝酒和血。罗马在衰落，英格兰在醒来。那时时间是分散的，地理更未统一认知。人们敢为尊严而死，写诗的人才是大师。

@大脸撑在小胸（中国科学院气象学博士后）



新浪微博设计者患有逻辑混乱症，他默认【关注】必是【粉丝】，他的世界就是一本孤独的偶像集，无法想象还有人关注别人仅仅因为好奇、感兴趣、随大流、社交需要，甚至只是想知道这2B又说什么了好第一时间上去骂丫。由此产生一堆持有同样神逻辑的用户，隔三差五来问“天呐你居然关注XX？你为毛喜欢他？”

影中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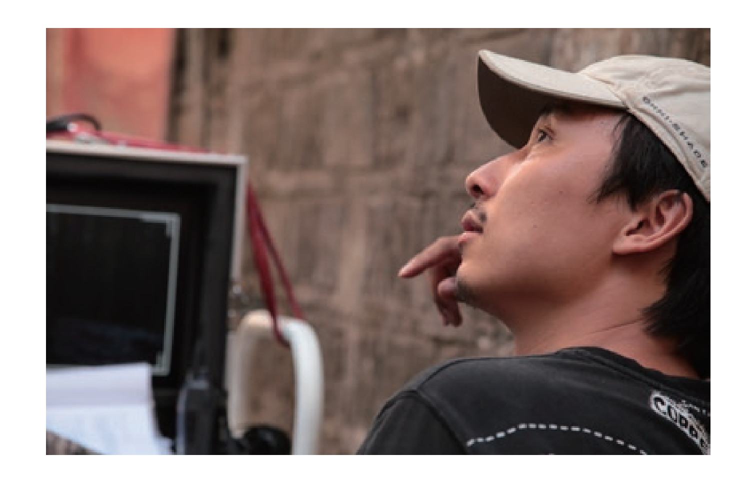
一次次地为了定义“城市电影”而抓破头，某日雾霾深处的阳光忽然打在身上，那些执拗开始变得可笑，感情并不像数学定理那样一定说得通的。电影里或许有你爱着的或是恨着的城市，那些只有你能读懂的感情在一个不可替代的地方发酵，形成了这座方圆里最独特的风景，那个在影幕外看风景的你也仿佛身置城中。

两个电影工作者随性聊着他们所想的“城市与电影”；香港、东京、巴黎，三个爱电影的人也说起了住在他们心中的城市。或具象，或感性，自是属于他们的不二的念想。合上稿子之前，文件夹上的“101”跃入眼帘，像神启一样指引我的思绪去往另一个城市，如城市与电影那不确定的关系，你的101又是哪里？

漫谈“城市与电影”

记者 / 张多多

《文周》×导演陈卓



陈卓

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央美术学院教师，独立电影导演，北京老虎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总裁及艺术总监。童年随父亲习画，中央美术学院建筑设计专业毕业后，攻读数字影像研究生，后留校任教。

2010年当代艺术作品《中国嘉年华》获意大利拉古娜当代艺术大奖；2011年拍摄电影《杨梅洲》，影片获得2012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火鸟”大奖，第十届海参崴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NETPAC奖。



《文周》：当初为什么把拍摄地点选在了杨梅洲？除了因为是您的家乡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吗？

陈卓：最早是因为选择外景地时找过去的，到了那里就发现跟我想象的环境很接近，很像我记忆中家乡江边的样子，而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我找到了环境与剧中人物状态的对应关系。杨梅洲是湖南湘潭江心的一个沙洲，多年来由于每年发大水要被淹没，所以没什么现代化的发展，和两岸的城市相貌有点脱节，而那孤零零的状态以及与对岸工厂遥相对望的空间关系，让我觉得很像片中人物的处境，隔阂感、孤独感、错位感都能得到映射。

《文周》：您怎么看待“城市电影”这样一个概念？您觉得《杨梅洲》属于“城市电影”吗？

陈卓：你说的这个“城市电影”的概念不知道是否可以看成是与“乡村电影”的对应，如果可以，那么比如杨德昌和侯孝贤就是这样两种类型。杨德昌导演拍的都是城市群体，而侯孝贤拍的是乡村印象。《杨梅洲》的故事发生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与渔村江上的孤独或隔离比起来，城市里的张昊阳家中是另一种禁闭感，感觉上是对应的，但产生的效果不同。我觉得《杨梅洲》肯定不能算是城市电影，但也不是乡土电影，这个难以界定，就像中国很多地方，我们称之为城乡结合部，感觉很奇怪，既没有城市的繁华，也没有乡村的宁静，只有嘈杂和混乱，还有脏。

《文周》：您怎么看待城市和电影两者之间的关系？

陈卓：应该是说电影和人的关系，有人的地方才有故事，有故事就有了电影，城市作为人的载体，必然是和电影关联最密切的空间了。

《文周》：可否讲讲《杨梅洲》的英文译名“Song of the silence”的寓意？杨梅洲在您心里也是静默的吗？

陈卓：英文名是片中两个女孩的对应。在片中静默的是静，唱歌的是梅，各自诠释，又互为映射。歌唱是爆发和宣泄，沉默是忍耐和原谅；歌唱是理想的倾诉，沉默是现实的回答。她们其实很相似，所以才会互相走进对方的内心。

《文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电影很重要的一个着力点，这是否也是您一直偏重去探讨的？那人与城市的关系呢？

陈卓：城市是巢穴，就像是磁铁，即便你在乡村，仍然或多或少被它的引力牵扯着。人类就是聚居动物，情感也发自于其间。

《文周》：当初是“业余”的演员加上“业余”的导演，有没有想到会碰撞出这样的效果？

陈卓：片中的非职业演员，是为了最大程度保留影片现实的质感，且采用乡音对白，其中小静的演员持续找了4个月，走遍了几乎所有演艺类学校，最后在几乎绝望的时候，在传媒大学校园里抓住了一个下课走出教学楼的女生，她身材瘦小，表情却固执，低着头叼着烟很快地从我身边擦肩而过，她就是后来的女主角小静的演员尹雅宁，是传媒大学电视制片专业的一年级学生。梅的演员吴冰滨很早便确定下来，她是片中主题歌《雪白透亮》的作者姚路的女友，因为她是湖南人，在酒吧当过歌手，和剧中人物小梅有着类似的经历，质感与片中人物非常贴切。在拍摄过程中，一方面是我之前没有导演经验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也想尝试一种非决断性执导方式，于是我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自己的特点，尽量不让他们一字一句对着剧本对白，而是给他们说说每场戏基本内容和关键台词，其他台词自己发挥，由于是乡音对白，演员的感觉非常自然。我发现，演员的即兴发挥会给我很多东西，有的地方没有想得特别明确的，被他们一演绎却比我想像的还要好。

《文周》：“业余”导演与央美老师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微妙的关联？

陈卓：美术修养是导演的基础修养之一，这个所有做导演的都知道。

《文周》：怎么看待电影里的“方言”和“城市”？是否觉得语言的运用在“城市电影”中很重要？

陈卓：电影的地域性很重要，中国城市的景象差别不大哦，全国哪都差不多，所以方言是标明地域特点的元素之一。

《文周》：对于《杨梅洲》里“梦境”的展现，以及舟、鱼、口红、纸船等符号的运用，您最想传达的是什么？

陈卓：鱼和船是电影中最主要的两个道具，也各有几种呈现的方式：小静手中编织的鱼、鱼缸中的鱼、鱼缸上画的鱼、还有江中被电死的鱼；船也有好几种，舅舅的渔船、折纸的船、梦境中着火的船、还有搁浅在江边的大石船。我觉得并不能完全把它们具体地指向小静或小梅，我更愿意将它们抽象化。它们的性质是会转变的，船在这里似乎具有安全感，在舅舅的渔船上，小静确实曾经得到片刻的美好，而对于江中的鱼来说，这条船就是一个狩猎的工具，鱼与小静，船与舅舅，在影片的前半段构成一种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后半段的故事，更多的暗喻其实承载在那个鱼缸上，小梅手中把玩的折纸船却无意中触动小静心中那个属于私人的记忆，而砸碎在鱼缸上的吉他才真正暴露了强势外壳下小梅的脆弱。如果船真的象征安全感的话，它却那么容易就会在火光中付之一炬，对于小静和小梅来说，家就像一条纸船，随波逐流，脆弱不堪。





《文周》：您是否觉得在独立电影或者纪录片里对于“城市”的体现，会有一些不同？

陈卓：角度更真实吧，**独立电影和纪录片有时会关注灰色地带和阴暗面，而这些在通过审查的影像中是没有的。但这么说并不代表独立电影就一定是关注负面问题，只不过是不撒谎，不做作，不隐瞒。**

《文周》：之后的电影计划是什么？是否还会以某个特定的城市为背景？

陈卓：正在准备剧本。我认为电影一定是有地域性的，所以我的电影会有强烈的地域感和文化标签。

《文周》：带着《杨梅洲》去了很多城市，与不同的观众交流，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收获？

陈卓：观众给我很多灵感，但独立电影也需要尽快转换思路。

《文周》×影评人卫西谛



卫西谛

1998年于“西祠胡同”网站创建“后窗看电影”版，成为最早的电影论坛。主编出版有电影评论集近十本，如世界电影评论年鉴《电影+》系列丛书，《为希区柯克尖叫》、《后窗看电影》、《华语电影2005》等，并担任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历年评委以及中国独立电影展等多个电影节的选片评委等。

《文周》：您怎样看待“城市电影”这样一个概念？

卫西谛：我觉得简单说来，你大概是想谈论“故事发生在某个城市”的电影吗？最直接的可以参见《巴黎，我爱你》《纽约，我爱你》这样的命题短篇集锦。间接地说来，电影有一半左右可能是在城市里拍的，一半左右在乡村里拍的，还有少数在太空、海洋、地心里拍的。有城市的风貌，大概就是“城市电影”的特征吧。

《文周》：您怎么看待城市和电影两者之间的关系？

卫西谛：电影的故事需要空间，城市容纳了它。

《文周》：自从当年给《映城志》写过序之后，您还有关注过有关电影与城市的书吗？

卫西谛：没有直接的。但我读了一些关于城市的书：《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下城》《水晶之城》，诸如此类。

《文周》：近年做的“后窗”放映活动走了很多城市，最大的感触在哪？

卫西谛：嗯。它们越来越一样了。街道越来越宽。变得越来越无聊了。

《文周》：您是否觉得一座城市也可以是电影的主角？

卫西谛：如果一部电影能拍到：这个故事只能发生在这座城市，而不能发生在别的城市。那么这座城市也可以是电影的主角。近的来说比如《迷失东京》。语言当然是最重要的城市特征之一。

《文周》：如果说以城市为载体是一种情怀的体现，近年来，您是否觉得当今的电影在表达情怀这一点正在渐渐地缺失中？

卫西谛：“情怀”，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个词语。现在也流行说“献给某某城的情书”。电影最重要是好看，有说服力，不在所谓的“情怀”。

《文周》：是否觉得“城市”这一概念在纪录片里又是一种全然不同的诠释？或者怎么看待那些独立电影里对于“城市”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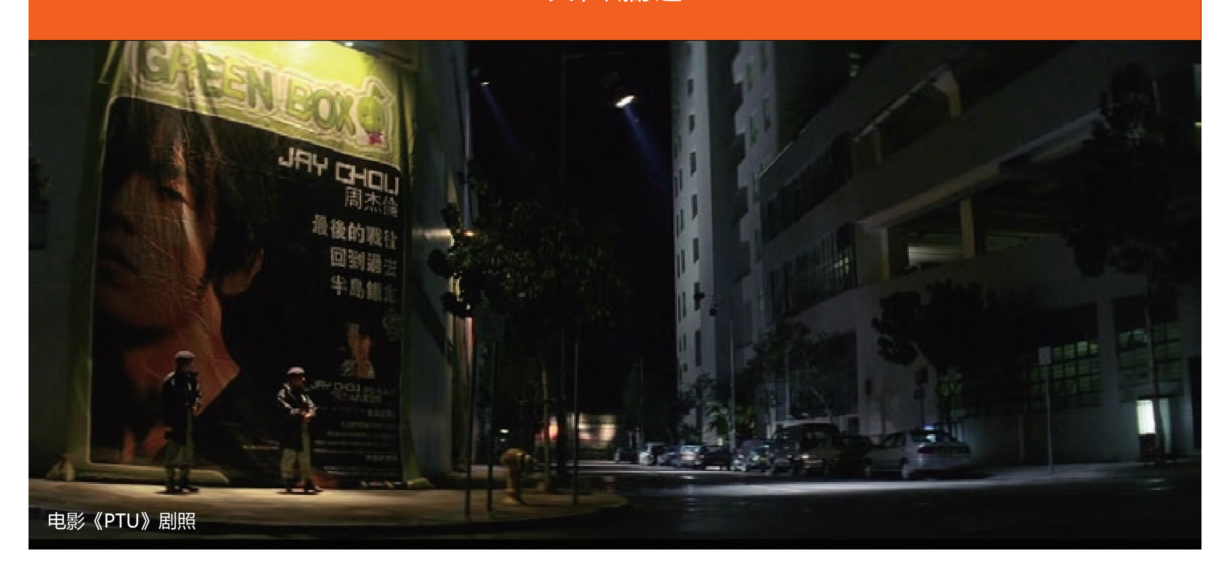
卫西谛：可以去看黄伟凯拍的《现实是过去的未来》，很棒独立纪录片，实验的，城市交响，拍最鲜活的广州。遥远一点可以看维尔托夫的《持摄影机的人》，1929年就有那样先锋地拍城市的电影，乌克兰的敖德萨市。

《文周》：对于国内大陆的作品，可否再给大家推荐几部具有“城市电影”特色的作品？

卫西谛：近十年的“城市电影”暂时想不到（杜琪峰的香港、杨德昌的台北，都不在大陆）。只能想到“城镇电影”——贾樟柯的汾阳。

镜头里是最真实的你 香港

文 / 臧舒迈



电影《PTU》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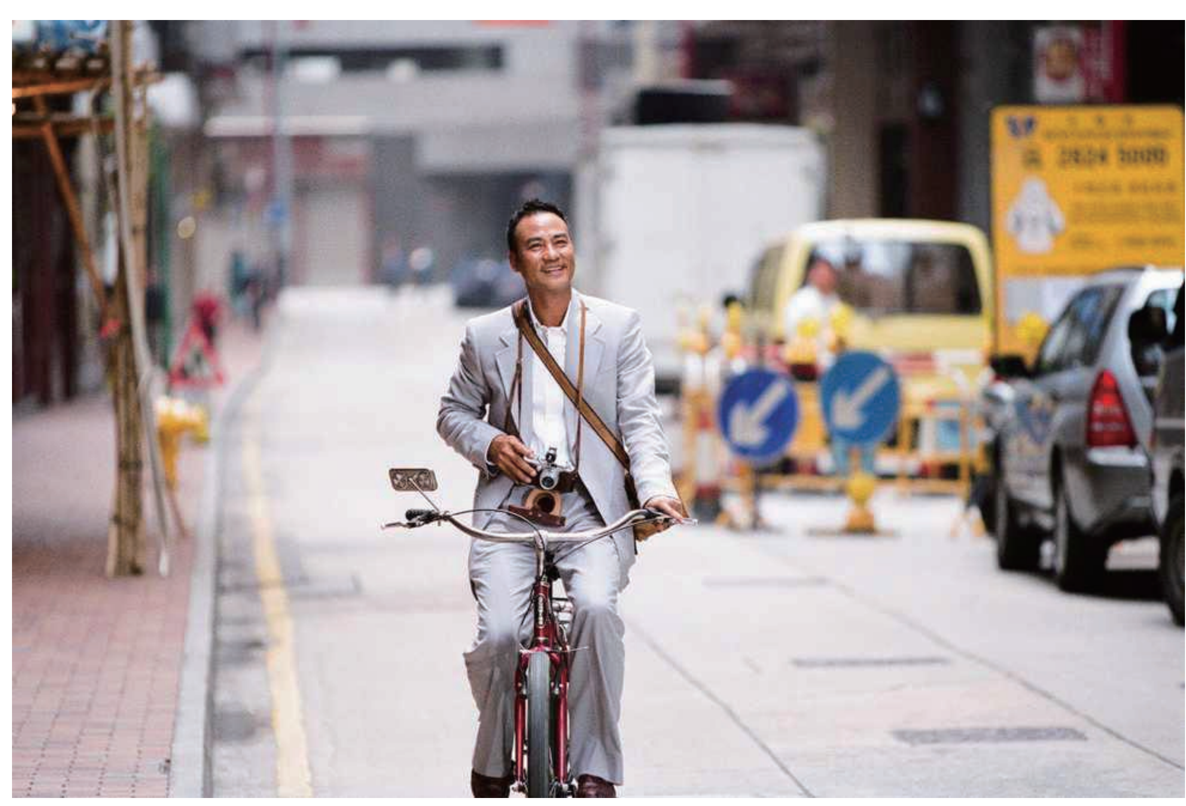
电影《旺角黑夜》剧照

张柏芝在《旺角黑夜》里问吴彦祖：“香港为什么会叫做香港？”——旺角的黑夜里她的空气是浑浊的，铜锣湾拥挤的人潮里她的时间是匆忙的，天水围的日日夜夜她庸俗而平凡，可是，还是忍不住要爱，透过一个镜头的窥视，离不开的香港，离不开的爱。

香港人爱吃路边摊，在喧闹的街市里打边炉，从路过的推车里买一碗鱼蛋......受之影响下，港片一度是随性而乐天的，简陋的茶餐厅里菠萝油配着冻奶茶的主角们可以笑得一脸幸福，《古惑仔》里浩南哥第一次惩罚结巴妹也用罚吃叉烧包那么可爱又可恨的方法，凌晨一点钟的冰室里总有大佬们就着一桌事物话事。可就是这些鱼丸粗面的温暖，让这座玻璃之城和城之镜——港片，那么饱含深情。

一座城市的气质会给其生产的电影烙上自我的标签，香港电影是吃着港产的鱼蛋，喝着香江的水成长起来的，无论讲述的是小人物的灵魂还是中产阶级的万象，浓郁的香港故事和香港精神都始终贯穿其中。街道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牌，交通的叮叮声，旧的楼，街道旁五花八门的店铺，巨型广告牌，熙熙攘攘，人声鼎沸，这是香港的街道。而所有这些都被港产片的电影镜头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一直坚持着香港本土电影的杜琪峰导演就很喜欢运用街道的元素，电影《PTU》截取了广东道空旷的夜景，《大只佬》里用远景的切换录下了刘德华和张柏芝相伴远去的狭窄道路，《文雀》的一张旧照片更被誉为“献给香港的情书”，有人说，你有多爱一个人，你就能把她拍得多好看。香港电影也是一样，主题和外衣可以千变万化，镜头却始终忠于你最真实的样子，而那，是最好看的。**

一座城市的精神会让土生土长的电影沾上她的习性，随性乐天的香港精神也给了电影背后一注乐观的强心剂。2003年是香港和香港电影的受难年。非典疯狂的席卷以及一代巨星张国荣的陨落，正如同电影《金鸡2》吴君如扮演的阿金所说：“那一年，人都疯了。”白色口罩，阴雨绵绵，行色匆匆。影片的跨度从1980年到2046年，然而却花了一半的时间在讲述2003年，影片通过夸张却真实的视角，窥视着那年的种种。影片的后半部分从1980年开始回忆，将时间轴往后推，而吴君如自始至终都用她的乐观感染着屏幕前的观众，“我们曾经有那么多的苦难，都熬过来了，而这一次，又算什么”。同样拍摄于2003年的《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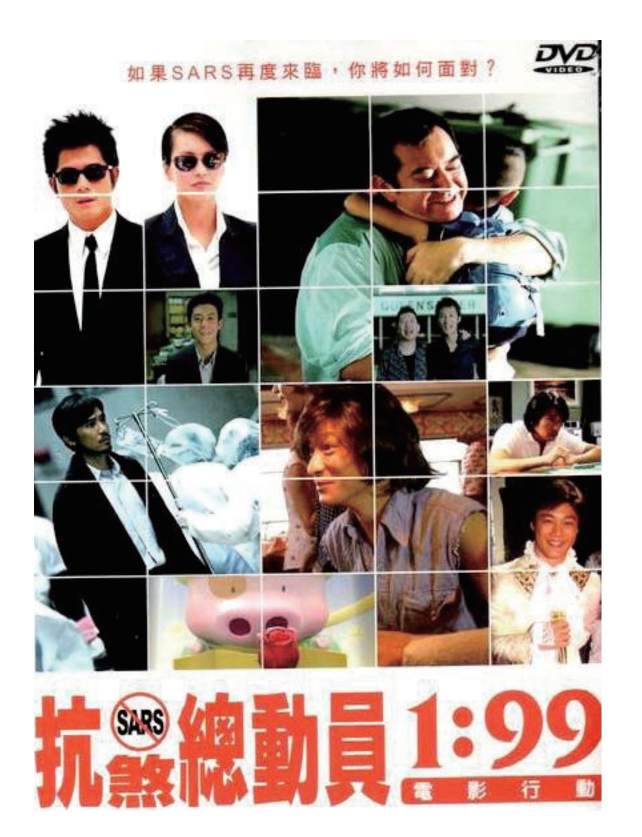


电影《文雀》剧照

99电影行动》也是为了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起的邀请15位导演拍摄11条短片，鼓励港人逆境自强而制作。电影里搓着麻将，唱着歌笑对非典，脚踩着大地破冰破乌云，这种携手互勉的讯息跨越时限感动到每一个观者。

曾经看过一个人写道：“香港是自我情感的巨大磁场。”对于我来说，香港电影就是这个磁场吸引的媒介，共鸣和自我情感交织在一起，把这城市的气质衬得又念旧又随和。**总有人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我始终不会认同，一个可以生产出情感那么丰富的电影的城市怎么会是沙漠，如果硬要给她贴上“沙漠”标签的话，那么，也许套用小王子的一句话不失为更好的一个注解：“沙漠之所以美丽，是因为什么地方隐藏着一口井。”**

到香港，一定要跟着自己的记忆街窜巷一次，在茶餐厅里喝一杯冻奶，偶遇雪糕车一定要买一次火山冰激凌，你会发现，有那么一刻，你和记忆里的港片们重叠在一起，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幸福去看下一站的惊喜。



这，从来不是一场艳遇 东京

文 / 李倩菁



电影《迷失东京》剧照

活着，注定是一场孤独，
就像死是一个人的死亡，
没有谁可以陪谁到最终。

“很幸运，我失眠的时候，你也正好醒着。”

两张西方脸在东京这座城市太具有辨识度，比如在深夜时分的小酒吧。来自两个不同房间，却同时失眠的人，不约而同地关掉无聊的电视节目，现在正坐在彼此对面，举杯而饮。该是多不幸的幸运，不幸今夜无眠，幸运我失眠的时候，你也正好醒着。这句话，大概是此刻鲍勃和夏洛特最佳的内心独白。

关于东京，只从《迷失东京》讲起。

一个过气的中年电视明星（鲍勃）和一个暂时还没有目标，陷入迷惘的年轻少女（夏洛特），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同一个陌生的城市，再次邂逅，有音乐，有酒。感觉满足了大部分艳遇的条件，但这只是一次对

话。

——“你来这干什么？”
——“几件事情。离开太太一阵；抛弃儿子的生日；还有放弃在某处演戏的机会，来给威士忌做广告，赚两百万。但好消息是，威士忌还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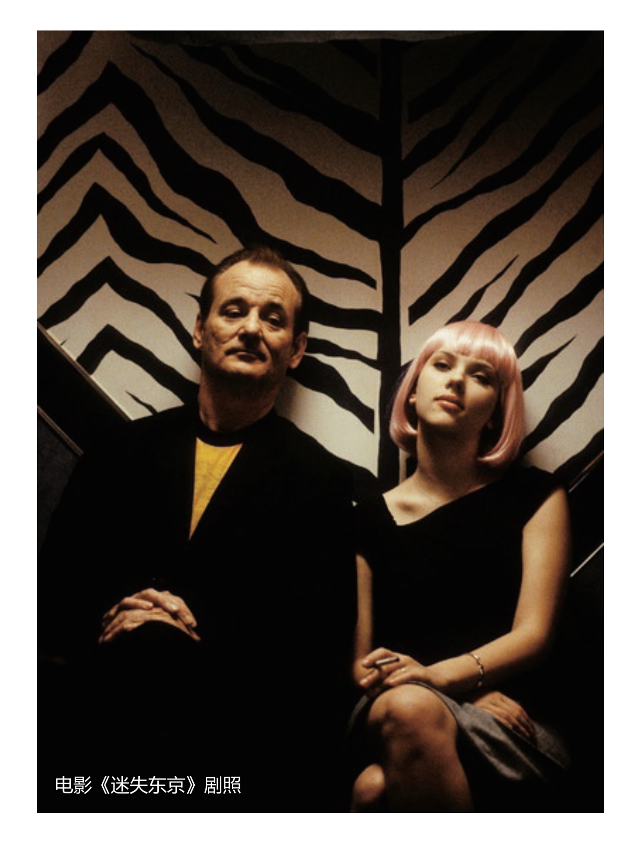
所以，坏消息是离开了太太和儿子，却赚了两百万。但是，这却是大多数人认为的好消息。

比起终点是钱的大多数，或许停下来想想，失去了什么才换得了钱这个问题比如何更快赚到更多钱更有价值。男主角的孤独之处大概如此，用钱买得到喝起来还不错的威士忌，却不觉得赚钱是个好消息。矛盾是产生孤独的最大源泉，否定原因却肯定结果。于是，在这样的逻辑里，失眠注定是一场循环播放的电影，未完待续。

而女主角陈述来东京的目的：丈夫是摄影师，他来 这里工作，我没事干就跟来了。

对于一个刚毕业，主修哲学，目前还只能做义工，人生还处于探索阶段，刚结了两年婚的年轻女子而言，无论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还是婚姻前景，相比虽然过气却还是个明星，虽然偶有意外却维持了25年婚姻的中年男子而言，都显得像蹒跚学步的新生儿。

但是这并不妨碍两个人拥有共同的愿望：我希望我能入睡。我也是。


电影《迷失东京》剧照

年轻的人总在为铺陈未来而不知所措，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却总在曾经铺陈的未来里思考过往的美好时光。孤独有时候不过如此，在应该年轻的时候总去做一些上了年纪的事，而上了年纪以后却拼了命地回忆曾经逝去的美好时光。

失眠和孤独就像咖啡和伴侣，最佳损友。

“只和孤独谈谈，不是寂寞。”

从一开始穿着性感透明内裤，臀部曼妙扭动的画面，就觉得不来一场床戏对不起这样的开场白。

但，事实是，没有床戏，却不失精彩。

我从来没有把“寂寞”和“孤独”等同过。寂寞可以排解，任何方式排解寂寞的方式都可以予以接受。穿着性感的舞裙在灯红酒绿的舞池里，贴着人群摇摆；举着优雅的酒杯在觥筹交错的灯光里，借着微光狩猎。任何方式，都可以予以接受。因为，寂寞只是一时，就如同激情只是片刻，应当得到排解。

孤独不同，孤独永恒得就像长在你身上的痣，无论你照不照镜子的时候，它都在，而在照镜子的时候，更明显。孤独从来不被理解，总见缝插针得吞噬你所有的抗拒。

并且，当孤独的人遇到另一个孤独的人，孤独从未减弱。

所以，鲍勃只是抱着熟睡的夏洛特回到她的房间，脱下了她的鞋，给她盖上被子，默默走开。回到自己房间给妻子打了一通电话的时候。我分明感觉到的是快溢出屏幕的孤独。“我爱你”已经变得不再是一种情绪表达，而仅仅是一个结束语，换来的不是一句“我也爱你”，而是挂完电话的嘀声。


电影《迷失东京》剧照

孤独的人总拥有一套自己完整的生存系统，在这个系统里自给自足。
就像当男女主角一起去欣赏了一场脱衣舞表演，男主角只是在离开的时候对脱衣女郎说了句，你的表演很精彩，却从没想过上一节这样的脱衣舞课。从头至尾，鲍勃都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站在很远的观众，适时赞美却从未觊觎美色。

“别了，东京。”

人终究在漂了一些时候，很久之后要回到那个你熟悉的城市。当陌生的东京开始变得熟悉的时候，大概是因为在东京你有过一个朋友，或许你不知道这位朋友的名字，但是你应该会感谢这位朋友，因为她是你对东京这座城市所有回忆的记忆点。

在离开的车上，透过窗子，在人群中看到了熟悉的背影。当紧紧搂住背影的时候，只是一个吻别，呢喃几句，便可以拉长观众的很多情绪线。那盘旋在女主角眼眶里的不是泪水，而是即将失去一个可以分享孤独的人的不舍。

但是，简单的邂逅总应该以简单的方式告别。
人生之悲，在于无法孤独，在于孤独缠身；
可幸之处，在于分享孤独，在于孤独缠身。

请别和孤独作别。

给你一场邂逅 巴黎

文 / 王霄


电影《戏梦巴黎》剧照

人们把甜蜜热恋的永恒期许全部寄托于巴黎，让这座城市浪漫得不切实际。其实肤浅的甜美不是这座城市的真谛，巴黎是一首简单而意味深长的纯诗。疯狂、纯真、性感和悠闲混合成意乱情迷的气息，飘洒在这座城市中并酝酿发酵。

巴黎不是天堂，却是制造天堂的温床。爱在这里更易被发觉，它流淌在塞纳河，飘荡在香榭丽舍大街，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回荡。**《午后之爱》**中的男主人公总在午后的咖啡馆中享受着巴黎悠闲的阳光和街头的行人，“我爱巴黎这座城市，人们出现然后消失，你看不到他们老去。让巴黎的街道如此迷人的是，女人频繁且稍纵即逝地出现，我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再次见到她们。”虽然他最终恪守自身“中产阶级的优雅”没越轨和克洛伊发生关系，不过也逃不出这种无尽的精神意淫。

这份浪漫就像一只高脚杯装的法式葡萄酒，甘甜又苦涩，值得品味。那迷醉激发着你的诗意气质，让你不由自主地想去追寻着什么，邂逅某人。就如“缝纫机和雨伞的偶然相遇”，两个孤独的灵魂在这座城市中擦出火花，相互碰撞。**《爱在日落黄昏时》**中杰西和席琳又意外在巴黎相遇，九年前的那一次邂逅燃烧了他们一生的激情，为何又让他们重逢；**《非常公寓》**中就因为那一瞥，麦克斯深深迷住了丽萨，一见钟情的悸动让他紧张兮兮地要叩开她的房门；**《戏梦巴黎》**中马修在雨中望着姐弟俩远去的背影迟迟不愿离去，他已经迷上了伊莎贝尔；**《新桥恋人》**中两个内心绝望的人在一座正在修缮的老桥上相遇；**《巴黎最后的探戈》**中在一所破旧的旅馆中，两个陌生人发生了突如其来的激情……

也许，这并不是爱。就如《美丽的人》里说的，“爱情这事，你永远也猜不透，即使我们是相爱的。”爱在巴黎就是一种感觉，是春光乍现，是冲昏头脑的精神迷幻剂。**《精疲力尽》**中米歇尔毫无原因疯狂地爱着美国女孩帕翠希亚，他说过，“当你感到害怕或者惊奇，又或者两者都有，在你眼中掠过一刹那灵动的闪烁。我想要和你一起睡，就因为那闪烁”。**《巴黎野玫瑰》**中查克和贝蒂一起在蒙娜丽莎的画像下做爱，一起刷漆，一起烧掉房子，一起砸墙，一起偷车，一起卖钢琴，在巴黎每个角落发出欢笑声。到底是因为爱让他们在一起，还是因为在一起他们相爱？谁也搞不清楚。《巴黎最后的探戈》中保罗和让娜的“爱”更像是对真实生活的逃避，保罗对让娜说过，“我不想知道你任何事情，不想知道你住在哪儿，不想知道你的名字，我不想知道你任何东西。我们在这里见面，不需要知道外面发生的任何事”。他们为了排解内心的空虚、孤独和烦躁而放纵，用身体的激情试图远离深渊获得短暂的快乐。《新桥恋人》中俩人在烟花下的桥上疯狂地舞蹈和吼叫，让人甚至忘记她是一个即将要失明的女画家，而他是一个被车压断脚的流浪汉。他们之间的情感更像是一种热烈而又绝望的精神安慰，“天空是白的，但云是黑的”更添加了一份残忍悲观的情调。











1、电影《午后之爱》剧照
2、电影《爱在日落黄昏时》剧照
3、电影《非常公寓》剧照
4、电影《新桥恋人》剧照
5、电影《美丽的人》剧照

邂逅，是两个人追寻爱的路上的不期而遇，是精神的热切渴求带来的，当然，它可能会带来危险的结果。《精疲力尽》的最后，米歇尔就因为帕翠希亚的告发被警察用枪击倒，他在死前对帕翠希亚说，“你个（精神）寄生虫”！她则模仿他的样子向他飞吻。其实很能理解帕翠希亚对精神体验的贪婪和对现实行动的优柔寡断，因为不安的灵魂，总是在寻找着什么。

邂逅是一种态度，是自我找寻。就如有人说的，一次次的飘泊，才让我找到了家；千千万的经历，才让我深入内心的宫殿。即便身体被毁灭，那颗永远期待新鲜、碰撞和相遇的心永远跳动着。灵魂触碰的一个个故事、一段段影像编织了巴黎的浪漫，滋养着巴黎这片邂逅的天堂。

巴黎，是一场邂逅。

编辑 | 骨朵　美编 | 夏北

老天要派万芳来唱歌

记者 / 池旭　图片由央华文化提供

万芳，来自台湾。她是歌手、词曲创作人、制作人、电台DJ、电视、电影、舞台剧演员，她在各个领域中自我探索和开发，再用内在的养份和能量丰富各个领域的表演和创作。万芳出道逾20年，出版超过20张专辑，经典畅销歌曲不计其数，尤以《新不了情》为华人世界家喻户晓的名曲。成为电台DJ逾10年，至今仍持续主持中广音乐网的《i-散步》栏目，以及上海、云南、四川、山东知名电台的广播节目。成为演员之后，万芳的成绩丝毫不逊于其在音乐界的表现，2004年、2008年分别拿下金钟奖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的奖项。1996年开始涉足剧场，共计演出14出舞台剧，超过300场次。到了2007年，甚至自编、自导、自演、自唱，创作了《万芳的房间剧场》。



万芳唱歌。
这是十二月圣诞夜，万芳演唱会的名字。

在这个噱头为王的时代里，演唱会的名字更是要绞尽脑汁地起。玩概念，打擦边球，只求吸引更多目光。可是啊，捉弄过千百般花样，到底还是在唱歌。万芳唱了二十三年，最深知这一点。附加的装扮都渐渐剥去，脱开任何与作秀有关的姿态，这个夜晚，万芳是来唱歌的。

路走得越远，越懂得初心的珍贵。原本只是想唱一首歌，后来**“为了这首歌被人听到，你要去跑宣传通告，要去上电视节目玩奇怪的游戏”。“开始的时候会不解和迷茫，可是现在我明白，我做这些事情，我不会忘记我是要去哪里。”因为攥紧心中那份做音乐的意义，在欲望不断冲刷着的大环境下，万芳也可以淡然地偏居一隅，用心唱自己的歌。**

“虽然很辛苦，但我心里清楚，老天就是要派万芳来唱歌。你明白吗？”

与观众的共振是最独特的作品

算起来，已经有两年没有在北京听到万芳的歌声了。即便是去年她发表《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巡演路上兜兜转转，也没能等到北京一站。而这一次的《万芳唱歌》，算是命运使然，刚好有了演唱会的念头，刚好凑上了保利剧院圣诞夜的档期，那么，就唱吧。

《文周》：选在圣诞节办演唱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万芳：其实是刚好有这个档期，不是刻意选择的。不过现在想来，在一年的结束之前，如果可以跟大家聚一聚，用音乐来回顾这一年的彼此，我觉得蛮好的。当然，肯定会因为是圣诞节，有一些特别的设计，但暂时要保密！

《文周》：在保利这么大的场地唱歌，和在live house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万芳：大家可以坐得比较舒服（笑），在live house站着的确太辛苦了。有的时候在live house唱歌，因为氛围不同，我会唱一些轻快的偏摇滚的歌。但我们这次选在这样的地方，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全心地去听歌。

《文周》：现在再唱那些老歌，和之前比起来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万芳：其实每一次都不同。因为台下的人不同，所以他构成的现场氛围也会不同。今天可能台下来的人都是三十多岁，对我的歌很熟悉的人，那他们会每一首歌都很投入。那或许今天来的人都是白天受了气的人，带来的就是不一样的负能量。
台上的人难免会感受到台下。因为我们是共通的，那些呼吸，那些生命的共振是很容易感受到的，特别是透过音乐。前奏一来，大家的熟悉感一来，你就可以感受到生命中有些事情在发生。彼此之间的共振会产生出最独特的作品。

《文周》：特别好奇，你的演唱会怎么可以唱这么久？每次都三个多小时将近四个小时。
万芳：都是台下害的啊，他们总觉得我很多歌没有唱，因为这么多专辑这么多歌，本来就没有办法全部唱完。而且我常常觉得，哎呀，这一次相聚不知道下次何时才会再见，所以用尽全力来唱。但是，我希望这次演唱会可以不要唱这么久，因为我确实觉得不管是台上的表演，还是台下聆听的人，两个小时是刚刚好的，是对身心来说最舒服的。可是我的乐手们都说，不！相！信！我说，那我要做到给你们看。

《文周》：和微笑巴士乐团合作已经三年了吧，有什么感受？
万芳：他们对于我来说是很年轻的乐手，看他们越来越成熟，这个过程非常好。我们练团的时候，大家就会提出各自的想法。你知道大家是一起的，并不是我提出来然后大家去执行,我们是一个团队。

《文周》：在大陆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合作的人？
万芳：其实大陆的音乐我听得不够。之前都是通过歌



迷还有朋友推荐给我的。90年代的时候，我每次来大陆都一定会去CD店买一些独立发行的CD回去。可是这几年CD店越来越少，只能通过一些二手书店来选择。虽然有一些歌迷和朋友会推荐唱片给我，但是我听的还是不够。目前来说，我觉得万晓利就蛮有意思啊！但是要进一步合作的话，就要考虑到合适性，包括声音和各种。

音乐不是我的“事业”

万芳曾经去到很糟糕的地方演出，台下的观众对表演艺术的不尊重，让她甚至开始反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站在这里唱歌。

“可是有一次，我的经纪人对我说，你看，虽然是很嘈杂的环境，但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女孩子，她坐在那边，你讲话的时候她在默默点头，你唱歌的时候她在默默流泪。对啊，这就是我看重的，唱歌的意义啊！”

万芳偏偏就是抓着每一丝微薄但又厚重的意义在继续着。哪怕台下的世界嘈杂混乱，哪怕绝大多数听众可能都是不够专心的对待，就为那个女孩的虔心，难道还不够吗？

《文周》：你好像发专辑一直很随性，没有我每年一定要发一张这种规律的计划。
万芳：我可能对音乐这事情，没有把他太当成一个“事业”在经营。如果你是一个事业，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准确的schedule。而我比较特别的是，一、音乐对于我来说，本来就不是一件所谓的工作；二、我还有很多重身份，戏剧会占用我很多创作的时间。而我希望接下来的作品，会比较多都是我自己的创作。创作这种东西并不是你想要有就可以有的，它是很顺其自然的，顺着生命在走。累积到一定时候，完整了再分享。我最近有点满，现在在排戏，后面还会有巡回。我预计是等明年一月巡回回来，可以有一段时间安静下来创作。当然只是预计啦，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

《文周》：所以对你而言，音乐更像是某种分享？
万芳：对，毕竟我还是从比较主观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对一些事情有感而发，或者是我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些议题，透过音乐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文周》：你刚刚说音乐不是你的事业，这该怎么理解？
万芳：我说音乐不是我的“事业”，是因为我在面对它的时候，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啊我们今天去赚钱，啊我们今天做业绩……我更看重的是“意义”，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唱歌、演戏或者是主持广播节目，都是我所喜欢的，但是喜欢的同时也要承担它所附加的那些不喜欢的状态。

无数种认识万芳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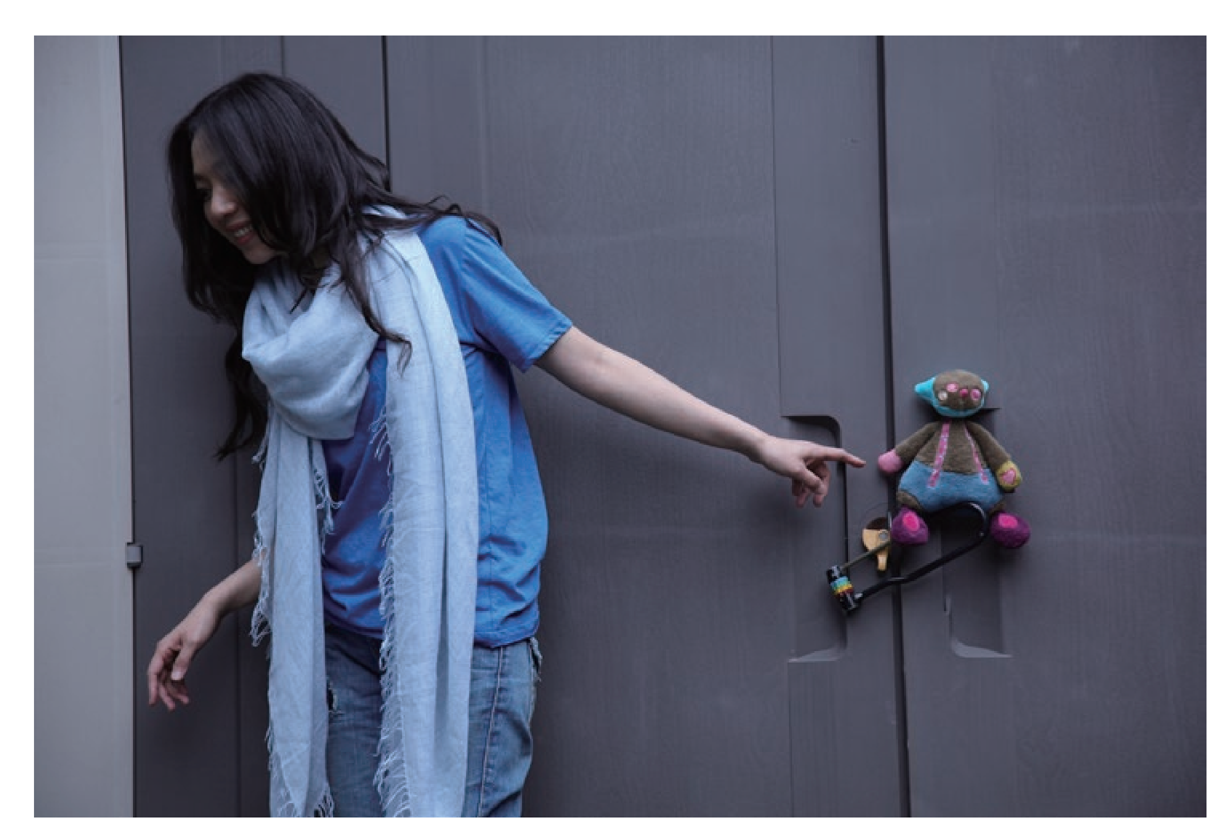
正如她自己说的“多重身份”，万芳很“跨界”。除了做音乐，万芳也涉足戏剧，至今已经有将近十个年头。她饰演过《收信快乐》里的爱哭芬，《宝岛一村》里的朱嫂，以及正在排演的《绝不付账》里的玫瑰。同时，她也是电台DJ，主持一档名叫《音乐-i散步》的节目，和听众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曲。

《文周》：你是什么样的演员？全情投入角色里吗？
万芳：对啊！那不然要怎样？！

《文周》：你演了这么多悲情的角色会不会被搞的很负能量？
万芳：我没觉得自己有演悲情的角色啊。你要去理解这些角色，去理解她每一个阶段，不是总想她看上去有多悲情。虽然她有很多无法抵抗的命运，但是她用很大的热情去面对命运。
演戏的时候，我会努力去理解她为什么要愤怒、要抗争，但演完之后，我也就不是刚才那个角色了啊！像我刚才在排练，现在又坐在这里给你访问。我比较建议观众要理性一点点，角色不等同于演员。我之前演过一个戏，在戏中扮演的是比较反面的角色，我在电台的同事看完就跟我说，我昨天看到你的那个戏啊，我简直气死了，你怎么可以还站在这里！我就白了她一眼，说，我又不是我演的那个人。她说，你好过分！我说，哎，到底谁过分啊。（笑）所以，不要把我演的角色等同于万芳。很多人看完《宝岛一村》，很意外说原来朱嫂是万芳演的，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这是对我的赞美。你肯定不会在看朱嫂的时候想到，那个人唱过《新不了情》……

《文周》：当演员有给你带来新的发现吗？
万芳：有，确实有。尤其是我在刚开始接触戏剧的时候。我很幸运，一开始接触戏剧就是舞台剧。舞台剧的训练对我来说是非常棒的，因为它跟镜头式的戏剧





很不同，它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排戏，让演员去找那个角色，找每一句话背后的动机。一部舞台剧通常事前就要花两个月去投入排练，那你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跟这个角色相处。像《宝岛一村》一演演五年，所以这些演员有五年的时间去感受，其实每次都有新的发现。

《文周》：那会对你的唱歌有所帮助吗？
万芳：会，因为舞台剧是有“第四面墙”的（编辑注：第四面墙是一面在传统三壁镜框式舞台中虚构的“墙”，这面透明的墙隔离了观众和演员。演员如果意识到“第四面墙”的存在，便可以专心表演而忽视观众的存在，而观众如果忽视了“第四面墙”的存在，便可以将自己全身心地融入到演员的表演中，忽略影响演剧表现力的其他因素。）所以这会打开我对空间的想法，和对身体的可能性的探索。那**到我唱歌的时候，我可能不见得只是对着观众唱歌，我甚至可以背对，我可以进入到歌词的意境当中去。很多人觉得演戏就要面台，但我觉得，背台也有它独特的力量。我演《宝岛一村》里的朱嫂，有一段戏是要照顾隔壁生病的太太，我是整个背台的。因为要演老年人，我觉得化妆是怎么样都模仿不像老人的样子的，但是你可以用身体的线条去呈现。尤其是通过远距离的观看，那个背台的力量很强大，很动人。**
而且舞台剧整个灯光的设计和氛围，都影响到了我。在唱歌的时候我会打开自己，去感受自己所处的环境，跟空间、道具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舞台剧的训练来的。我有的时候会要求灯光师不要把灯光打在我身上，让我站在光束旁边的阴影里，跟光束里假想的人来讲话唱歌，这样在传达某些意境的时候就会变得立体很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

2010年，万芳发表那首《我们不要伤心了》。这首歌的创作缘由，是在面对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地离开人世的时候，一个朋友对她说了这句话。这是一句伤痛的告别，却也包含着深刻的爱与祝福。对死者的告慰与生者的宽解，都蕴含在其中。

今年某段时间里，万芳的生命又遭遇了一些朋友的离开，譬如曾经合作过的挚友Koumis林蓓丽（《小星星》的词曲作者），还有万芳的戏剧启蒙导师李国修老师。蓓丽去世前的那段日子里，万芳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甚至直到最后是看着蓓丽离开的。



《万芳唱歌》2013北京演唱会
时间：2013年12月24、25日（周二、周三）19:30
地点：北京保利剧院
购票：http://www.polytheatre.com/ticket/2194

而国修老师的去世，就更是雪上加霜般的悲痛。“**即便是几个月后，我去金钟奖上唱歌。前一天在彩排的时候，看到国修老师的画面我就哭了，才发现，还是很想念。对。正式演出那晚，我在旁边standby的时候，伟忠哥在台上讲话。一看到国修老师的画面，我就不停地深呼吸，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伟忠哥就一直抱着我，给我很多力量。**”

《文周》：当你遇到这些悲伤的事情，你会怎么去治愈自己？
万芳：身边人的去世离开，在我们生命当中只会越来越多。**如果是难过，那就难过吧。生命中的很多事情，不见得一定要用什么方法去度过。度不过的，就让它发生，也就只能是这样。我不会刻意地去回避我的感受。**
蓓丽和国修老师接连去世的那段时间，我的朋友都觉得，我应该要离开一阵子，所以我去了德国，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去转换一下心情，感受一下不同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去过德国。不同的阶段，我们对旅行的理解也不一样。我去到那边已经不是观光，而是去看到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的价值观。稍微离开一下，再回来，能让自己有力量些。

《文周》：这些经历也会给你很多感悟吧。
万芳：站在舞台上的人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而我又会要求舞台上的演出是最完美的，所以给自己的压力更大，票房的压力、演出的压力、身体状态的压力……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压力很大很沮丧。那个时候台湾突然发生天灾，很多人失去生命。我看到新闻就想，人家是命都没了，我这又算什么。站在生命面前，我们之前的所谓重要和不重要，都会重新排列组合。我们到底在意的是什么，我们放不下的又是什么，这些或许都是我们自找麻烦。
很多事情的挫败，其实就是因为自身不够努力，所以我们才会慌张。如果我们踏实地做，结果不是我们能够预期的，那我们就去尊重那个结果。我常常觉得，很多答案早就已经在那等着我们了，我们只要想着去怎么完成就好。

《文周》：那你怕死吗？
万芳：目前还好，但就看是怎么个死法。最怕的其实不是死，而是没死成。我害怕没有自主能力地活着，譬如说生病。如果你有一天需要别人帮你翻身，帮你处理排泄物……那真是比死还怕吧。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照顾好，去累积正能量，那么看待这些事情就会有不同的角度。**我觉得很多人的怕，还是因为对这个世界的爱不够饱满，如果你爱这个世界，并且愿意付出自己的爱，那当有天你发生这些不幸时，你不会担心自己不被爱。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投入公益去奉献自己？当然会有很多缘由，但我觉得其中之一就是，这会让自己不会害怕。**

《文周》：你现在对自己的生活还会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吗？
万芳：倒也还好，都是小事，没有什么大不满。可能是太漂泊吧。但我觉得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早晚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可能在当下会过不去那道坎，但过了之后其实也没有什么。(卢玉对本文亦有贡献)

民谣

小普：嘿！我要走了

文 / momomA



最早知道小普的时候他还是小熊饼干的小普，也许因为机缘未至，当时并没有成为他的歌迷。时隔几年，他摇身一变成了音乐人小普，带着他的招牌笑容和最新专辑《嘿！我要走了》重回视线，这次才爱不释“耳”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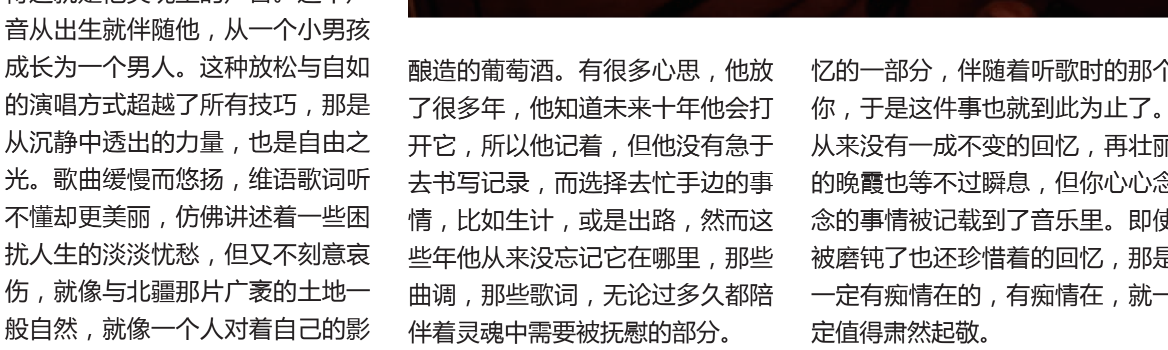
第二张专辑了，小普的声线依然温柔，但不再是少年般阳光惑人，音乐也沉静了许多，听起来不再那么抢耳，却有了另一种细细回味的魅力，无论是《长大》里对成长的溢于言表的抒情，或是《请你吃饭》里小小的温情幽默的戏谑，还是《痕迹》中慵懒的夏季午后感，依稀能感觉到这男孩儿从关注自我的成长逐渐变成对生活诚恳地诉说与爱，以及一份从未改变过的，对所有陌生人毫无掩饰的坦诚。

光是《嘿！我要走了》开场的吉他声已经让人有收拾行李的冲动，恰如其分的配乐让你一闭眼脑海里就已存在一片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这是那种听了之后心情会很好的歌：不吵却有点闹，节奏明显的缓拍，预言式的诗意歌词，相当特别。每个歌词都被他唱活了，无论是那句口号般的“嘿！我要走了，哪怕一路跌跌又撞撞”——这让人联想到这位青年不止一次在巡演的路上差点赶不上火车的英雄事迹——还是那些看似随意的哼哼唱唱，每一个咬字都堪比7-11第一波出炉的鱼丸般爽口弹牙，每一个尾音都被精心地处理过，透着慵懒又冲劲十足的笃定。

小普的每一首歌都是活的。《去你的旅行》开头的嘈杂餐厅声，让听众一下就身临其境，如同身处有波普花纹的老瓷砖、油腻的桌面的小餐厅一般，欠缺工作热情的服务生都被在卡座弹着吉他的小普吸引了，一边手摇沙锤一边还是一脸拽样，客人一个个打着拍子，热烈友好地大合唱......几乎是浑然天成的，在略带小清新的旋律里，漫不经心地把玩出了神秘、古怪又轻松的罗曼蒂克。这已经足够回报歌迷对这张专辑的所有期待。



个人最爱的是Karadaidu。这首曲子除了令人愉悦又充满噪点的萨塔尔的旋律外，小普的嗓音透过层层乐器的渲染，脱颖而出，你甚至觉得这就是他灵魂里的声音。这个声音从出生就伴随他，从一个小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这种放松与自如的演唱方式超越了所有技巧，那是从沉静中透出的力量，也是自由之光。歌曲缓慢而悠扬，维语歌词听不懂却更美丽，仿佛讲述着一些困扰人生的淡淡忧愁，但又不刻意哀伤，就像与北疆那片广袤的土地一般自然，就像一个人对着自己的影子唱着心事。这样的诉说，就是冬天的篝火。



这张专辑像小普酿的一瓶酒。不是烈酒，是那种淡淡的，日积月累酿造的葡萄酒。有很多心思，他放了很多年，他知道未来十年他会打开它，所以他记着，但他没有急于去书写记录，而选择去忙手边的事情，比如生计，或是出路，然而这些年他从来没忘记它在哪里，那些曲调，那些歌词，无论过多久都陪伴着灵魂中需要被抚慰的部分。

有一天你听了这张专辑，你终究打开它，也许你会与朋友分享，也许你独自饮醉一个通宵，总之你打开了它，喝掉它，音符也变成了你回忆的一部分，伴随着听歌时的那个你，于是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回忆，再壮丽的晚霞也等不过瞬息，但你心心念念的事情被记载到了音乐里。即使被磨钝了也还珍惜着的回忆，那是一定有痴情在的，有痴情在，就一定值得肃然起敬。

接下来的小普就是要慢慢地再去种葡萄，想办法让一桩桩心事再度变为美酒。

LINES



《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根据美国著名作家米奇阿尔博姆的畅销书《相约星期二》改编，果陀剧场邀请杨世彭博士担任导演，由台湾著名表演艺术家金士杰、卜学亮担纲演出。

莫利：我早已活过你的年岁，我为什么还要妒忌你的青春？假如你一直跟年老这件事打仗，你将永远不快乐，因为无论如何你都会变老。

莫利：米奇，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米奇：问呀。
莫利：你跟你的心灵，能够和平相处吗？
米奇：这是什么？一项……一项测验？
莫利：我再问你一次。你跟你的心灵，能够和平相处吗？你能够好好做人，尽量做好吗？

米奇：你要我到你的墓地，在你的墓碑边上吃份午餐，然后向空气谈天？
莫利：就像你我现在谈天一样。
米奇：我看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谈天，因为你不会回答我的话了。
莫利：咱们打个商量吧。等我死后，换你来讲……我来听。
米奇：教练我真不知道怎样跟你讲再见。
莫利：这就是你我的再见了……再见吧……爱你。
米奇：我也爱你。



孟京辉《臭虫》

你们脑子里进臭虫了！

记者 / 牛苏放、可小扯　文 / 牛苏放、董艺　摄影 / 可小扯

近两年，孟京辉突然迷上了“炒冷饭”。

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是贬义。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到《我爱XXX》，再到现在的《臭虫》，孟京辉把他十几年前的创作都搬了出来。当然，他是不屑于打造复制品的。旧壳子上被统统施以新的招数，倘若不被那些熟悉的台词提醒，你很难察觉这些戏是从哪里变身而来。

这一次孟京辉搬出来的老家伙《臭虫》，是前苏联著名诗人、剧作家马雅可夫斯基的名作。2000年孟京辉初次搬演这部戏时，曾说这是十多年来最想排演的一出戏剧。那年冬天，在位于东华门的儿童剧场，刚刚依靠《恋爱的犀牛》在戏剧市场上大红大紫起来，标榜着“先锋”、“实验”、“反传统”大旗一路高歌猛进的孟京辉，又携《臭虫》这部前苏联革命诗人、剧作家的名作，点燃了当时还处在寒冷期的戏剧界。但在当年的公演之后，评论界有关“堆砌形式”、“没有新意”、“孟京辉是不是没招了”的说法又席卷过来，一时让孟京辉再度置身舆论的风口浪尖。

13年的时光就这样，在孟京辉和我们所有人身上爬过了。现如今，2000年出演《臭虫》的演员，倪大宏、李乃文、杨婷、秦海璐、刘晓晔、陈明昊都已在各自的事业上连上台阶，而当年的现场配乐青铜器乐队则销声匿迹；至于当年那些狂热喜欢孟京辉的年轻人，则应该



大多成家立业，逐渐难以再和剧场那般亲近。而孟京辉，他则依旧在掌声与质疑、票房与批评中一步步前进，倒似一棵参天的大树，枝干愈长愈茂，招来愈来愈强的风。

如今《臭虫》回归了，带着第六版《恋爱的犀牛》的原版人马回归了（除了黄湘丽，她在读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带着新组建的“臭虫”乐队回归了，带着十几个由观众讨论选择的结尾回归了，带着全新的排法与阐释回归了。

带着满腔问题，我们和《臭虫》有了两次相遇。一次是在首演前三天的排练场，另一次在首演当晚。

《臭虫》排练探秘 我们这儿没排练——玩儿呢！

帽儿胡同，国家话剧院旧址，三层左拐，第一个排练场。

门开着，里头的演员们正在排练，而孟京辉导演坐在他们的对面，身处一片狼藉之中，看着。

我们小心地下台阶尽量控制木板随之发出的吱呀呀的声音，一抬眼，却又是被这眼前扑面而来的气氛吓了个踉跄。**排练厅很乱，极其乱，乱到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该把眼睛聚焦在哪个地方。**

这里像什么呢？像舞蹈教室。有把杆儿，也有一大面墙的镜子。只不过，把杆儿被推进了角落里，那墙镜子被两层幕布遮住了；还像是艺术专业的大教室，满地满桌子上都是正在制作的道具以及各种材料用具，还有炽热的卤素灯、白色的面具、横七竖八躺着的假人、道具枪等等；当然，它大概更像是废旧的家具回收站，不知道孟导是从哪里拉来的——破旧大床垫，各种样子的老式木桌子、椅子，甚至还有草坪卷，一捆捆地摞起来，堆在旁边。

初来乍到，这里只让人觉得无处落脚。不止这些，全剧组的吃喝用度似乎都能在这排练厅里找到痕迹，到处都是水杯或是衣服、包，墙上还贴了好几张外卖的菜单。“排练起来每天都很晚走，这几天都是十二点多才结束”，而此时我看到排练厅里最醒目的那块小白板，一天天的排练记录都划上了X，那时距离首演的倒计时，还有三天。

16点58分，当晚三次联排中的第一场开始。

孟导并没有什么自己的固定座位，排练天总共就那几把椅子，他赶上哪个就坐哪个——当然，他也不会一直坐在那儿——有时候你看他像是在漫不经心地翻着剧本，有时候他又跟身边的人嘀咕起来，有时候又会突然站起来去看道具做得怎么样了。赶上孟导感觉对的时候，我能看到他远远地，不管自己身处排练厅的哪个位置，对着演员们立起了大拇指，再加一个肯定的眼神。但也有可能，下一秒他就转向正在演的演员们喊一声“太过了啊”，或是干脆喊“停停停”，蹿进演员之间跟他们商量怎么改。然后，就听着大家嚷嚷开来——

“孟导我觉得我可以这样……”
“孟导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
“哎，大家看看他有这么一个新想法觉得怎么样……”

在这里，似乎没有什么照本宣科，一切都是变数。他们想表达的都会表达出来，他们不感兴趣的，你也丁点儿在戏里找寻不到。

说是排练，其实还是像“玩儿”。到你了，你就上去使浑身解数地演，没你戏份的时候，就在边儿上看着别人演，只管跟着乐就好。眼瞧着一场戏里，有个演员在那儿撒了欢儿似的演，挥舞着手臂大喊着“普利绥波金已经被打倒啦！……（戛然而止后，又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一句）话剧演出到此结束。”台上的其他演员也绷不住了，在边儿上扑哧一下就乐了，在边儿上候场的，更是当即就大笑起来。

而作为一个旁观者，排练场的气氛晕染得太让人着迷。好像你随时都想跟着发声，跟着跺脚，跟着拍巴掌，乐队的背景音乐轰隆作响，你不自觉的踩着鼓点。尽管，排练厅连着室外走廊，初冬的寒风呼呼地往里吹，但排练厅里的人却仿佛与外界隔着一道屏障，丝毫觉察不到冬的气息。

《臭虫》首演 孟京辉：“如果我都不干，你说谁能干”

11月7日，19点34分，观众就位，演员就位。“我这儿有五块钱！”老孟跳上舞台交给刘畅五块钱，开始玩演出开场前的打枪游戏，一枪未中。

21点20分，灯光熄灭，跨越100年的幕间换场。灯光亮起，老孟在舞台上踢起足球。

22点02分，戏接近尾声，老孟站起来问观众：“你们觉得普利绥波金在100年后会怎么样？”

22点40分，《臭虫》换了四次结尾，仍然保留最后一句台词：“你们脑子里进臭虫了！”

11月8日，0点02分，“夜里还想让自己的声音，藏进柔情女人的心中。”老孟念着T恤上他自己书写的马雅可夫斯基诗作，采访终于在“臭虫和狗”的庆功宴间隙中开始了。（《臭虫》和《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千场庆功宴）

“我还真的特别喜欢马雅可夫斯基”

“天空像《马赛曲》一样的红火。”这是马雅可夫斯基最著名的诗句，孟京辉特别喜欢这句话。

四月份，孟京辉去俄罗斯参观了马雅可夫斯基的纪念馆，“这个诗人在俄国就算过去了，一个好的艺术家就是一个时代最好的印证，是那个时代的某种象征。他对他的国家、他的时代有激情，他对未来的

世界、未知的世界有一种冲动，有一种强烈的、自我的、扫除一切的、想象性的热爱。”

甚至是排练的时候老孟还是会疑惑。他用了各种形式，试图从各个地方来射这个箭，希望让这个箭能离靶心更近。重排《臭虫》，有人说他是黔驴技穷拿出旧东西“炒冷饭”，其实说起重排原因，恐怕连他自己都不那么清楚，他不知道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人。**“我觉得我只要排了这个《臭虫》，排了马雅可夫斯基，跟马雅可夫斯基对话了，我自己就已经很舒服了，我自己就已经觉着可以了。”**

“只要跟理想有关，都能激动我”

现在大家嘴边早就不挂着“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了，但是曾经生长在这种环境里的老孟说：“我坚信共产主义，它是在我的理想里面。”13年后再次上演的《臭虫》淡化了很多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问题，因为现在没人爱说这些。“如果说现在大家都不说这件事情，那我愿意说，但是至于能给大家什么最后的结论，我不想强加。”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有跟理想有关的实践、理论、经验、教训，流血的东西，不管成不成功，只要跟理想有关，都能激动我，我觉得人能成为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理想，哪怕头破血流。”如孟京辉所说，《臭虫》并不是关于政治理念的一个戏，也不是一个政治宣传的戏，它是一个关于改变的戏。每个人都在改变，思想、情感、情操、愿望，还有生活状况。

《臭虫》不是一个给出完整答案的戏。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结果呢？“我不想让观众震撼、感动，我可以让观众安静，我可以让观众暴躁，没问题，但是**不想感动观众，不想让我们的某种假象来影响观众，让他们自己判断吧。”**

“你脑子里进臭虫了”

问孟京辉，你觉得马雅可夫斯基所说的“臭虫”是什么？

“他想的很简单。他就觉得臭虫是吸人的血，然后越来越肥。他在《臭虫》里说‘抽烟能把大象毒死’，他是那样一个概念，他觉得五十年以后社会特干净，干净到一切特别牛逼，没有人知道抽烟是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小夜曲是什么，人人都傻逼乎乎地在那儿，整齐划一地过日子。”

就在导演和观众一起讨论接下来的普利绥铂金应该怎么活下去的时候，扮演普利绥铂金的演员寇智国坐在舞台最里面的地方，静静等待着大家对他命运的“宣判”。这时候老孟问他：“我们来问问演员，你觉得如果是你，你在100年后的今天会怎么活下去？”演员说：“我什么都没想。”

“什么都没想”似乎正是当下人们脑子里的状态。就像你脑子里有一只臭虫，臭虫吸血，吸你脑子里的东西，但是你又不舍得离开这个吞噬你的思考的小东西。在老孟看来，**臭虫有两种。一种可以说是被整个社会生活所隔离的，已经没有的这么一种东西。**还有一种呢，**“臭虫有可能是人某种特别单纯的美好的小玩意儿。”**这种小玩意儿可能能支撑着你活下去，支撑着你继续走。

“驴还没买进来呢，谈不上穷”

《文周》：有没有一种“孟京辉模式”？有人会这么质疑：把某些东西拼到一起了就是孟京辉。它是可以复制的。

孟京辉：别人怎么排不出像我这样的戏来？还是有个人的特性，我觉得。我还是我自己，我有自己的一个笔触。有时候我自己往戏里放进去的能量越多，最后展示出来的能量总和越大，肯定有这个感觉。所以你一看，明显的孟京辉色彩。

《文周》：十三年前这个戏刚出的时候，实验戏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大家刚刚开始了解它。那现在这个过程完了么？或者说到了一个什么新的阶段？

孟京辉：我觉得观众是无所谓的，你只要坚持你自己，在一个包容的社会，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你最后都能变成主流。

《文周》：“孟京辉”现在是主流了？

孟京辉：**主流！肯定主流！跟一些二逼戏剧比起来我肯定是主流。**我觉得主流是别人给出的一个概念。我说的主流是我们这个戏剧能产生出来的思想，我们很强有力的、前进的美学，我特别高兴能成为有力量的这种美学。但是还不够，还不够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能量不够。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比如音乐剧啊，跟多媒体、高科技相关的那些东西啊，还有跟社会生活紧密相接的那种戏剧，我们都可以玩儿，太多东西要做了。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你是不是黔驴技穷，我说哪儿挨哪儿啊，驴还没买进来呢，谈不上穷。太多事情要干了。

《文周》：有人说复排其实是“炒冷饭”，你怎么看？

孟京辉：我觉得话剧就是炒冷饭啊。莎士比亚多少年了，一直在排啊，契诃夫，易卜生——现在全世界话剧最来劲的就是易卜生，他又属于那个时代，又属于现在这个时代。易卜生在德国、欧洲，包括澳大利亚，包括美国，太火了，火死了，就他妈中国没人排!

“如果我都不干，你说谁能干”

演戏跟观众商量着来，一个戏有十几个结局，这样的戏你除了在老孟的蜂巢里能看到，还有谁敢这么玩儿？

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么演，老孟的答案是——**调戏观众。**

“一般的观演方式是走走走，一直





奔着你那个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我们这次就是突然走岔道，岔道都有可能继续走下去，也可能就走不通。”**与其让观众看顺着自己心意演的戏，不如让观众把之前的东西都毁了。**这一次，男主角普列绥波金可能上月球、当AV男优、广告明星、教授、养猪专业户，10秒钟，演员在台上迅速商量一下，就能送出你想要的结局。

《文周》：每次你的戏里都能看见流行元素，比如一句广告词儿，一句流行语，一首歌。这是不是也是在抓观众？
孟京辉：不是。其实我想让观众知道这是他们的时代，这跟他们的时代有关系。你发现我们完全可以有太多流行材料，但这次不多，我们控制使用，基本控制住了。我们排了大量好玩儿的小片段。随便插，怎么插都行。

《文周》：那你觉得你做戏于这个时代是为了什么？
孟京辉：我排这个《臭虫》的一个初衷，就是想让大家多想想。戏剧应该承担好多种职能，我觉得，美学的任务，哲学的任务，社会的，包括人与人之间、心与心的交流，好多东西我觉得戏剧都应该承担。**电影不来，我们戏剧来。我们就把它玩儿起来，但是我们还是要让观众思考，这是我们要干的事儿。如果我都不干，你说谁能干。我有这资源，我有这剧场，我有这演员，我有我的理想主义没泯灭的那种事儿逼事儿的豪情。如果我都不干，你说现在中国小剧场谁会干？**要是大家最后都是你好我好，小资情调，生活的那些小逻辑，小情感，都如此就不好了。

记者后记：

凌晨两点，在演员们的召唤下，老孟又回到了庆功宴的火锅旁，两个胳膊张开揽着演员的肩膀一起举杯，一起大笑。采访孟京辉是辣味的，就像火锅店一进电梯就能闻见的辣味，就像“天空像《马赛曲》一样的红火”，是一种通感。老孟说“**我们的职业自豪感就是我们可以变，明天肯定跟今天不一样，但又是在一个整体的控制之下，一种前进的方向和模式。**”

寇志国×刘畅×张紫淇
我们就是要打破一切！

十三年前的《臭虫》曾在北京跨年演出了近一个月。由现在大红大紫的倪大红、李乃文、杨婷、秦海璐、陈明昊主演，但在这十几年间，再无复排。如今这部马雅可夫斯基带有浓厚的荒诞色彩的经典名作再度排上舞台，选用的却是被誉为爱情的圣经——《恋爱的犀牛》中的几位当家主演。

《文周》：这回排戏跟过去有什么不同？
刘畅：这次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比原来的版本，或者《犀牛》等等的戏，更达达主义一些。
张紫淇：推翻一切所有的可能性，一切都打碎！
刘畅：总在寻求一些其他的可能，我们每天表现出来的都不一样。我们这个戏完整地排了三整版，全推翻了。
张紫淇：第一版有点儿像他们原来的版本。后来针对现在人的需求、审美，社会的变化等等与时俱进了一下。最爽的当然是这一版，因为是自己内心长出来的东西，都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文周》：之前有没有在戏里跟摇滚乐队合作过？
寇志国：这是第一次。原来都是民谣之类或者我们自己找的配乐。这次是因为导演想把这个戏弄得躁一点狂一点，有乐队在气氛会好一点。
刘畅：我们这个戏没有最后的样子。这是特别好玩儿的一点，我们也觉得特别兴奋。我们想把自己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文周》：未知会带来恐惧吗？
刘畅：肯定的。
张紫淇：同时也很刺激。
寇志国：也会失败。（笑）

《文周》：那你们做好失败的准备了吗？
刘畅：导演跟我们说，我们就是一个失败的戏，我们就是一个烂戏！我们只能这样，才能去找一些我们以前没有碰到过的东西。

《文周》：听说你们把这个戏设计了十几种结局？
刘畅：这个结局真不一定，我们得根据每天的观众的讨论情况来定。我们会和观众讨论，观众之间也是讨论。还不知道会是什么走向。
寇志国：不管结局什么样，我们都可以演。演不下去了就换一个了呗。其实就是我们把一些排练场上的东西搬到现场。
张紫淇：都是些没排好的东西，这一次把排练场的墙打破，好像让观众看到我们排练的样子。也有可能演不好，发展不下去，我们就跳过去演下一部分。

《文周》： 你们哪段感触最深、演得最爽最刺激？
刘畅：原来我们就是好好演戏，按部就班，都是那样。这一次就不想好好演。（笑）
张紫淇：这一次是把我们自己扔出去。

《文周》：这是对自己很大的一次表演突破？
寇志国：也有可能不是突破。
张紫淇：也有可能是另一种束缚。我们从一种束缚跳到了另一种束缚。
刘畅：至少我们敢。导演就说好像隧道前头有亮光，我们奔着就去了，但有可能是柳暗花明也有可能是悬崖。
张紫淇：我们特别希望、喜欢和观众说说心里话，做朋友，一起聊聊社会问题，分享感受。
（实习记者奚牧凉、格洛对本文亦有贡献）



《臭虫》
导演：孟京辉
编剧：马雅可夫斯基
主演：寇智国、刘畅、张紫淇
演出时间：2013年11月7日—12月1日
演出地点：蜂巢剧场

编辑 | 池旭 美编 | 彭昊



朝海专栏

偏执的无神有鬼论者，因为信仰文字与音符的倾诉力量而投身到孜孜不倦地创作中去。崇尚金属精神的不靠谱女主唱，要写遍人性丑恶也要乐观犯二的拖稿小说作者，无可救药的古典文学痴迷幻想家。新浪微博：@ 朝了个海的猫

孔雀公主的最后绝唱 ——《孔雀》

2013年9月21日—30日 | 保利剧院
总编导：杨丽萍

如果说国内还有几个集名利与质朴于一身的艺术家，那么杨丽萍绝对可以算得上其中颇有分量的几个之一。早在十几年前，她便因一支“雀之灵”而在全国上下声名鹊起，被人们称作为“孔雀公主”。这巨大的名利场正轰然向她打开了大门，但凡她愿意，便可似燃烧过的星星一般划过天际，然而她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苦，也有可能默默无闻的道路——回到真正的人间，做真正的艺术。这条道路上的所有荆棘，都指向了这一最后的狂欢——**这一轮《孔雀》过后，杨丽萍将不再登台演出，这也就是说，舞剧《孔雀》，成了孔雀公主的最后绝唱。**

《孔雀》讲述的是一个爱与自然的故事。在一片潮湿的、生机勃勃的云南树林中，住着一群孔雀，他们骄傲而美丽，单纯而自怜，日日享用着不知忧烦的明媚春光。百鸟争鸣，万物通灵。而在这片爱与美的宁和中，便会滋生出一些黑暗中不可示人的情绪——嫉妒、欲望，乌鸦们等得血红的双眼，夜夜觊觎着生而不平等的美丽。故事的发展，便从这年春天的雨季开始。故事分为春、夏、秋、冬四个部分，由杨丽萍的侄女小彩旗扮演的时间不停地旋转，来表现如流水逝去的年华。

这部演出之所以称之为“舞剧”而不是“舞蹈表演”，便在于它时时刻刻展现出的、剑拔弩张的戏剧冲突与行云流水的剧情讲述。这种戏剧的冲突在“雀之恋”与雀鸦斗舞的段落中，都表达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早在那年的春晚看了那支“雀之恋”的段落，心里便存着一丝的期盼，想着这样充满戏剧张力的舞蹈，实在该编排



出一部有情节的舞剧才好——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本就是这部《孔雀》中的一部分。可以说，在我有限的观戏经验中，“雀之恋”是舞台剧中，将床戏完成得最出色的。**舞台上的一切都应是纯艺术化的，自大地万物而来，却必得脱离俗尘而去，提炼出最具意象的精华，用艺术去诠释。而舞剧是最能完美诠释这种精华的剧种，因为它挣脱了文本的束缚，将一切语言通过肢体表达，从而产生一种最质朴、最原始的表现形式，此处的美学价值甚至是可以量化的。**雀之恋做到了这一点，并且比别人做的都更加艺术。它表现得没有一丝情色的尘埃，却处处充盈着蓬勃的、健康的欲望。两位舞者以手作舞，灵动绝妙而令人眼花缭乱，从指尖处，绽放出四朵洁净灿烂的白莲。他们互而交颈，时而亲吻，巨大的、艳绝的长尾高高立起，徐徐展开，铺就的是一地绚烂惊艳的绝美画面。

看得出来，整个团队正在进行着艰难的创作。他们在极力模仿国外舞台剧的同时，也尝试着将一些更民族的文化融入进去。“春”这一幕中，几只碧色欲滴的长尾在舞台上描画着整个春天的色彩，她们的动作连贯整齐，展示了春雨中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场孔雀的群舞其实很难不叫人联想到天鹅湖中四小天鹅的舞段。而乌鸦群舞的段落中，我们又能看出欧洲现代音乐剧的影子，音乐也从极富云南风情的小调一下转为了宏大壮阔的交响乐。**事实上，在某些段落的编排上，仍然脱离不了大型晚会舞蹈的束缚，显得空为无味。但《孔雀》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中国舞台剧的一大突破。我们不必再去引进国外的歌舞剧，改编为格格不入的中文歌词，用中国人纤弱温柔的嗓音唱欧美人高亢嘹亮的唱段。**借鉴形式，而填充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这一点上，《孔雀》的表现是瑕不掩瑜的。

剧场门口，来看杨丽萍最后“绝唱”的观众络绎不绝，上至花甲老人，下至垂髫小儿，无不踮着脚尖，翘首企盼着孔雀公主的仙姿。当杨丽萍最后领着小彩旗上前谢幕，在追光和满天雪花的映衬下，摆出最后一个舞姿时，全场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不知台上的杨丽萍可否听出，这掌声中所包含的哽咽、感动与骄傲，都是属于她——这个不可替代的、永志不灭的时代开创者。



2013年10月25日-26日 | 国家大剧院戏剧场 | 导演/编剧/编舞：伍国柱 | 表演：云门舞集2

看见生命的舞蹈
——云门舞集2《断章》

文/覃天　图片由云门舞集提供

不带色彩，不泼着浓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里，是一部舞蹈还原了舞台本来就应该有的那种质朴、感动。

从来没有一部舞蹈能够让我看得如此热泪盈眶、坐立不安。所有的过去、现在、不远的将来浮现于台上。荒诞，滑稽，美丽，沉思，落泪。有音乐，或者安静。长时间的静默。这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以身体作诗，舞蹈也可以是文字，去除一切纷乱繁杂，去芜存菁。

或许是因为周遭的事物使我们变得麻木，原本敏感的棱角处处被生活的洪流渐渐钝化，在剧场里，我们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回家以后，我不厌其烦地从网上去找寻那一首首歌。在音乐里，完成对它的一次次回忆。

无言。开场就是寂静，一群人站在舞台上，白色的气球在人群中显得十分耀眼。从手中脱落，舞者都望向头顶，荒芜的苍白就在每个人的脸上、身体里。都市人们的缩影，我们的梦、幻想和憧憬就像白色气球那样上升，融化在一个又一个街头，飘在空中，眼睁睁地望着它飘走。然后是荒诞的一幕，一个舞者通体仅穿着红色内裤，是卡门的音乐，滑稽又喷薄而出。旋转，在地上打滚。

舞台旁矗立着的没有叶子的树，像人的影子，茕茕孑立。

也许是因为编舞者伍国柱先生是学戏剧出身的缘故，在换场的方面，舞蹈也沾染了一丝喜剧的味道，灯光渐暗，忧伤。音乐串联起整部舞蹈。

在那个周五的下午，我坐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在网上看到了云门舞集2关于《断章》的视频，怎么说呢，被某种东西击中了。整个过程是缓慢的，带着伯格曼《秋天奏鸣曲》中那种忧戚的，缓和而肃穆的黄色。看着台上的舞蹈，我渐渐感觉到，某种棕色的意识流开始在我脑中萦绕，又美好又悲伤。

回到舞台上的那些生命上来吧。静默，是帕海贝尔的《卡农》，舞台后的涌动着的云。一个人的孤独。就这样，也不管他所要表达什么，什么管乐和弦乐的交接，就聆听一段舞蹈里的《卡农》。

舞蹈里常常出现大段的静默，有时





一名舞者就站在舞台的一隅，很多人迅速地从她的身边匆匆经过，舞步、动作都很夸张。若在一个人的房间，在黑暗中回想自己的一天，在我们身边经过的又有多少人，每一个细节，回头，经过我们身边而产生的轻微的风。这些我们无法用语言或者其他媒介来阐述的微小之事都被云门的舞蹈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如今这个用嘴主宰话语权的时代，身体的作用已经被我们忘得差不多了。为什么我们每天要说那么多话呢？我们讨好他人要用这张嘴，咒骂他人也要用这张嘴，谎言和真诚靠的都是它，人本来的面目不可知晓。身体不止用来攻击，防护，做爱。身体也能记载我们形形色色的情感。**如果你还能想起在某个光线还很强烈的童年下午，我们会哭、会高兴，用身体撒娇；它没有过时，街舞、杂技、雕塑还能看见身体的美丽。身体是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肮脏也可以圣洁。云门的舞者粹取了那最美丽最纯洁的部分。

直到现在，我还在听Angelo Branduardi的歌，回想那些舞蹈的细节。群舞，即使没有音乐，舞蹈的节奏也把捏得那么好，整齐划一不是机械的动作，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舞蹈变成了意识的延伸。跳起，落下，心跳的加快或者是暂时的宁静。

歌曲开始慢慢进入高潮，从舞台左侧的一角开始不断地翻涌出阵阵黄叶子，一直在不断地翻腾。那一刻，我的心灵已经沁到了不能再柔软和纯粹的时刻。**对于我来说，“美丽”和“生命”不再是什么宏伟的概念或者大词，它就是我眼前的这一幕，这看见生命的舞蹈。**看见生命的舞蹈，在舞蹈里面，我看见跳动的生命；看见生命的舞蹈，台上的舞者用精致、美丽的舞蹈诠释了生命。

通过反复动作的叠加，从而达成渐渐感动人的效果。动作在舞蹈里的重复反而带来了不可言说的美感与忧伤。马雅可夫斯基有一句诗：“生活的一粒最细小的微尘/比我将来和过去所做的一切还要贵重。”愤怒、厌倦、无比繁杂的心绪都可以通过重复的动作来表达。在《断章》里，我看见的是某种绝望，静静地宣泄，很巧妙，它没有把这种绝望叙述得很悲观，张弛有度。因为，编舞者心中还留有一丝光亮，对生命的希冀。“在生命的层层束缚里，日夜诉说对爱的渴望。”通过舞蹈，简简单单地和人说说话。

对于气球的运用，无疑是这部舞蹈的亮点之一。在我看来，气球寄托了一定程度上我们每个人对自由、舒适世界的向往，飘在空中，舒缓而轻盈；气球的线头就在我们手中，我们每天牵着这个线头去忙碌于自己的纷乱生活。我们可以决定，但失落、厌倦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干净、利落，70分钟的舞蹈，道尽人生四季，情感的波澜汹涌而来，只是隐藏在了背后。

三次谢幕，幕布升起又落下，掌声一直没有停。舞台背景出现了伍国柱先生的黑白相片。我想，在这里，肯定也有很多人看懂了这部舞蹈，从中攫取了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慢慢消化成精华。没有人不渴望被了解、被爱，所有人都期望自己的生命也像舞蹈那样。这个晚上，真的不一样。

云门舞集2，这是我第一次现场看云门的舞蹈。错过《流浪者之歌》，错过《九歌》，让这部美丽却未写完的舞蹈完成我的心愿。这些舞者在不同的地方，都有着他们的演出，彼时的台湾乡间，此时的大剧场。无论手中是否有那张入场券，人们都会感受到云门的那份活力，那片赤子之心。

最后的最后，我靠近舞台。在那里，黄色的“树叶”铺成了金色的地毯——其实那不过是撕碎的薄牛皮纸而已。我请求工作人员帮我捡来一片，我把它放在手边。在跳起生命的舞蹈的时候，舞者们的脚也许就踩在这片“叶子”上。

我坐地铁回家，我看见一对情侣在地铁口吻别；在车厢里，我看见一个聋哑女孩儿在做手语，玻璃的反光映射出她美丽的面庞。回想起刚刚的舞蹈，伍国柱先生，您想说的，想看见的也一定是这种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尚待被唤醒的爱。感谢您的舞蹈，它一定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常常带给我温暖与慰藉。如果您能在天堂的那一边看见这场舞蹈，听见今天的掌声，您一定不会寂寞。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叶子，又放了回去。我想这样，可以与舞者的生命更加贴近。













Europe
形色欧洲（下）

摄影师：唐兆安

广告人，设计师。成都俊唐GT广告公司创始人之一。
LOFTER ID：镜头跟着我旅行
微博：@唐兆安



摄影师自述

一路走走拍拍，纪录美丽光影的同时，会捕捉到一些有趣的瞬间。断章取义的情绪，分秒必争的偶然，稍纵即逝的巧合……摒弃了色彩的感染后，让瞬间定格得更加直接，保留得更加纯粹。快门在黑白影像中体现得更有价值。















编辑的话

《形色欧洲》的彩色上集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喜爱，尤其是留学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们从中看到了许多熟事和感伤。《形色欧洲》的黑白下集，拂去五光十色，黑白之间直摄人物灵魂。





伤心的土地
一个中国农民的西部乡村影像志

文 / Afra

意大利how are you文化协会成立于2003年。多年来该协会和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合作，共同组织了关于中国风水、太极等系列讲座活动。此次策划展出了农民摄影师柴树冈的摄影作品，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外国人和中国人能深入地了解甘肃农村的生活，想尽可能地帮助当地贫困的人们。协会正在筹划在柴树冈所在的村庄建立一所幼儿园以帮助那些父母外出打工的孩子们能在农村接受文化的启蒙教育。

柴树冈
柴春芽之父，农民，1948年生于甘肃南部高原龙溪乡，1968年高中毕业，当过红卫兵，曾"串联"到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1973年以步炮兵代排长的身份退伍；曾去南方做过生意；曾在新疆焉耆回族县当过油漆工；当过乡村业余秦剧团的胡琴师；现为乡村摄影师。

柴春芽
柴树冈之子，1975年出生，1999年毕业于西北师大政法系，曾任文字记者，后任摄影记者；摄影专题《沿途的秘密》参展2004年平遥国际摄影节；2005年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高山牧场义务执教，期间完成大型纪实摄影《戈麦高地上的康巴人》；著有小说《西藏流浪记》《西藏红羊皮书》《祖母阿依玛第七伏藏书》和《静玛尼歌》；小说《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为柴春芽的"故乡三部曲"之第一部，并由其亲自编剧和导演了同名独立剧情长片。

"我父亲柴树冈今年65岁，5年前开始学习摄影，使用电脑，并学习上网，以前老家没有网络，无法上网，每次来北京，他都非常惊讶于网络的信息畅通，他说农村的人们很难将一些信息传达出去，有了网络就不一样了。如今村子里也安装了网络，不过有点贵，我父亲没有装，只是用我们给他买的无线上网卡，偶尔发发微博，如今他的微博就是他打开世界的窗口。他将村子里的一些事情发在网上，还有村子里贫困的家庭，他拍了照片发到微博（@乡土农人2013）上以期有相关的慈善机构能够看到而给予救助。"

——柴春霞（柴树冈之女）

联系柴树冈老人的女儿时，她给我发过来老人的电话号码，并告诉我，老人通常一整个白天都在干活，如果没有人接，就晚上再打过去。我不免产生一些疑惑，柴树冈是他的年代里农村不多得的高中生，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都纷纷离开故乡，居住在大城市，柴树冈完全可以跟随儿女离开闭塞的乡村，过另外一种生活，摄影这一项爱好，也随时随地可以进行，但是他没有。老人不愿意离开生长的村寨，原因通常都很相似，但我猜想柴树冈不愿意离开，还因为摄影赋予了他一份记录故乡的冲动，或者使命。

《伤心的土地》是来自甘肃省陇西县的柴树冈多年来对自己故乡的拍摄记录，此次展览选取了二十五幅摄影作品，主角是生活在西部贫困农村的农民和他们的故事。

甘肃省陇西县是中国贫困地区之一，常年干旱少雨，这里的农民依旧循着靠天吃饭的原始状态。近年来年轻人多难忍现状，逃到大城市去挣钱，村子里留下来的多是老人和小孩。


陈家嘴，一位老人的葬礼。在西北农村，村民帮助家人将已去世的人埋葬。


何家沟村，一位老者的葬礼上，四个孙子怀抱着公鸡跪在奶奶的坟前来送别。

展览由意大利使馆文化处支持，开展当晚放映了柴树冈的儿子柴春芽独立创作的电影《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观者多为外国人。**父子俩的影像作品两相呼应，形式不尽相同，展现的故土却是一处，父亲的摄影是纯粹的现实主义，而儿子的电影则有魔幻的味道。**

去观展的时间，是周一下午三点多钟，沿着满是红色爬山虎的墙走进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处，肥胖的花猫先人一步从铁栅栏间挤进院内，懒懒地散着步，午后的阳光照进整个使馆文化处，展厅内空无一人。

展览持续的二十余天，使馆文化处每逢工作日晚上都会展映意大利电影，柴树冈的照片悬挂在展厅的四面，中间摆放了几排整整齐齐的便携椅子方便观影，椅子对面是一台三角钢琴和一面意大利国旗。国旗旁边的位置挂着柴树冈拍摄的二十四幅半身像，照片上老人们的脸庞挨着脸庞，多数人带着羞涩的笑容。

2008年，柴树冈被女儿接到北京看奥运会，孩子们给他送了一台卡片机，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后来，柴树冈觉得很多场面没法用小相机拍摄，于是女儿在2010年又买了一台佳能单反相机邮寄回去，他遇到不懂的地方除了看说明书就会给女儿打电话。“Photoshop图片处理软件和视频制作软件完全是他自学的，这个非常佩服他，视频制作软件我自己也不懂怎么弄。”女儿也没有想到父亲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钻研摄影。

有了单反相机后不久，柴树冈开始以平民价格为乡亲们提供拍照和打印服务，这项业务很快变得热门起来。短短的几年中，他在家中院子里挂起的白布背景前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拍摄正规照之余，他更多的是在不干活的时间带着相机在村子和附近四处拍摄。

柴树冈一辈子生活在农村里，除了干农活，也没有别的活动，拍摄就是他唯一的兴趣爱好，身边的百姓和他们的生活成了他的拍摄题材，照片中呈现的就是日常生活。家乡的人看他这么大年纪开始拍照片，都觉得很新鲜。在农村，老人们除了干活，帮着带孙子、孙女之外，很少有人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这二十五幅图像从柴树冈2008年至今所有的作品里精心挑选出来，展览之前，照片都保存在移动硬盘中，





有到家里串门的人想看看照片中的自己，柴树冈便给他们看看，从没考虑过要把这些照片用在什么地方。直到意大利一项名叫How are you的文化活动提供契机，柴树冈拍摄五六年的照片才得以让更多的人见到。

真实、质朴，是柴树冈的摄影作品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他生活在那边土地上，熟悉那里的百姓和环境，拍摄上没有任何技巧，但是处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的视角，用自己人的镜头，讲述自己人的故事和感受，他镜头下的许多老人除了办理身份证，还没有拍过一张照片。

正如儿子柴春芽在其作品《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中所表达的那种关于农村消亡的情绪，柴树冈的作品里也很少能见到年轻人，多是空巢老人或留守儿童。“我对于故乡的记忆，还停留在小时候，那时候村子里很热闹，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很好，谁家杀了猪宰了羊，都要给邻居们端上一点。傍晚小孩子们都会在村





大坪湾，80多岁的原奶奶站在一块白布前拍照，除了办身份证拍了照片之外，这是她第二次拍照。而这次也是因为领取政府的老龄人补助所需。

子里的球场上玩游戏，非常热闹。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很多人进了城，留下来的都是老人小孩。”柴树冈的小女儿说，“这个跟全国很多农村的景象很像。”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以及还有两部未完成的关于故乡题材的电影，是柴树冈的儿子柴春芽的故乡观，虽然是在故乡拍摄，但他要说的却不仅仅是这一个故乡的事情，他借以表达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远离了故土的这一代人，在寻找根基的时候，却发现故乡已经死亡。

而上一辈的老人柴树冈的摄影，真实地展现了故乡的面貌，贫穷的、老无所依的状态，也有对故乡文化和乡土人情的记录。柴春芽作品所表现的故乡是广义上的，诗意的，非常文学化；而柴树冈的摄影作品所展现的就是生养了他们祖辈几代人的土地上的人和事，无关艺术创作技巧，只是记录。

“老外就喜欢这样的中国面孔。”一个到意大利使馆文化处借书阅览的人看到一旁有展览，便走进去浏览，如此提及外国人喜欢挖掘中国面孔。柴树冈的小女儿觉得不尽如是，在她看来，父亲的作品区别于专业摄影师，反而有着独特的视角和感染力，而视觉语言是无国界的，这也是这一组作品能打动外国人的原因。



何家沟村，秋后，农民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将小麦从麦秆中清理出来



随着电视的普及，节日里看秦腔演出观众越来越少。



陈家湾村，的小段迎娶自己的新娘，迎亲的车队无法到达小段的家门口，他只能沿着小土路一直将新娘抱到家。小段常年在外地打工，结婚回老家办喜事。

或许是因为镜头下故乡的生活气正一点点消失，展览才被命名为《伤心的土地》，中国飞快的城市化进程，已经改变了太多乡村的样貌，令许多人的故乡面目全非，落叶无法归根。

一些人表达对这种无奈的叹息时，情绪激昂和强烈，就如柴春芽多年以来一直试图在他的文字和摄影作品中表达宗教、文化和习俗的传承和断裂，而柴树冈更多地是无目的地拍摄，无意识地将自己对故乡风土人情的热爱注入到每一张作品中。

柴树冈的镜头都特别平和、细腻，而不像一片赤贫的土地通常会给人带来的怵目惊心，小孩儿在光影交错里相互打闹，老人在自家门前干活，还有葬礼，出嫁……看得见贫困和落后，但看不到悲凉，每张图片都是这片远离城市的土地最不被打扰的样子，于是联想到这些风俗人情终不可避免要消亡，就会格外叹息。

不过，柴树冈本人倒没有想得这么多，他只觉得，能来到北京举办展览，让更多人看见这个小村，多少也是为故乡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编辑 | 米拉拉　美编 | 刘一磊

本栏目由《文艺生活周刊》与“99艺术网”合作

99艺术网 http://www.99ys.com
中国最大的艺术门户网站。以艺术的当代性、学术性、前沿性为发展导向， 打造集资讯和推荐服务为一体的当代艺术门户网站。

艺术区衰退记

如何收拾破碎的乌托邦？

文 / 赵成帅



栗宪庭

宋庄



“地产化”，会开花的炸弹

2013年初，栗宪庭在撰写的长文《“梦魇宋庄”——代序<宋庄房讼纪实>》中说：“文艺的形势，一向是中国政策变化的一个晴雨表，当政策宽松时，就会出现文艺的空前繁荣，一般繁荣个五六年的时间，就会有一个政策的紧缩时期。”

他认为宋庄艺术区的繁荣开始于2006年，这一年，宋庄艺术区形成一定规模，获准进入“第一批北京市文化产业园区”名单，也举办了第一届宋庄艺术节。在文章中，老栗认为：“2012年是迄今为止宋庄艺术生态最严峻的一年。”

然而谁承想，在文章写成的6个月后，宋庄艺术区就迎来了疾风骤雨。通州区公安局与宋庄镇政府张布告示：利用三个月的时间（5、6、7月）对宋庄镇27个村的艺术资源进行调查。随后，宋庄美术馆东侧新盖好的一片楼盘，也被当地部门宣布为非法小产权房、查封。栗宪庭原本认为，相比费家村、草场地、798等艺术区，大概只有宋庄和上苑这种偏远的郊区农村没有中间开发商的介入，都是艺术家与农民私下进行租赁与买卖。但是，发展到今天，宋庄已然成为老栗的一个“梦魇”：“一是意识形态管理太严，第二就是宋庄越来越地产化。”

“地产化”——朱其这样评论：“说到底，当年留住艺术家的目的，还是为了开发房地产，也不是真正为了当代艺术。现在房地产启动了，艺术家再占着地儿不利于地产开发，随着高层子弟都去宋庄拿地，土地不够的话，后面该让艺术家腾地儿了。”整个夏天，宋庄都在紧张、神秘的气氛中度过。

对于城内的艺术区来说，“地产化”骚扰早就开始了。从2009年上半年起，朝阳区出于城建规划和土地储备的需要，区内五环外大部分乡、村用地面临拆迁改造。将府、索家村、东营、创意正阳……朝阳区东北部城乡接合部兴起的十几个艺术区都面临腾退拆迁。从那时起，一系列“拆迁”与“反拆迁”的追逐战轮番上演。

今年8月初，崔各庄文化艺术中心也连遭拆迁队武装拆迁，焦点还是开发商与艺术家的利益纠葛，斗争的背后问题是全副武装的拆迁队从何而来？9月798艺术区的画廊空



间连遭二房东暴力打砸，事件一度恶化至死亡威胁，“二房东”暴力的背后谁在撑腰？

一切也许是因为当初的文化政策从一开始就附属于政治与经济产业，它不过是向泛着鱼腥的海面抛出的一枚饵食。鱼群聚集起来了，捕捞者收网的时候也到了。

正如老栗在自己文章结尾的感叹：**“从我建议启动宋庄文化创意产业的时候，我就曾经怀疑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做了一件坏事。十年过去了，宋庄艺术创意产业的是非完全被混淆，乌托邦终究是乌托邦，梦想的破碎依然是我们的常态。”**

“村中城”，封闭的小王国

如果没有地产经济的诱捕与骚扰，大大小小的艺术区真的称得上自足的乌托邦吗？为什么发展了上十年的艺术区——一个活生生的生态系统如此不堪一击？

从2005年起，栗宪庭就连续撰写了《宋庄集市展序》《艺术集市2007》，将精力集中到“探讨低端市场”上，他在《艺术集市2007》中设想过：“一幅作品上拍，动辄几十万，甚至上千万。实质上，这个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由世界上一小撮人操纵的游戏，它不但把大多数喜欢艺术的人拒斥在门外，就连大多数收藏家都难于问津，而且，这个市场也与绝大多数艺术家无关。探索低端艺术市场，或者说从建立低端市场开始，目标在于：逐渐建立和调整出一个既与绝大多数艺术家有关联，又与中国老百姓有关联的自主艺术市场。”

老栗的洞见的确看穿了疯狂的当代艺术背后无法克服的顽疾。**细数北京的艺术区，大多数建在城乡结合部，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被驱散后，北京的艺术区就相继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景观：艺术村。这里租住着各路艺术大腕，但是除了吃饭、买菜等日常生活消费以外，里面的村民对高墙内的艺术家、工作并不了解，草场地的村民甚至不知道艾未未在几号院，也许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艾未未是谁，尽管这个大胡子经常出现在自己面前。**

与急速扩张的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城中村”相反，艺术家聚集的费家村、草场地等几个艺术区内形成了“村中城”——高墙里面是富裕、整洁而有情趣的工作室，外面是弯曲的渣土路、散乱的生活垃圾，逢到雨天，这种落差就会被无限放大。

常年混迹于艺术圈内的时评人陈晓峰正为此事头疼。在他看来，“原本极具新文化意义的艺术区（诸如798、宋庄）的创造性价值被弱化、消解了”，原因在于“艺术区已被割裂和孤立的思维观念占领，无法从更开阔的社会层面来回应今天自身精神领域的问题。”

早期的艺术家跟村民之间还有房租、水电费上的交流，工作室时代基本隔离了村民，现在又有不少当红艺术家到比艺术区更偏远的地方购置地皮建私人美术馆。名曰“美术馆”，最多是“私人会所”。谢素贞在今年的民营美术馆论坛上就直指国内美术馆、艺术区的通病：与环境交流太少。

简言之，所谓“艺术区”内的高墙大院基本隔绝了与公众人的磁感交流，一种新型的“空间”制造了艺术家新的“权力”手杖，普通人被拒斥在某个圈子的外围，只能在墙外徘徊、游荡。

然而“封闭”——如何在一个孤立的“空间”中，创造当代艺术？更准确的说是创造出具有生产、再造、革命意义的艺术？

谁来替代“乌托邦”？

对于艺术区的通病，老栗开出的“低端市场”药方仍然是“市场”的策略。在消费社会中，也许不得不承认“市场”是最有力的武器。但跟当初筹建艺术区的路径相似，“教父”坚持着资本、市场对于文化艺术建设的有效性。在《艺术集市2007》中，他再三强调“平价市场是一种文化建设”的基本立场。


“碧山计划”中的“丰年祭”演出

当宋庄遭遇2013年地产商与政府利益关系掰裂的连带危机，“教父”是否想过，“平价市场”对于整个艺术的社会化境遇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老栗的姿态还是过于马克思化，或许他的精力无法再去折腾、重造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系统——一个真正的当代艺术的伦理主体、真正的当代艺术的社会运动和美学生态——在福柯的疯癫中拾回的文明。

尽管老栗的宋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地产商、政府和知识分子移植效仿，但作为知识分子的于建嵘仅仅维系了54天的“乡村建设计划”（贵州省兴义市则戎乡安章村），再次预示了艺术产业改造乡村模式的穷途困境。

尽管近几年“艺术乡村建设计划”一再出现，从宋庄到碧山、许村，再到近期的安章村与白庙来看，无论是“建立乡村公共生活规则，重塑乡村公共生活空间”也好，还是“造血”、“互联”、“共同体”也罢，从方法论上，依然没有超越栗宪庭的模型。

唯一一个特殊的游离于艺术、游离于城市、游离于乡村的案例，就是皮村。这个城中村的务工人员夜晚自建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与白天所从事的经济事务取得了近乎对等的砝码。它吸纳了当下中国最丰富的现实，并进行了勇敢地加工、再造。关键的是，它的发生近乎完全是自发的、持续性的，像是一个巴黎公社般的共产、或无政府的自治社群。当然，在严酷的外部挤压下，它能生存多久？

“艺术区”在今天已经成为陈旧的、邋遢的、破碎的乌托邦，一个崭新的、生产的、联动的乌托邦路在何方？或者，我们还需不需要“乌托邦”？甚至，乌托邦中的“我们”又是谁？

[编辑特别推荐]《跑啊！高桥》



作者:[日]村上龙
译者:张致斌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13-10

高桥庆彦，相貌俊朗、运动能力出众。作为一个棒球选手，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击出163支全垒打，477次成功盗垒，是当时日本红极一时的运动偶像。《跑啊！高桥》便是围绕着高桥这样一个偶像展开的各种或搞笑或感人的故事。村上春树说，“村上龙是我喜欢的作家，他的好奇心像鲨鱼一样强大”。村上龙的多部作品被三池崇史、李相日、维姆•文德斯等电影大师改编，在全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起，村上龙与村上春树成为日本当代最受欢迎的作家，被称为“W村上”。

[新上榜书]《一步一如来2：京都朝圣旅人书》

作者:林聪
出版社:甘肃民族出版社
出版年:20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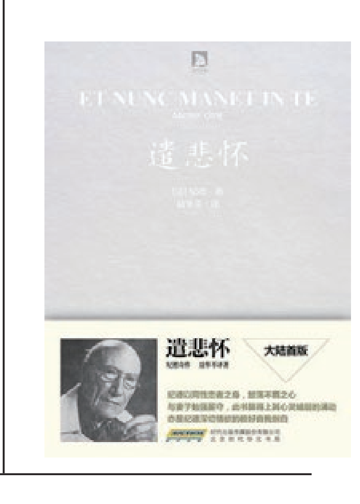
京都和拉萨同为古都；面积都不大，却有着为数极多、历史悠久、大大小小的寺院及其附带的典故和传说；在这两个城市里，随处可见穿着传统服饰，在进行着千百年来没变过的朝圣活动的人。作者是多个日本朝圣组织的“先达”，历时两年撰写出中国首部京都朝圣指南。本书的写作风格和体例与上一本畅销书《一步一如来》一脉相承；对朝圣准备事宜、如何朝圣、京都及其周围主要朝圣地点，均作了详细介绍，同时收录了不少国人不了解的典故、数百张珍贵图片，并配有近百张地图。这本书有望成为京都朝圣者的指南、驴友们的灯塔。



[小说类]《遣悲怀》

作者:[法]纪德
译者:聂华苓
原作名:ET NUNC MANET IN TE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年:2013-12

法国作家纪德以自身婚姻为背景创作的小说《遣悲怀》，是其一生悲剧和文学成就最好的注解。全书哀思凄楚，充满了自我谴责与自我辩解。由《遣悲怀》这本书，我们了解纪德夫人不仅在纪德的情感上占有最崇高的地位，并且影响了他的一生与作品。他许多小说中的女主人翁，多多少少可说是纪德夫人的化身。写尽人生诸相的纪德，对于自己这一幕婚姻悲剧也始终感到惶惑。这是一部感情极为复杂，过目难忘的文学作品。





[艺术类]《剧本》

副标题:影视写作的艺术、技巧和商业运作
作者:理查德•沃尔特
译者:杨劲桦
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
出版年:201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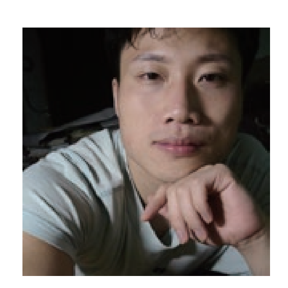
如果你能在沃尔特教授传奇的写作课上有一个座位，那就意味着你的编剧事业有了一个重大的飞跃。对剧本来说，点子有多重要？对白如何编写？故事怎样装配？电影究竟应在哪里结束？存在规范统一的剧本格式吗？写出剧本后又该进行何种运作，才能使它被制片人相中、被导演拍成电影、被观众看到？本书作者以三十余年培养好莱坞编剧的经验，总结出影视写作的六十七条基本规则，分艺术、技巧和商业运作三个部分详细讲解，涵盖了一名初学者到成为好莱坞职业编剧的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问题，众多奥斯卡获奖编剧遵循着书中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引进版畅销书]《人为什么会淹死在沙漠里？》

副标题:一万个死亡现场背后的秘密
作者：[日]高木徹也
译者：翁晓敏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13-8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百分之一百会成真的预言， 那么这个预言一定是：“现在活着的人，终有一天一定会死。” 死亡的一头是去世的死者，另一头，则是活着，而且还要继续活下去的生者。本书作者以自己几十年参与刑事案件的经历和曾经亲手解剖过的近万具离奇死亡的尸体为基础，向我们展示了通过与尸体的对话还原死亡现场的详细论证过程，用严谨的专业态度和幽默轻松的笔调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纷繁复杂的死亡世界。从自杀到日常生活中的离奇死亡，死亡的世界其实蕴含了比我们想象中多得多的信息，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像“淹死在沙漠里”这种“不可思议”的死亡，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习惯、智慧，也正是由于有了对死亡的研究和了解才会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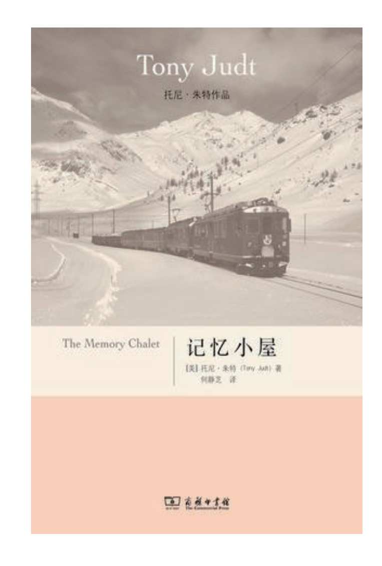
云也退专栏

独立记者、书评人、旅行作家，有译著多本。
@ 上帝的跑步机－云也退

托尼•朱特
当代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执教于剑桥、牛津、伯克利和纽约大学。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研究欧洲问题。经常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共和》等撰稿。著有《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战后欧洲史》《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沉疴遍地》《记忆小屋》《思虑二十世纪》等作品。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认为是无法被超越的史学著作。2007年获汉娜•阿伦特奖，2009年因他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奥威尔终身成就奖。2010年8月因病去世。

当死缓降临——《记忆小屋》

当死缓降临，当我们即将现出其一抔尘土的原形，而又事先得知了这一点时，我们才可能意识到过去的生活还不够严肃。



《记忆小屋》
作者：[美] 托尼•朱特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原作名：The Memory Chalet
译者：何静芝
出版年：2013-5

死控制着我们对生的理解和表达，没有死之平等，世上一切回忆都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假如人类消灭了死亡，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世人可以在地球上永生，撰写回忆录这门生意也将瞬间消失。假如世上问世了第一剂长生不死药，哪怕它的定价为五亿美元，世界也将很快陷入一场战争之中：因为有人可以永远不必忍受等死和回忆的煎熬了。

自从2008年被诊断出罹患退行性疾病后，托尼•朱特就进入了人生的缓刑之中。每个暂未被死神迫近的人，在别人的印象里大概都是生龙活虎的吧，何况朱特先生还有过三次婚姻，最后一任太太詹妮弗•霍曼斯，是他在45岁担任纽约大学历史系主任时认识的一位二年级学生，让我联想起菲利普•罗思写过的那些不安分的男教授，他们初萎的生命之花，因如此艳遇而又亢奋地绽放了。

朱特把《记忆小屋》献给了詹妮弗和他的两个儿子，丹尼尔和尼古拉斯。生命的最后阶段，写回忆录不为证明什么，更不为一笔报答家人的版税，而只是他日程表上的一部分，最后一件要做完的事。一直到2010年8月6日去世前，他的日程安排之密集不亚于寻常：演讲，接受访谈，对他研究了一生的20世纪史做最后一次附忠告的盘点，以及写回忆录。《记忆小屋》采用了最适合他的状况的散文体，每篇文章的主题不一，但基本上，都是将个人经历、感悟与对所涉主题的放大思考夹缠在一起写成的。例如，在写到结识詹妮弗的一篇中，他反思了美国人对"性"的态度在六十年代前后如何发生了剧变，后来"性"又如何成为美国政治光谱里未必合适的一部分。他的语调总是异乎寻常地平静，我们看不出，他对这即将结束的一生有任何衔恨、不甘与煎熬的地方。

《记忆小屋》给足了读者热爱托尼•朱特的理由：他所关心的东西，如法国和东欧知识分子，如欧洲左派的良心破产与自我救赎，如公民政治如何重建，人如何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共存，戳中了我们对一个自私而扁平的现实世界的不满。《绿线巴士》是这本书中最私人，也最有"范文"模样的一篇，质朴无华，写"业已消失的美好"：环伦敦全城的绿线巴士。五十年代，绿线巴士是伦敦重建过程中的一环，它抚慰了大战结束后伦敦人的心绪，"散发着令人安心的气味，不像是公共交通工具，倒更像是图书馆或旧书店"，车辆及线路的设计者"代表了一种伦敦理想的策动人与化身"，这巴士至今仍在，但它及它的服务"都不再如原来那样真诚如一了"。但是，这种对比未必有多么感伤，朱特极具洞察力地写道，战后十来年是英国民气较积极的时期，人们刚刚经历了战争，更懂得珍爱眼前的景象：绿树、原野和远方的山峦。绿线巴士之所以如此气氛恬逸，风尚温良，是因为其乘客多为中产阶层，而"绿线团队"，在那个时候，也有一种超乎职业要求之上的自豪感。在理智的本色和抒情的诱惑之间，朱特找到的立足点总能反映出历史学家特有的平衡感。

当死缓降临，当我们即将现出其一抔尘土的原形，而又事先得知了这一点时，我们才可能意识到过去的生活还不够严肃。活着的时候，我们再如何用心去感受死的压力都嫌不足，从而，那种命定的懊悔和空虚感，通过他人的回忆中，通过无数的人文作品，一次次对尚未死亡的我们发出也许是徒劳的警告。"如果万事万物皆依死亡指示的那样发展变化，人将会变得十全十美。你就会发现第一流的父亲，纯洁无瑕的丈夫，堪称楷模的儿女，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亲，祖父母能得到所有人的致哀，在商人们面前，阿西西的弗朗西斯就像一个极端的自私鬼，将军们沉浸于善良之中，检察官宅心仁厚，军火制造商近乎圣徒——一句话，不知不觉之中，世界就好像充满了一大群无翼天使。"朱特写下的这一大段话，解释了他从事其一生事业的根本理由，也道出了我们的人生中最本质的、"原罪"般的挫败。

所有以读写为生的人，都有一个托付于语言的灵魂。他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一个想象性的前提之上，那就是，自己写下的东西将得到其他人的阅读。我们都要死，所以，你可以不读，但你没有权利无视和亏欠别人写下的记忆。书写，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称之为"一种硬质的行为"，自问世起就是奔着永恒的方向而去的，书写者明知自己必死，想依靠着书写行为延续生命。

《语言文字》这一篇里，有几句堪称"渊默如雷"的告白："文字是我与世界之间仅剩的联系，而我却正迅速丧失控制它们的能力。文字无懈可击地在我静默的脑海里组织成形，广度丝毫不减……但我却无法再轻易将它们诉诸语言。"这是"记忆小屋"打开大门的时刻，在此之前，我们只能同它飘出的袅袅炊烟和悠悠的乐音相逢，现在，则可以看见一个已然不能移动的人，静静地运转着他来日无多的头脑，再静静地等到翌日，艰辛地蠕动嘴唇，让记录员记下前夜成形的所思。托尼•朱特的文字之力，或许并不足以将他的生命延续到死后，却可以让他的死亡成为一个思想的和文学的事件。



松浦弥太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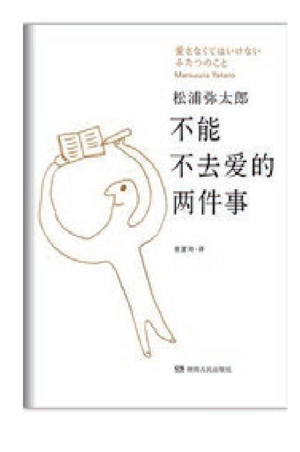
- 松浦弥太郎，1965年于东京出生。
- 高中辍学后便远赴美国。受到美国书店文化的影响，返回日本后，在东京赤阪开设旧杂志专卖店“m&co.booksellers”。
- 现为《生活手帖》（《暮しの手帖》）总编辑、COW BOOKS书店经营者之一、作家。

精彩书摘

浪费，是自己没有获得满足的象征。——《找到人生的好感觉》
人的一生当中有两个生日，一个是自己诞生的日子，一个是真正了解自己的日子。——《最糟也最棒的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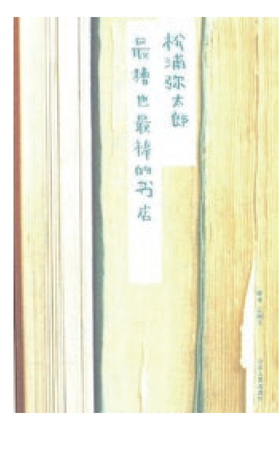
代表作品

《不能不去爱的两件事》 《松浦弥太郎的100个基本》 《找到人生的好感觉》 《最糟也最棒的书店》











自立 开始人生之旅

——访 松浦弥太郎

采访 / NEWYORKER MAGAZINE JAPAN 译者 / 张馨元

把“人们是不是开心”放在第一位

Q:您是书店老板，是杂志《生活手帖》的总编，也被评为作家。那么您是很久以前就想做和书籍有关的事么？

松浦弥太郎：我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以前没有认真这样打算过。对我来说，在工作方面，我想做的事，一件都没有做呢。只是很努力地做别人觉得需要我做的事，从来没有在工作时想过“实现自己的梦想”之类的事。只是竭力达成眼前的事，面对社会、世界、共事者，常想“怎样做才能让这些人开心”。工作不就是这样么？只顾着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论做多少，别人若不能开心，那就失去了意义。

正直 热情 微笑 有规律的生活

Q：您在生活上，特别注重哪些方面呢？

松浦弥太郎：没什么特别的。如果要说的话，就是“正直”、“热情”、“微笑”、“有规律的生活”吧。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跑个马拉松，晚上5点工作结束，晚上10点睡觉。

Q：晚上5点就下班了么？我以为编辑会工作到很晚。

松浦弥太郎：觉得编辑都要上夜班的想法有点陈旧哦。如果很在意周围人的眼光，又不敢尝试新的挑战，也许这样也能和大家一起友好相处，共同成长，但是自己就不能一跃而起。一开始我们最好丢掉人际关系这类东西，只身独行，执着奋斗。不应该沉溺在朋友、伙伴、上司构成的半温不火的懒散情境中。因为人际关系之事，等到40多岁想怎样培养都可以。

Q：开始的时候，想要成功是很难的么？

松浦弥太郎：很难很难。但是失败过很多次的人，到最后就会成功的。因为失败的次数就是他们挑战的次数。用西装打个比方吧，我年轻时什么都穿，才有了今天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不是一蹴而就的。另外，按理说即使没有经历失败就成功了，自己也会觉得不能理解。这种“理解”也是很重要的。工作也好，生活也罢，说到底，都在于自己怎样看待，怎样理解。因为我们总会遇到很多不近情理但是非做不可的事，



那时候如果不能说服自己正确看待，就会感到很痛苦。为了缓冲这种痛苦，我认为应该早早尝试些失败，增加阅历。

自立——开始人生之旅 松浦弥太郎创造的世界第一有趣的书店“cow books”

Q：您经营的书店“cow books”收集怎样的书籍呢？

松浦弥太郎：请杂志和媒体宣传的时候，为了方便理解，定位成了古书店或旧书店。但其实我自己的定位不是任何一个，只是一家普通的书店。进一步说就像是私人商店。简单点说，就像街上常见的百货店、鱼店、肉店，那里的老板自己去市场，觉得“我想卖这个”，他们就进货然后再自己销售，我要做的就是这样的简单自然的生意。称为“私人商店”是因为，我也想做到百货店的老板那样，当客人问到“这种蔬菜产自哪里”“怎样做最好吃”时都能做出回答。“cow books”所追求的，就是只上架我们自己读过的，感动过的，理解了的书的书店。正因为如此，有老书也有新出版的书，不去区分他们。全部归在“松浦弥太郎”这个类群里。

Q：世界上书的数目那样庞大，您为什么能找到“这一本”呢？

松浦弥太郎：中目黑的的“cow books”是一个只有2000册图书的小书店。也许提起2000本，会觉得很多，但其实对于旧书店或者书店来说藏书量是有点少。一般都认为，没有4000本书，就办不成书店。但为什么只有2000本呢，这是一个人能读能通的量。2000本从数目上看好像很多，但是放到书架里就不那么多了。

“cow books”以外不是还有很多好书店么，那么我们怎样在这些书店面前挺胸抬头呢？就是对于上架的书我们能做到无所不知，还有，因为这些书至少都是自己读了以后收获感动的书，所以，可以把和客人诚恳地分享那份感动作为工作的目的。这点绝对是我们的尊严。

书有很庞大分类，我所不知道的精彩作品一定有很多。但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入手读过，觉得“这本书真有趣，我要把它传播出去”，就这样一点一点积累。我现在的对象是书籍，如果对象换成点心、杂货，我也认为未尝不可。

Q：您当上总编时的感受是什么？

松浦弥太郎：2006年2月世田谷文学馆有个《花森安治和<生活手帖>展》的展览。作为企划方的馆长希望“年轻人能接触《生活手帖》，感受它的世界”。最初找我是让我帮忙展会的组织、印刷物、宣传等事情。因为《生活手帖》在祖母家也有，感觉非常亲切，所以经营书店的时候也在很多地方以散文形式写过《生活手帖》的不同寻常。馆长读了这些文字，希望我改变《生活手帖》为老奶奶读物的形象，看到其中传播的新价值，于是叫我帮忙。也因为这样，我的工作就成了让年轻人也来展会。

在展会期间，有个脱口秀节目。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想了很多。《生活手帖》的一大特色是商品测试的版块。在昭和经济增长时期调查比较电器的不同机型，在杂志里测试哪一种最好然后发表结果。这后来转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是个很有影响力的策划。那么参照这个做点文章弄一个“《生活手帖》的测试”的策划怎么样呢。当时，也就是2006年，以生活为主题的杂志纷纷创刊，很有趣。《生活手帖》应该也被分到了生活型杂志中，那么这个企划就是和别的杂志相比《生活手帖》是否有趣。

当时我没问，后来才知道会场里第一列和第二列整齐划一都是《生活手帖》一代代的前辈和公司职员。如果一开始知道的话我就不会这么干了，但是“测试《生活手帖》”几个大字已经写上了，哎，真是太无奈了！

结果是我打着声援的主意，说了自己的感受：“《生活手帖》过去很棒，但是经历了60年的今天有点无趣，不知道是谁在办，不知道想要做什么”。我当时竭尽全力在说，但说到一半，大桥镇子（杂志创办人之一）刷地站起来，我麦克风都差点掉了，90岁的大桥盯着我看，然后刷地站起来走出去了，大家开始窃窃私语，但是已经没有退路了。我说：“我并不是在批评，毕竟是大家钟爱的杂志……”想挽回局面，但似乎无回天之力就这样结束了。结束以后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觉得有点对不起大家。在这时，突然有人从后面啪地拍我肩膀，我回头一看竟然是大桥镇子。于是我道歉说：“我一个外人，这个那个说了一堆，真的很抱歉。”结果她居然说：“我只是去了趟卫生间而已。”——但是她到最后都没有回来啊！“我是老太太啊，憋不住了。”她这样说。这之后各代人都集在一起说“哎呀，太有意思了”“有好多东西都是第一次知道”之类的话。我受宠若惊地表示感谢，一个劲鞠躬低头。

过了几个月，6月下旬时横山秦子经理打来电话，说想和我见面寒暄。于是见了面他说，“松浦先生的话很有意思，现在的《生活手帖》正如您所说没有意思，我们想重塑它”。我说这是个大工程啊。他问：“您能担任总编么？”我吓了一跳。我没有过做杂志编辑的经验，不知道总编做什么样的工作。我拒绝说我现在有自己的工作，没法担任这样的重任：“虽然很感谢您的看重，但是我难以胜任。”说了些就分别了。但是电话又来了说“之前的提案想听听您的回复”。我推辞说可是我真的干不了，但他坚持：“想让您做！”丝毫不让步不听我的话。

这真的是赌得够大啊！但是我也想不透啊。问为什么是我呢？结果回答说没什么根据。我说没什么理由的话我不能给您答复，结果他遮着嘴说：“不知道这么说合不合适，是直觉。”唉，这算是最绝的结句了吧。我想这人真的好厉害，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别人对我说这样的话，听了这样的“必杀句”还推脱的话，我对今后的人生可能都会失去信心。所以就不再恐慌，与其说只能接受不如说是逃不掉了。于是我带着“决定接受就拼命去干，我把自己的工作全部停下干”的心情接了下来。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于是，我41岁第一次就业了，今年是第四年，算是稍微前进了一步。

Q：《生活手帖》中有“精心生活”“精心过日子”之类重复的标题，那么“精心过日子”指的是什么呢？

松浦弥太郎：我觉得是“投入身心”的意思。“精心过”所说的不是慢慢干就好，或者投入干就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习惯，对吧，所以我认为个人维持自己的这种速度或者说方法未尝不可。但是在一件件事中投入身心，对我来说就是“精心过好今天”“精心过日子”。

比如擦桌子，即使不用心，光动手也可以擦，对吧？结果桌子都能擦完。“精心”指的是，即使是擦桌子一件事也想着和另一个人关联。即便一个人做的事，也想着有人与此相关。就出现一个问题：“那么，怎么做才好呢？”那个人，可以是自己的家人、孩子、恋人、朋友，那该怎么做呢？这样就开始考虑自己应该怎样思考怎样行动。“Cow Books”也好，《生活手帖》也好，都不能忘记所有的工作都有旁观者。这样想了以后自然会用心。不论多么小的事，要一直记得一定会有人接收到，然后怀着这份心去做。

《生活手帖》里，最后一定会确认“这一页能不能让人幸福”“这一页会不会让谁受伤”“是不是可有可无”。《生活手帖》里没有广告，所以读者就是赞助商，得让他们买这一页，也就是说，读了这一页的人没有得到幸福那么就是失败的。所以，一词一句都要仔细看是不是合适，审核到最后一秒。

Q：《生活手帖》里真的装满了“精心的思考”啊！

松浦弥太郎：因为《生活手帖》没有广告，所以和读者的交流很密切。因此如果不能真正帮到读者，很无聊的话就只有倒闭。为了要生存下去，必须考虑得很细致，必须要让读者感受到这一点。这种想法，在《生活手帖》创立初始就作为理念存在，但是过了太长时间，渐渐被遗忘了。我现在在《生活手帖》的工作，就是把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作为我们的宝贝再拿出来打磨，让其发光。

总有人问我你进了《生活手帖》，改变了什么呢？对我而言，说是改变，不如说是把以前就有的优点拿来磨练。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会想，如果对方是人怎么办呢？简单说就是如果《生活手帖》是一个人的话我们该怎么做。“这里，这里，这里，是缺点所以不

行，改成这个样子。”这样的话是没法对人说的。所以，找到优点，然后磨练它，磨得亮闪闪。这样一来，现在的缺点也会自然转变。我总是思考得很单纯。不论什么东西，总与人关联。我总是想着，如果对象是那个设想中的人的话，怎么做？然后办杂志。这在《生活手帖》中，“Cow Books”的工作中，在我的写作中都是相通的。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长时间写作，或是表现某样东西时，我发现那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一个人而做的，而一定是交流的一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现呢，因为有人会站出来说“我被你写的这一行伤到了”“你怎么能写这么过分的东西”“不应该写出这种东西展现给世人”。

我以前写作时都把对象设定成自己的朋友，把自己的想法倾诉給他们，天真地认为在这种亲近的关系下，哪怕有一点无礼也应该可以被理解。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作品流出后，就有可能被很多人看到。所以我意识到不能随便对待这事。现在我已经转变了思维，更不想重复犯错，而如果至今为止我都在犯错，那么我必须找一种方式去补偿。

Q：您想怎么过今后的人生？梦想是什么？

松浦弥太郎：梦想啊，很简单，也很明确。我只想对父母尽孝。虽然也想过造自己的房子，把公司做大建立自己事业，让自己的书发行300万册等等。但是真正放在心上的是对父母尽孝。所以如果问我为了什么在奋斗，为什么这样辛苦，那是因为我想对父母尽孝，仅此而已。实际上，我还在让父母操心，为我辛劳，根本没能尽孝。所以我想让他们过得更轻松，更幸福，更快乐。

Q：在您的谈话中，多次出现了“自由”这个关键词，那么对于您来说自由地生活到底是什么呢？

松浦弥太郎：理解起来很难是吧。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思考。总感觉“自由”这个词很容易听到，但是问“自由”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做什么都行呢？有点轻飘飘的、愉悦的感觉。但是真正的自由，恐怕不是这种东西。我的理解是，自由肯定指的是自己的良心和良知。简单点说就是作为一个人，尽可能活得有原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自己迷茫，烦恼，思考着执着前进。这也许就是我所说的自由吧。

我们不是常说“自由起来吧”“自由地活吧”么。我认为倒过来说就是“正确地活”，自己去寻找什么是正确的活法。所以，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决定自由地活是个艰难的选择。我认为应该思考着什么是正确，探索者前进。

以前好像讲过这个故事。《生活手帖》曾经发行过100万册。为什么能卖到100万册呢？就算写了什么正确的东西，也卖不到100万吧。为什么能做到呢？我常拿着那个时候的杂志翻看着思考。后来突然醒悟了。果然很“怪”。并不是故意把“怪”作卖点，正是因为认真地做才“怪”。想像一下，居然为了給婴儿车做商品测试，让30多个人推着车沿着河畔走，看走多远轮胎会坏掉。这不够“怪”么？说面包炉的测试里烤了2万只面包，还把烤好的山一般的面包拍出来。唉！是不是很“怪”啊，但并不是为了炒作，只是在竭力做一件事。人拼命做好一件事的样子不是很“怪”么。不装模作样的样子是很有魅力的。我想读者们一定着了魔一样地想“下次会做什么样的'怪'事呢”，“会展现怎样幽默又正直的真正的人性呢？”这不就是发行100万册的理由么？

人们常常问我什么是对生活最有用的。比如，我们会想如果知道钉钉子的方法，好吃的荷包蛋的做法不就是真的对生活有用么。但是《生活手帖》的扉页里有这样一句话——“若能略尽微力，我们将如愿以偿。”帮助人有很多方式，但是我觉得最精髓的是给人有趣的东西。如果没有趣味，不能吸引人，那就不会被接受。但是我们追求的不是“快乐地做”的过程，而是“结果”是否是让人快乐的。

有趣是什么呢？可以是看了什么噗地笑出来的莞尔，也可以是没有笑出来但是心里呵呵地笑。没有比这更精彩的了，不是么？比起做出好吃的荷包蛋的方法，我觉得这对人生更有用。所以如果要做煎蛋，说一句“首先请把袖子卷起来”更有意思不是么？不说“倒油”，而说“卷袖子”。虽然是个挺极端的例子，但是我想说如果不能让大家觉得“煎蛋是件有趣的事”那就不能真正帮到忙。换言之，即便只是一下子“噗”地笑了，脑子就一下子开朗了。然后就会想：“好嘞！接下来也换份心情加油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想对读者有用”的实际含义。上等料理的做法怎么都行！但是，在做的过程中，我们想让读者找到有趣的东西，把这些趣味汇集，生活一定会变得美好，快乐，丰富。即使不能住在气派的房子里，也可以变得很美好。我想在自己的《生活手帖》里做这样的事，想把这作为和大家交流的理念。

话说回来，找乐趣真的是件苦差事。要是找“方法”的话，总会有办法做好，但是换成找“乐趣”，就非常困难。所以我想如果我能在生活或者工作中找到乐趣所在，写成文章，就能报答横山经理和大桥镇子老师的知遇之恩，也算是一种对父母的孝心，我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在工作。虽然工作的种类各有不同，但是我觉得大家的想法是相通的。也可以转变成这样。

Q：我有两个问题。第一能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绝不容易，特别是要让它与生计相关更是难上加难。到底应该怎样寻找这样的事呢，能不能给我们些建议？第二是有关孤独的。我觉得孤独绝不是和他人隔离，而是想作为独立的人和别人有机地关联。您怎么看呢？

松浦弥太郎：如果有人问我，写作，开书店，办《生活手帖》是不是我找到的想做的事，我很难给出肯定的答案。因为，从17岁高中退学到44岁的今天，我一直在考虑“我到底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但是始终没能得到答案。

如果再问“那么，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我还是会说可以看做是需要自己的事，想帮到别人，想让别人快乐而做。有那样一些相遇、契机之后，我想在那里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怀着一种抓救命稻草的想法做着工作。我绝不厌恶现在的工作，但是要是问我“做是不是单纯因为想做”的话，我也说不上来。但是至少有一点，既然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如果我能得到什么机会的话，我想要试一下，如果不能坚持下去，我就不能保持活下去的动力。如果让我想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维持生计，和继续做不那么想做但是有100个人因为我做这事而开心的话，这两个哪个选择更快乐？我会选后者。我在以往的经验中深刻地体会到了这点。虽然也觉得自己做这样的工作有点遗憾，也想过做这样的事行么，但是有时得到别人的感激，或我自己没发现的自己的闪光点被认可时，真的很开心。虽然不是能够跟别人炫耀的什么光鲜的工作，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就这样一辈子做下去也行。说是顺势而成也许有些冒失，没有责任感，但是这里有人需要我，给了我机会，所以我将竭尽全力继续奋斗。

自己真的想做的是什么呢？我喜欢的是什么呢？真的找不到答案啊。当我读一本书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一位德国诗人说：“不要去想着找到答案。也许我们活多久就意味着要考虑多久。”读了以后，我稍稍松了口气。我把它解释为“我一辈子都在为此烦恼，就意味着我始终是活着的”。

所以，即使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自己不想做的工作，不是出自本意的工作也能维持生计，都说明有人为之付钱，这是不容置疑的。至少是在做有用的事，我这样坚信。我也是烦恼中的44岁啊！

另外关于孤独，虽然总给人负面的印象，但是我认为意思应该和“能够自立独行一个大写的人”相近。事实上，如果潜意识中不和别人牵着手就不想走，想到发生什么事情时，没有能立即抓住的东西就觉得不便，那就没法走远。但是有时如果越过了那条线，那么不管走到哪里都没有依靠，不论向谁伸手都得不到回应。真的只是一步之差，有个界限，关键只在于有没有越过去。但是说句实话我也是面对那种情况时才第一次明白了别人的感受。在生活中一定不能忘记去读懂他人的心，这真的很重要。我因为旅行或者别的事，变得孤零零时，就越过了那道线，初次意识到能够对他人的心意，对很多事情心怀感激也是一种自立。通过让别人接受孤独的自己，可以和他人相连，或者说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应该是和谁亲密无间吧。那种快乐是无可替代的。如果这样想的话，和他人相连，构筑深厚的感情可以说是一种幸福吧。但在那之前，我还是觉得要维持一个能独立行走的自己。

Q：您希望将来的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您的梦想是什么？

松浦弥太郎：刚才说过我的梦想是对父母尽孝。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社会能有这样的风气应该会很美好。小时候，不小心做了坏事，会想到爸爸或者妈妈，也会因为想到爸爸妈妈而停下手来，是吧。虽然每个人有各色的梦想是一种自由，怀揣梦想生活很美好，但是想到尽孝优先于所有的梦想时，会感到自己的生活，甚至工作，甚至接下来自己要走的路都似乎变得温馨。比如，孩子对父母尽孝，是理所当然的事，没必要现在还提出来，但是还是会被忘记不是么？我一路走来，也有时会忘记父母。也许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想为了对父母尽孝而生活，工作，快乐地活着，度过岁月。我想对于人来说，幸福还是和他人相知，相交。然后为了守护着，灌溉着这样的情感。所以，如果让我对将来的社会许愿，我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对我们的爸妈尽孝。



后书殿（武汉）

[Hop-e Book S-hop]

记者 / 林晶晶

开店时间：2013年3月1日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珞珈山大厦B座1203
豆瓣：http://www.douban.com/group/459948/
网店：http://shop.kongfz.com/book/24085/

书店图书种类偏向人文社科，多为传世经典，亦不乏当今独立思考之作，注重图书的版本，同时兼顾图书的性价比。不乏绝版书和成套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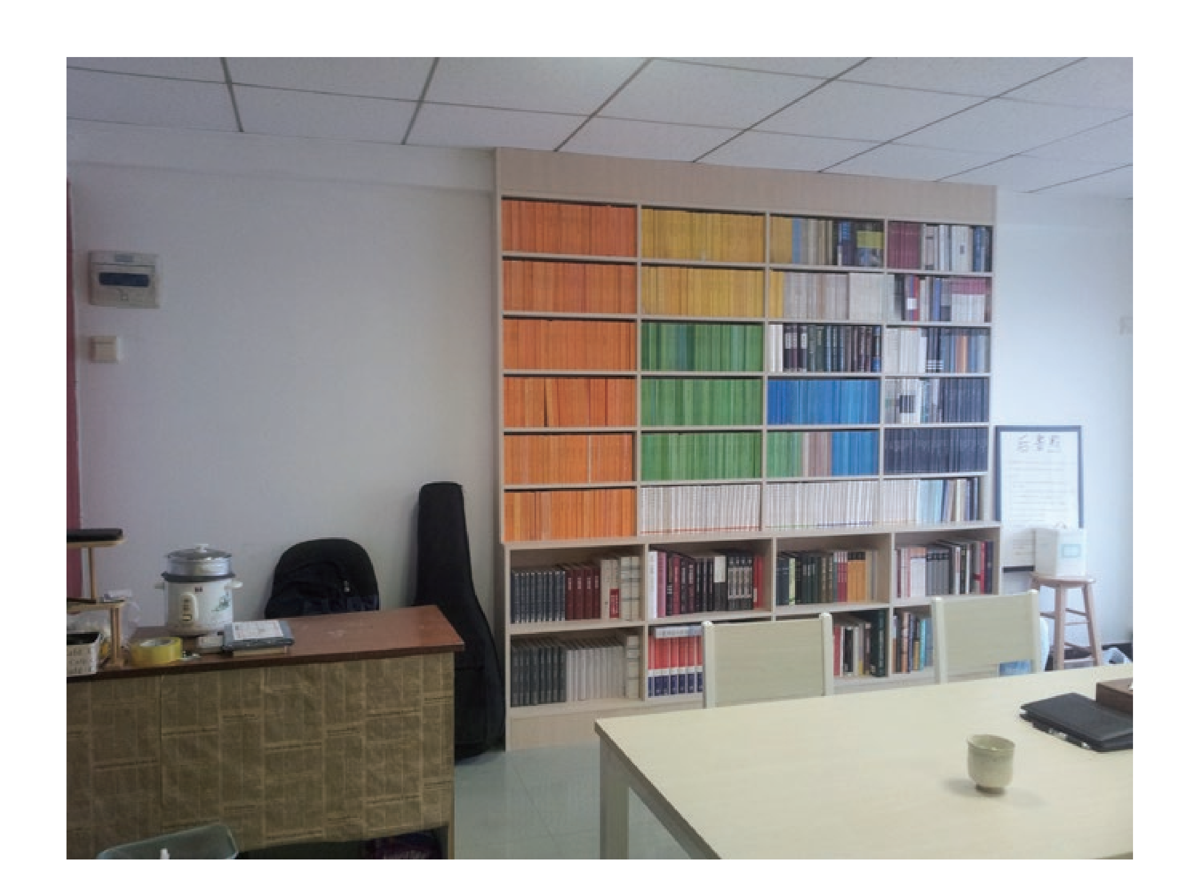
《文周》×店长梁志鹏

《文周》：讲讲店名的由来吧？
梁志鹏：其实叫什么名字在我看来并不特别重要，HOPE、后者犹可追、后来者居上、后现代主义等，这些都是可以附会的意思；殿者音同店而意同后，当然，“書殿”是我的梦想。

《文周》：如何理解书店？
梁志鹏：我个人很不想因为书店的装修装饰这种外在的东西而吸引到顾客，我更希望有更多真正读书的人过来看书买书。

《文周》：觉得武汉的文化氛围如何？
梁志鹏：在武汉读书工作也快八年了，也觉得这边文化氛围也还好。可能是高校比较多吧，学生比较多，有一定的文化消费力。

《文周》：书店开店至今经营状况如何？
梁志鹏：和我想象得差不多。开店之初就想过不会有很多人过来，现在看这种书的人很少，买书的人更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开有同名的网店，营业额会比实体店大得多。



《文周》：开书店之前在做什么？为什么想到来开家书店？
梁志鹏：也是在书店里工作。我觉得开书店还是得懂书。我是把书当做一种投资来看待，和常人把它当做一种消费品看待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书是一种收藏品。

《文周》：开店过程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梁志鹏：还好，没什么困难。主要是父母的支持和自己的决心，开起来还是挺容易的。

《文周》：您认为店中最宝贵的藏书？
梁志鹏：没有特别宝贵的吧，都还好。主要看自己喜欢喽。那一套《稿本丛书》还挺宝贵的。

《文周》：店里销量比较好的书有哪些？
梁志鹏：没有销量好与坏这一说。这里卖的书绝大部分都只有一本，很多书被别人买了就买不回来了，很多绝版书。

《文周》：书店选书的标准、渠道是什么？
梁志鹏：主要是社科学术书。像商务印书馆、上海译文出的书。自己看中了就买进，就和做投资炒股一样，这类书的需求都是刚性的。

《文周》：经营以来，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顾客或事情？
梁志鹏：有很多人是去同一层的大梦看电影无意中路过的，看到之后就觉得很神奇，会进来看看。还有些外地过来的，在这里选了书，就帮忙寄过去。

《文周》：推荐一两个您喜欢的书店吧。
梁志鹏：我对书店的感觉主要是看它有没有我需要的书。我对更小的旧书店更有感觉。深圳的旧天堂还不错。



韩江：

为艺术而艺术的生意人

记者 / 郝永慧

韩江，著名戏剧与舞蹈的制作人及舞台设计师。常年联合国内顶尖的舞台设计团队为各大院团和著名导演合作创作舞台剧作品。2008年与著名编舞家王媛媛共同创办**北京当代芭蕾舞团**，三年内连续推出了《空间日记》、《惊梦》、《棱镜》、《拾穗者》、《霾》、《情.色》、《无足鸟》、《中间》、《金瓶梅》九部舞蹈作品，并带领团队走向国际市场，连续在欧美各著名的顶级剧院和艺术节演出。2003年设计林兆华执导的歌剧《夜宴》、《狂人日记》后长期与林兆华合作《厕所》、《白鹿原》、《建筑大师》等作品。2012年，作为制作人与投资人联手林兆华、高行健在香港推出年度新作《山海经传》，获得极高的国际声誉。



野草（韩江 摄）

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创办于2008年，由创团编舞家王媛媛兼任艺术总监与团长。代表作品：改编自《牡丹亭》的作品《惊梦》，青春激荡的凯歌式芭蕾作品《空间日记》，描摹当下生存与自我觉醒的作品《霾》，瑞典、丹麦及加拿大新锐编舞家携手创作的《棱镜》，表达炽热纠缠的爱情的作品《情.色》、《拾穗者》，还有关于漂泊生活的演员编创作品《无足鸟》，以及与法国编导合作的太极、街舞、芭蕾跨界作品《中间》，2011年受香港艺术节委约创作的《金瓶梅》，并在国内外均引起极大反响，为舞团带来极大的声誉。舞团在四年内成功出访了德国、冰岛，法国、西班牙、丹麦、瑞典、塞尔维亚、意大利、荷兰、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十几个国家，在三十多个城市的著名剧院进行巡回演出。2013年舞团再度重磅投入制作年度新剧《夜宴》，此剧脱胎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及冯小刚电影《夜宴》，于2014年将展开国内三轮近50场演出。

2006年的电影荧屏上，冯小刚执导的电影《夜宴》以一支越人舞将中国版《哈姆雷特》的序幕拉开，而这支舞蹈的背后，是电影《夜宴》的舞蹈总监王媛媛以及她的创作团队。在电影拍摄期间，王媛媛和制作人韩江就萌生了将这个中国宫廷背景之的下西方经典故事搬上舞剧舞台的念头，却因种种原因搁浅。时隔多年，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终于将这个念头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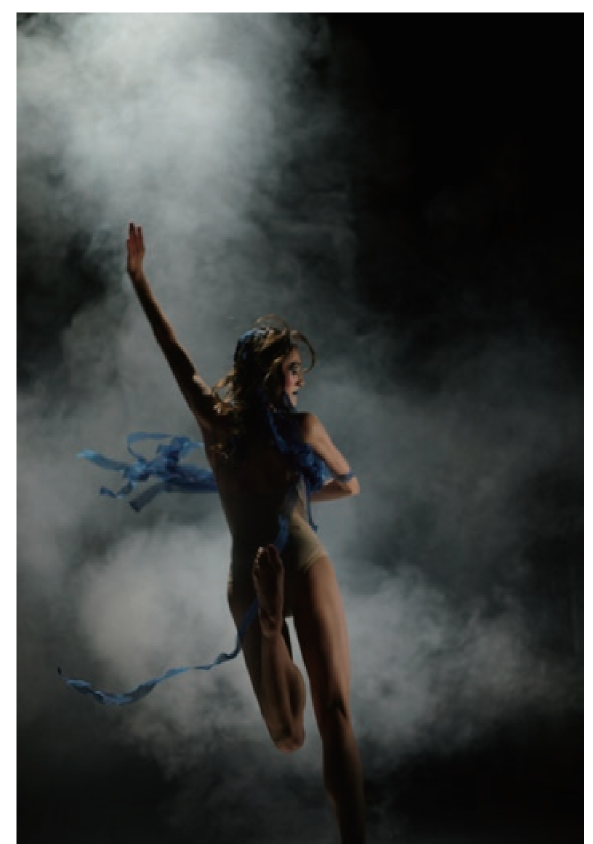
这个故事很过瘾

国际上演绎《哈姆雷特》的版本数量庞大，解读多样。这个将近四个小时的作品变成舞剧的难度很大，所以创作者们在确定艺术方向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摇摆。对于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来说，他们可以把《夜宴》的故事像电影中一样完全放在一个中国的背景下，也可以把故事全部剥离、抽象，做得完全现代化，还可以将两种方向相结合——《夜宴》给作品提供了无数种可能性。而韩江认为现在整个团队已经找到了一个最适合的表达状态，将这个作品打造为中西方艺术结合的最佳载体。

舞剧《夜宴》用一个很经典的剧本解读了人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之下的一个状态，特别强调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精神世界与原时代的无缝对接。整个创作过程中，创作者用不脱离故事原本核心的主观意识，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当中丰富的共通情绪全部剥开，呈现在舞台上。

《文周》：您觉得舞剧这种形式在演绎这个故事和情感上有什么优势？

韩江：它是一种很不一样的剖白手段。舞剧需要特殊的想象力，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很美的状态，但是又有不同目的的设置。这种设置跟话剧、歌剧的方式不一样，话剧、歌剧，包括电影，是一种比较直白的方


夜宴（韩江 摄）


夜宴（韩江 摄）


金瓶梅（李惠民 摄）

式，我讲故事你接受。但是**舞剧舞台需要跟观众有一个特别大的互动，你在看过之后可能会产生十几种联想，情感交流的空间会更大，而且这种情感更加私密一些。**

《文周》：您在微博上说《夜宴》是最舞剧的非舞剧，这是什么意思？
韩江：因为现在故事已经压缩到极致，“啪”一开幕，十几分钟故事就讲完了，后面就是各种状态；下半场“啪”再一开幕，十分钟故事就交代完了，顺着这个故事后面仍全是状态，这些状态是给人想象空间的。我说它非舞剧就是因为它有特别多的状态和表演的成分，对表演要求非常高，跟一般的舞蹈很不一样。

《文周》：为什么会选《夜宴》作为舞团五周年的标志项目？
韩江：一方面是考虑市场需求，我想做一个故事性比较强的作品；第二个是在我们独特的美学风格和追求上面，想往前走一步，做一个试验。我们想让这个作品放在中国，中国观众会喜欢；放在西方，西方观众也会喜欢，希望有一个特别好的美学上的交集。中国过去那么多年都在研究文化侵略，怎么侵略别人，实际上从艺术形态来说，我们早被人家侵袭完了，而咱们自己的东西没有感动人家，进不了西方主流文化精英圈。你没有在美学和精神上达到一个高度，你没有对话能力，你没有话语权，你怎么去跟人家介绍自己？**你看中国现在输出的文化都是什么，花鼓戏啊腰鼓啊扭秧歌，还有京剧杂技，在西方主流社会看来这个就是一个秀，就是一个街头产品，进不了它的主流文化精英圈。所以我们现在想要追求的就是一个平等的对话的权利，我用你熟悉的语言和方式告诉你我在想什么，你是会被我感动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发展顺利的前提是观念找对了

韩江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和舞团走过的这五年，他坦言现在的发展是自己没想到的。没想到这个团队能够这么快走向国际，能够进入精英阶层文化圈的主流剧院，也没想到舞团现在能够恰当地爆发了整个团队用作品去说话的力量。

他总结舞团发展顺利的前提是观念找对了，在做作品之前要想好做什么。作品是剧团的核心，好作品就肯定有市场，比如《霾》在国内没有市场，但是却在欧洲市场大获成功。这种观念的寻找对于韩江而言就是一种对市场的判断。

《文周》：现在各个市场都特别看好你们舞团的作品，您觉得这五年来最好的作品是什么？
韩江：《金瓶梅》，必须的。我觉得它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我比较感激这三个字，杀伤力太强了！我们确实在那个作品上花了很多心血，来回折腾，才能出精品。我认为这种各方面俱佳的状态我们自己十年内是超不过的，有点碰运气的感觉。《野草》和《霾》也挺好，《霾》是纯现代舞的东西，《野草》是一个跟现代芭蕾结合的东西，这两个是专门针对国外市场的，因为在国外的现代芭蕾和现代舞就跟现在的摇滚乐一样是主流，这个才是现在的人精神所需的东西。

《文周》：那下一步舞团的发展是什么方向？有哪些想要改良变化的地方？
韩江：我想把精力转移到商业上再做一些。我所谓的商业不是市场，是品牌拓展和品牌形象的维护，这实际上是一个定位，把舞团定位成文艺高端品牌。我主要会在一两年内把形象定位做好，在品牌战略上做一些合理的工作。在艺术追求上还是这条路，我计划在年底《夜宴》演完之后，出台明年后年的新作计划。我还想提高员工的待遇和生存环境。市场的前瞻性上，国内的市场我依旧会以长三角为中心，国际上还是以欧美为主，持续安排之后的演出。

《文周》：您刚才提到定位的问题，如何解释文艺高端品牌这个概念？
韩江：在整个艺术行业里面，一个高端品牌，不仅要


金瓶梅（李惠民 摄）


霾（韩江 摄）


金瓶梅（李惠民 摄）

产品好，它整个形象上也要是高端的定位。之前没有这个概念，但它实际上是存在的。就比如说戏剧行业里孟京辉的东西就是一帮白领看，好像没看过孟京辉就OUT了一样，这部分作品就属于一个中端产品。行业里产品还是有高中低之分的，像爆笑喜剧那种就是一个低端产品，笑点又低，泪点也低。行业内应该有这种细分。

《文周》：您跟王媛媛老师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是夫妻又是同事，一个是制作人一个负责艺术创作，两个人在艺术和商业之间有分歧吗？
韩江：有。比如说去年她要引进她的偶像的剧目，我坚决不做，这个就是商业上的分歧，她认为那个东西太美了，太喜欢了，可以训练演员，她就想买过来，而且谈的价钱很低。我说你买过来，排完了，租剧场，宣传乱七八糟整套下来也得两百万。最后谈得没辙了，她非要做，我说你去找一百万赞助，我就做。这个就是分歧。

《文周》：那在作品的创作上呢？
韩江：也会有，包括《夜宴》。她还是想要艺术上的提升。在真正商业道路的问题上我俩没有分歧，只是在艺术产品上会有争论。对于媛媛要去做的产品，我更慎重一些，因为这个产品出来是我们舞团的生命，是舞团要得到市场认可和艺术认可的方式。在《夜宴》这个作品的艺术方向选择和市场定位上我俩一直有争执，只是最后定下来了就不改了，照这个方向去工作。单独的商业共识我们有，单独的艺术作品共识我们也有，但是你两个东西要搅在一块去做共识的话就很难，都会有分歧。

制作人得懂创作者的内心需求

在做制作人之前，韩江的老本行是舞美设计。作为一个单独的部门，舞美要考虑的事情比制作人要少很多。这是舞台行业当中较为轻松又来钱快的行当，韩江在2010年的时候一年做了十五个戏，而且还干得很轻松。相比之下，制作人这一身份所要求的能力和精力就更多一些，不仅需要站在商业的角度上想问题，还需要具备比较完整的美学体系，工作上要把控项目的整体方向，并在需要的时候扭转局面。这么看起来，韩江似乎心甘情愿地做了一次亏本买卖。

《文周》：如果制作人和舞美设计工作只能选择一个的话，您还会选制作人么？
韩江：因为我现在做剧团、制作话剧，都已经习惯这种工作方式了，而且我已经有固定的合作团队，在这个基础上来讲我当然选择制作人了。但是在设计上要是能碰上一个特别吸引我的项目的话，我当然宁愿去做设计，轻车熟路。

《文周》：作为制作人如何平衡商业价值和艺术追求之间的关系？
韩江：我觉得这个不用去平衡，让艺术妥协或者让商业妥协都不是很好。你的团队想要做什么，你就让他们去做，无非是要面对的市场有多大的问题。比如我明年三月会推一个演员作品，这个作品可能相对圈子很小，也不是一个大题材，那我就做北京的几场。**制作人应该让艺术家去发挥，不管艺术家做出什么东西来，我作为一个制作人都有责任把它卖掉。制作人同时也要是一个艺术家，你得懂这个创作者的内心需求，顺着他的内心诉求做出来的东西才是真诚的，才是动人的。现在中国好像有点儿相反，好像是制作人就应该是市场和钱。**

《文周》：您觉得您具备做制作人的哪些特质？
韩江：我个人长期在这个行业里工作，做设计会碰到各种不同的导演、不同风格的作品，所以说我坚持的东西不会在主观审美层面之外，我不会脱离导演的个人审美诉求考虑问题，所以长期的团队合作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而且我是从装灯入行，之后从戏剧学院，到毕业，再到中芭，我对每一个技术部门都比较了解，行业里每一个部门创作的事情都经历过，这一个经历也很重要。很多可能和不可能的事情放到我的面前，我能知道哪个是能实现的，这是一个特别实际的判断。



棱镜（韩江 摄）

《文周》：您做制作人觉得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
韩江：《金瓶梅》和《山海经传》这两个作品吧，挑战大，资金压力也大。比如说《金瓶梅》跟叶锦添合作，叶锦添出过三稿视觉方案，都被导演否了，但是老人家实在太忙了，没办法深度地沟通，后来要落地排练，没有视觉依托的话，很多地方会出问题的。我就拿纸和笔画了四个小稿，因为我跟组太久了，我太知道我们剧组要什么东西了，虽然是我二十分钟搞定的，但可能是我积攒了一年的东西。后来再去让叶老师出东西，还是不行，但我总想推翻我那套方案，因为我自己太主观的东西未必是对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就做吧，最终的结果是对的。再说《山海经传》，那个戏我相当于一个执行导演了。因为我们剧组人员庞大，七十多人，北京和陕西都有排练，北京和贵州两个地方在制作，而且大导年纪大了，我不可能来回折腾他，我就得去跑，一大堆工作必须亲力亲为。你不能为难老爷子做太多的工作，但是你必须很深刻地了解他，**我最大的优势是太了解大导了，我太了解他想要的东西了。**对我来讲这两部戏是我非常宝贵的经验，在形成产品的结局上来讲，我做得很好。

《文周》：您接下来在话剧制作方面还有什么计划？
韩江：我希望能做一些真正能打破局面的作品，当然这也不妨碍我做一些商业产品。我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我会选择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东西，把它处理好，摒弃掉一些不想要的东西，要一个特别自然特别美好的状态，**在舞台上要感动大家，表达美。不去想所谓体系，就想自己，想身边。**

《文周》：这方面您有惯用的商业模式或者是新的想法吗？
韩江：过去的一两年都是自己在投，我发现这个状态不是最好的，很多时候精力有限、人才有限，就很难产生大的影响。所以我下一步会借助一些很好的平台，整个系统里面找几个比较强的联合体一起来做，当然前提是你得照我的去做，大家在一起能真正地做真诚的作品。

其实韩江最初做舞美设计时的梦想是在欧洲做一部歌剧，特别High的那种，但随着他转行制作人的步伐，渐渐淡出这个行业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和做舞美设计时一样，他依然享受团队合作带来的灵感撞击和快乐，这使得他倾向于继续在自己的圈子当中创作，享受剧组带来的家庭感，而这种朋友间很单纯轻松的创作环境，正是他在创作和制作中所需要的最舒服的环境。现在的他正不断和这些朋友探索新的合作领域，同时是艺术家和制作人的他，就同他在提到舞团的时候说的一样：纯为文艺做贡献。

现代芭蕾舞剧《夜宴》
2013年12月3日、4日（周二、周三）19:30
2013年12月21日、22日（周六、周日）19:30
地点：北京天桥剧场
　　　上海城市剧院
票价：100~1280元
　　　180~380元
订票：http://www.damai.cn/ticket_57163.html（北京站）
　　　http://www.damai.cn/ticket_58475.html（上海站）
总监制：冯小刚
作曲：谭盾
团长/艺术总监：王媛媛

故事背景无需特定年代，由原著中汲取出王魂、新王、母后，王子及花灵几个主要人物，重新塑造一个关于生死与爱情的故事，旧王的灵魂萦绕在活的生命的四周，王子借王魂复仇，泯灭了爱情，毁灭了生命，新王、母后及众臣在邪恶与挣扎中塑造出一幕幕灵与肉的交易，这是一出史诗般的悲剧，舞台的表达将以极致的美感，打造当代舞蹈剧场艺术的巅峰。

编辑 | 骨朵　美编 | 王婷颖



还在

——这一年我们看到的朴树

从人们视线里消失的这九年，有人说他离开了“平平坦坦的大陆”，他在进行自己的流浪；有人说他把自己关起来，抄抄经文采采风，却无论如何都没有等来那个与期待他的歌迷平和相对的状态。
却没有人忘记他和他的歌。

他，和我们，都在这一场等待中。这种关系带着默契和温暖，其中隐藏着我们的相信。在手忙脚乱、面无表情的匆忙世界里，无论是九年还是十年，都足够改变一幢失落老房子的命运、一段铁路的轨迹、一段最有限的青春。时间它有多疯狂，朴树和我们似乎从来不做声，不轻易承诺，不言再见。

但即便我们总能想象再次相遇的日子，也不如真实地在相隔不远的舞台上下面对面，浅浅地一句“你好吗？”握不到手却能感受的温度从歌声里和着风传来，就在耳边一呼一吸。那个带着羞怯的忧郁少年和短发善笑的男人终于一齐向我们走来，唱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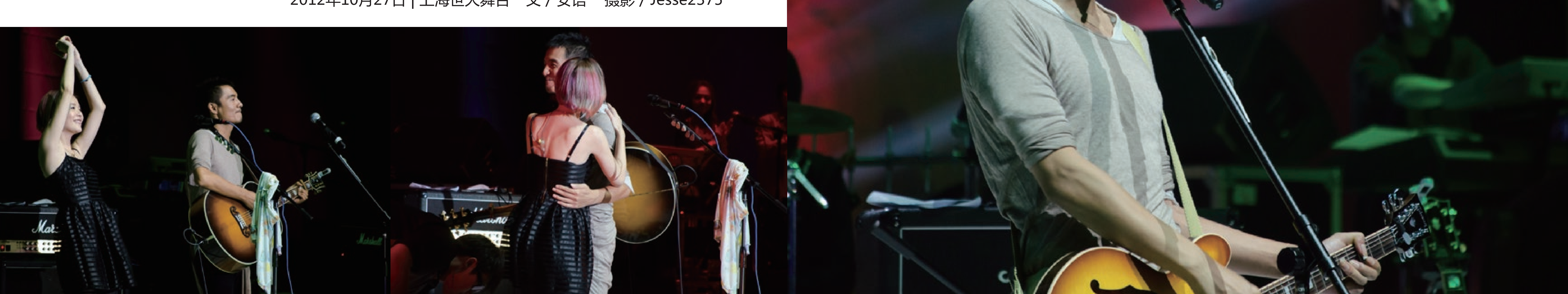
如果你错过了最近的朴树，总有人为你记录。而我们大概再也不用担心难再重逢，因为朴树，这次，他真的准备好了。

我从远方赶来 赴你一面之约

——2012树与花音乐现场：朴树&张悬

树与花系列音乐现场，是歌手朴树与女歌手搭档的演唱会。歌手朴树借2012年花与树系列正式复出，由风华秋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

2012年10月27日 | 上海世大舞台　文 / 安语　摄影 / Jesse2375



这场表演无论对于朴树还是张悬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张悬之前都在live house或者音乐节唱，这次却要在封闭的场馆面对那么多人。而对朴树来说，这是时隔九年后复出的第一场正式演出。

刚开场时，朴树看起来非常紧张，不消说他不擅长的讲话，就连在唱歌时神情也始终在左顾右盼。他说起自己前夜的失眠，“也不是因为紧张，也不是因为兴奋，就他妈睡不着。”随后，唱第一首中文歌就忘词了的朴树，索性就放松了下来，笑着说：“对不起，我太不专业了......真不像个老江湖哈。”自此，一切都对上了。无论是唱歌时候认真的样子还是九年未改的奇怪英语发音，你知道，朴树回来了。

朴树和张悬同台一共拥抱了两次：第一次是大家起哄喊“抱一个抱一个”，二人于是很礼貌的拥抱了一下；第二次则是二人合唱完后，朴树一把搂过张悬抱离地面，随后给对方鞠了九十度的躬。

朴树说表演前他想逃走，唯一支撑的念头就是，什么都会过去的，那些经历了的，更有被记住的价值。他说：“这是我活到这么大最开心的表演”。

唱到中段的时候，周围有人说“朴树再也唱不出《妈妈，我......》了”。之前那个长发遮脸白衬衫牛仔裤的忧郁少年，收起了他满身的刺，也收起了他年轻的愤怒，终于成为了短发的、温和明亮的已婚大叔。张悬也终于摆脱了之前中分长发唱着《宝贝》的小清新少女形象，成为彩色短发的热心于为世事奔走疾呼的三十岁beautiful woman了。而我们呢，学生时代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题为《那些花儿》的作文早不知去了哪里......

尾声时朴树唱了《我去2000年》。这首歌最初唱响在1999年，世纪之交，新世纪被每个人憧憬着。如今12年过去了，这个世界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日新月异，可好像并没有变得更好。有时候看看微博上爆出的各种事件，你会想，人怎么会坏到这种程度呢？张悬希望我们“可以去做非常喜欢自己的人”，因为“一群不喜欢自己的人，他不了解保护自己心爱的东西有多重要，所以这个世界有时候才会陷入一种混乱”。

她说：希望你们永远都可以带着听演唱会的热情去实践自己的生活，也用去听演唱会的心情去聆听你的爱人、家人跟朋友，然后过一个非常圆满的一生。
他说：如果全世界都丧心病狂，如果所有人都抢银行，我们也不跟他们一样。
愿我们都能在这个世界有所坚持。

散场的时候，邻座的姑娘大喊：“我爱你，再见！”嘈杂的散场人群，小朴自然是不会听见的。可是对她来说，我想是完成了一个心愿。

年轻的时候，去听一场你喜欢的人的演唱会。从远方赶去，赴一面之约。录音室里的声音虽然精准完美，但远没有现场来得生动多情。

全情投入吧，就像谈一场恋爱那样，或者像一次预谋已久的长途旅行。你感受着疯狂的鼓点引起地面座椅微微震颤撼动着你的心，等待着舞台上的射灯光线全场游移直至照进你的眼睛，品尝着混杂了灯光热度和人群气息的淡淡烟雾味道，体会着每首歌结束后耳膜犹自鼓动仿佛置身水中耳朵被水覆没......散场后你随人群涌出，夜幕降临盛宴结束。你恍如隔世，不虚此行。

我爱你，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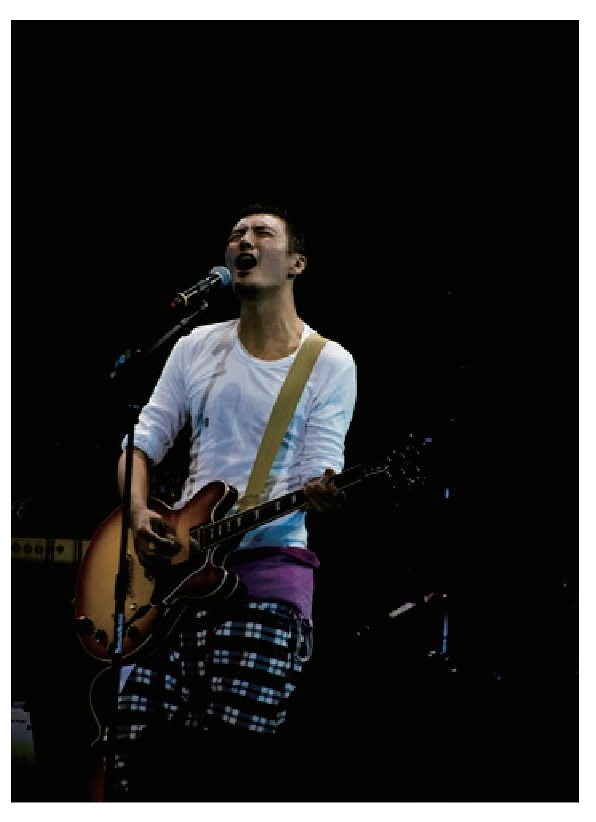


你才不会失传，我知道

——2013树与花音乐现场：朴树&戴佩妮



2013年10月26日 | 北京工人体育馆　文、摄影 / 可小扯



2013年10月26日。我一次次在这个声音里扬起脸，眨眼，死盯着工人体育馆的天花，把眼泪往眼睛里咽。我不能让它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过早地掉下来，我得攒着，不到关键时刻，不能随便哭，不能。

带着那枚跟着我三年的70-300的长焦镜头，有意思的是，这次拍出的照片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光影——

戴佩妮的部分，灯光是明媚的，跃动的，鲜活的，她的面容非常非常上镜，每一个姿态几乎都看不到瑕疵，不能再更自然一些，哦，那是花之绽放，一张也舍不得删；而朴树的部分，灯光是如此幽暗，视觉化效果（如树枝的剪影、《且听风吟》细密的字幕）是如此沉静，他的面部表情也棱角分明，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哪个表情，哪个角度更好看，当然，他也不关心这些。

尤其是初登台的时段，他唱歌的口型总以某种僵硬的形状呈现在显示屏上，我不断调整曝光、角度，可还是不满意……不心疼，删。然而我并不担心，他是树，是高原动物，在空气稀薄的山地，越向上跋涉，越释放出惊人的温度和力量——我知道。

事实写圆了我的笃定。唱完开场的三首，朴树开口说话，他说排练的时候，鬼使神差地把嗓子唱坏了，不过——“没事儿！”台上台下同时喊出。接下来，就要靠我们了。

也正是从这一秒开始，工人体育馆的6000多名观众，成为了“树与花”势不可挡的伴唱团队，整个环境形成了一种默契，于是，他投入，唱摇滚时，高昂头颅，皱起眉心；他恣意，尽兴时，他敞怀地笑。他在唱那一首首“讨厌鬼”时，不需要如履薄冰：“我不行了，你们来，有你们，原本艰难的一个夜晚，变得如此难忘。”就像结束后有人在微博上说的：这是“我们”的演唱会，大声说爱吧，再也不用欲言又止。

前些日子朴树在《一个》上写了篇字儿，上面他说：**“我从36岁开始那一年，真的就变成另一个人了，而且我现在远看着这个人变得越来越成熟。”**

嘿，这个少年，他其实一点儿也没变。他把改编过的开场曲《别，千万别》拎出来，他说他要再唱一遍，因为里面有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算全世界都丧心病狂，就算所有人都去抢劫银行，我也不会和他们一样。”这是他的魂，24岁的时候他这么说，也这么干，如今他还这么说，也这么干。只不过，大概在干的过程中，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消解和整个世界的误会，有一天，他和世界之间将不再横着一道墙，他们，都源源不断地向彼此流淌，渗入，彼此并不依赖，却共生——我似乎都能看到那一天。

就在10月26日演唱会之前不久，竟无意间拿到了一份珍贵的1997年“麦田音乐通讯”复印件，作者据说是尹吾《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编辑注：即后来被认为是太合麦田老“红白蓝”系列专辑中的“红”，朴树象征“白”，叶蓓为“蓝”。）专辑的制作人付翀。像是接到某种旨意般的，我看到上面写着：**“旁人都以为朴树是个少言寡语的沉默分子，其实在相对熟悉的环境，相对熟悉的朋友面前，他很可能突然变成一个滔滔不绝的倾诉狂。那些没有逻辑但充满感情的言语，随着昏暗的灯光落入酒杯，渐渐让他的眼神迷离起来。关于生活，他谈及的时候总有些底气不足，或许简单的经历让他更多停留在幻想与憧憬之中，在他的歌词里我能体会到他那掩饰不住的慌张，对现实，对未来的慌张。”**

1997年朴树创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失传已久的大海》，“没有人再去/仰望蓝天/没有人再梦见过/远方的大海/人们喧嚣而孤独/人们恋爱却不幸福/……不再有心灵和家园/就像那失传已久的大海”。网络盛传，听过的人都认为这是朴树最好的作品，然而这些说法已不可考，因为，这首歌真的失传了，录音无迹，朴树本人也忘记了怎么唱。

我觉得它的失传就像一个隐喻，也许这个“喧嚣而孤独”的世界，也希望获得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于是这首歌失传了，大海保住了。正如十年间，朴树的身影并没有彻底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而今天，他更是大大方方地站回到了我们面前。

嘿，朴树才不会失传，我就知道！







偶然，一夜十年
——2013西湖国际音乐节

2013年10月27日 | 杭州西湖太子湾公园
文 / 骨朵　摄影 / 郑天然





与音乐节相关的记忆越靠近现在似乎越是模糊，因为追随心爱的歌手或者乐队奔赴现场的热情已经渐渐转向与朋友心无旁骛地在无关紧要的音乐里赴一次约。西湖音乐节不同于铁托旗帜盛放的迷笛，许多杭城人携家带口去西湖度周末顺带图新鲜地看场音乐节也不在少数。

月亮升至天中，跟朋友在电子舞台已经连续蹦了近两小时，穿梭在幻觉一样的光线里，无限循环的音阶过着电。直到那个太空舱一样的舞台声音渐弱，我们开始拖着软绵绵的步子往主舞台移动。

向舞台渐渐靠近，男声越发清晰起来。我们还在电音的回响中笑闹，甚至觉得主舞台的音乐也是带着明显激烈的节拍——听见的旋律似乎比记忆里朴树的音乐更年轻，丰富的配器各种音色层叠，在雀跃的光色里那么灿烂，还有点儿无忧无虑。直到被人潮挡住前行的路，我们终于在嬉笑中停下来仰起头，大屏幕上的男人正微笑唱着Radio In My Head，我在甜腻的酒精味道里被熟悉的歌声唤醒。

有趣的是，那时那刻与我在一起的朋友几乎都是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生人，当我先前提及去看朴树时，他们都以无所谓的口吻附和我，仿佛他们十年前也是这副无所谓青春的样子。

昨夜的朴树在北京与戴佩妮合作“树与花”音乐会，今天状态稍显疲惫，他一面微笑一面致歉：“昨夜嗓子唱劈了，下面的歌你们帮我唱好么？”

然后《白桦林》的手风琴响了起来，朴树背后的影像开始飘落下白色雪花。并肩站在我左边的朋友直挺挺地望向远处的舞台，痴痴地说：“好像真的下雪了。”而我右边的老男孩不知何时已经启唇加入了合唱。如今已经是饭店老板的朋友朝我们的背面走去，他找了个地方缓缓坐下，目光却没有离开舞台。
——如果笃定青春过，似乎朴树从未在这岁月里缺席。
我收住了那句“刚才还笑我看朴树，你们自己……”的话，我们试着牵起手朝舞台用力挥舞，甚至都不记得是因为酣然的酒劲使然，还是在无知无觉中又被台上的歌者触动。

“小朴”，多少人还是这么唤着他。西湖的夜湿漉漉的，蒸腾着的青草气息一点点爬上我的脸，温柔洗去狂欢的痕迹。我再一次凝望着穿深色帽衫的男人，相较于从前的他，如今的朴树谦和而耐心，大方的笑容里写满感恩，眼睛也跟着笑弯。几乎在每首歌毕都要致谢，偶尔的煽情竟也不让人觉得意外。

“我爱你们，真的。”他就这么轻轻地，看似不经意却又郑重地说。

舞台下，相拥的恋人甜蜜地接吻，有无数尖叫的乐迷在《那些花儿》的歌声里掉泪。每个人脸上似乎都挂着共同的幸福表情。

因为这么一种声音，我们可以在这个“不宽容的世界”里宽容，在“从不等待的世界”里，相信着一些美丽的相遇——比如十年前的我们和朴树，比如今天的我们和朴树。

编辑 | 骨朵　美编 | 王婷颖

去看你，去爱你 再悄悄离去

——杀鸡取卵•李志2013个人意外弹唱巡演杭州站

2013年10月11日 | 杭州酒球会　文/Afra　图片由杭州酒球会提供



“灰飞烟灭的是我的灵魂，藕断丝连的是这座城池”

这个季节正是层层秋凉，但暴雨洗劫过的杭州又进入了三十度高温，落叶在热风里打转，十月的夜里，李志意外弹唱杭州站候场的人摩肩接踵，有人拎着啤酒，有人背着行李，大汗淋漓。杭州站格外火爆，第二天临时加场的700张票业已售罄。许多人一路风尘仆仆赶来，只是因为这次演出，是动物凶猛的时代过去很久之后的第一次不插电专场。

李志上场时，女孩们的尖叫太戏剧化，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火，中学时在网上搜索他的歌，能找出来的《天空之城》作者还是清一色的久石让。欢呼之后，人群的躁动不安渐渐平息下来，首站开场曲目，自然是献给这座城市的《杭州》：“一杯长岛下肚，转身跳进西湖。”

音乐与城市似乎永远都无法分割开，民谣更是包含了一个地域的风格、秉性和故事。这些年追随李志的巡演去过许多地方，每一次抵达，除了与普通游客到此一游般无异地留影，还会穿梭在陌生的街道，试图捕捉某些特殊讯息，虽然明知该举无功无聊，还是乐此不疲。新编曲的《杭州》很舒缓，让人只想闭着眼听，而不是去蓄意揣测到底什么才是“九六年的痕迹”或“武林门的回忆”。

说起城市，杭州不过是插曲，南京是主题，寻找完“山阴路八楼的房间”，参加跨年演出，然后去APE刷夜，才是朝圣南京的全套仪式，如果恰好遇到不停下的雨，那一定已经花光一个真爱粉的所有运气。正如《午夜巴黎》的男主角，以为塞纳河左岸还残留着艺术家们葡萄美酒的香气，说不清是痴迷得丧心病狂，还是文艺作品本身太具感染力。只不过，李志从来都不是高贵冷艳的艺术家，他赤裸裸地承认金钱对于做成一件事的至关重要，为了今年继续在南京跨年，必须要筹措费用，带乐队演出太铺张，于是决定一人一琴，这场杀鸡取卵的意外弹唱出现的原因是这样简单不过。

“时间改变了很多，又什么都没有”

木吉他袁铮和木贝司张雯，是票务网站被挤爆之后才临时决定加入演出的，怕的是观众太多太躁，一个人





应付不来。**2012年江南剧院跨年，我没去现场，不断在网上搜索过去演出的视频，著名的北京星光现场，李志穿着白衬衣唱完最后一首歌，在持续的掌声中致谢，舞台上的他依然戴着文静极了的眼镜，右手边放着一罐凉茶，那幅画面让人觉得单刀赴会有些悲壮。可是我会遗憾没有赶上那个时候，如今即使他有心一人弹唱，观众蜂拥而来，在台下高呼“逼哥”、“脱”，人事已非，也再做不了一场与原来相似的演出。**

李志的歌迷疯一样涨起来之后，关于他的现场究竟该采用什么形式，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2012年李志巡演北京站，一个玩音乐的熟人跟我聊起现场体验，怨气与不满溢于言表，“这是民谣吗，这他妈的是民谣吗”，对话框里不断跳出他打的字，问得人语塞，想了想，下线。只身奋战的时候嫌太无趣寂寞，组了乐队又被认为太躁，说来说去还是各有所好，众口难调。

今年《春末的南方城市》巡演上海站，去得太早，站在第一排，看见他的脸上滚下汗珠，话筒架下的两个矿泉水瓶子里装满了饮料，我以为是凉茶，旁边的人告诉我，你闻闻，是红牛啊。后来想起单刀赴会的落寞，也再没有他脚下那两瓶能量饮料让人鼻子发酸。

相比四个半小时站着嘶吼的痛快和体力透支，这次他在台上随意而轻松，与袁铮和张雯开开玩笑，和听众说话，弹起《土耳其进行曲》，手指在琴弦上飞快地来回拨动，《天空之城》和《关于郑州的记忆》又是什么都听不清的大合唱，可是就像他自己笑着说的那样，连他的朋友也从来没有听他自己唱过。

以往总会听着歌想起一些有的没的的事，有时候就在人群中落泪，这次我只在人群中挤了一会儿，就退到外围靠墙坐到地上。这家Club外面的隔间里还有人在打台球，吧台旁边站着些人喝酒聊天，有点吵，效果不尽如人意，但我没有介意，只想放空，好好听歌。

去过这么多次现场，李志越来越淡然，偶尔幽默与搞怪，在笑过之后适可而止，连今年初夏北京麻雀瓦舍临时演出那天，观众齐声大骂某音乐节的时候，他自己的情绪也没有太激动，尽心尽力唱完歌，末了还叮嘱观众要好好的。只有唱歌的时候，你看他认真的神情和空调的风吹动的头发，跟满是噪点的视频里那个唱歌的年轻人还是一模一样。

“我们就坐在这里的下面，听他们歌唱或者沉默”

演出最后的问答里，一个女孩扯着嗓子喊，我十八岁那年，你说爱情不过是生活的屁，可是你结婚了，你毁了我的青春……混乱地听得李志的回答，后来竟一句都想不起来了。起哄和大笑中，一些人开始退场，场外的灯光透过许多长腿在地板上投下闪动的光。

午夜的杭州热度还未褪尽，散场后跟朋友传微信，他说，现在我已经不听李志了，我不想再悲伤下去。

2011南京跨年演出的最后，李志开始哽咽，我坐在电脑前看视频，与视屏内的观众一起大哭。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哽咽，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哭。一如他结婚的那天，微博上传得很多的一段话：李志结婚了，新娘很漂亮。不是郑州巷子里雾气穿过脖子的姑娘，不是送他西班牙陷饼的在天空之城哭泣的港岛妹妹，不是在南京山阴路的夏天看着叶子的姑娘，也不是小他六岁的宝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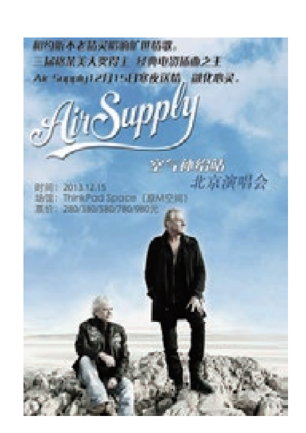
说得这么情真意切，就像我们真的了解他的过往，而他结婚真的与我们有关一样。

听李志久了，可能会认出许多熟脸，验票进场时，《杭州》所唱的老朋友家骏，就靠在墙边，与工作人员笑着说话。**李志从来就不是孤独的梵高先生，但他确实有这样一个朋友，从南方的一座城市，到南方的另一座城市来看他。察觉这些细微的人情温暖，回头想他歌里的悲欢爱恨，总是再平常而私人不过，与听众真的无关。**

于是我很久以前就已经不会再像第一次去看他那样跟着别人狂喊“露地图”，也不会去豆瓣掘坟挖故事，除了买票听歌，再也做不出消费他的事情。

短暂一行很快结束，火车出发北上时车厢里熄了灯，黑暗中戴上耳机回味演出，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人知道我来杭州干什么，只有我想起他坐在台上唱着歌，是《杭州》的最后一句——

“去看你，去爱你，再悄悄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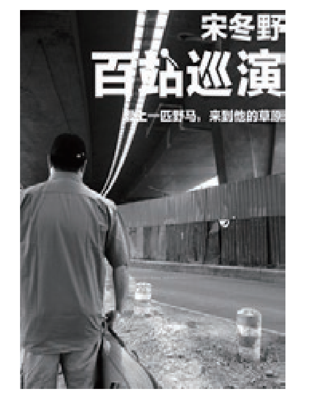


提前订票 | 重点推荐 | 广州 | 北京

Air Supply空气补给演唱会

广州2013年12月13日（周五） 20:00
北京2013年12月15日（周日） 19:30

地点：广州中山纪念堂
北京ThinkPad Space
票价：280~9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7955.html（广州站）
http://www.damai.cn/ticket_57751.html (北京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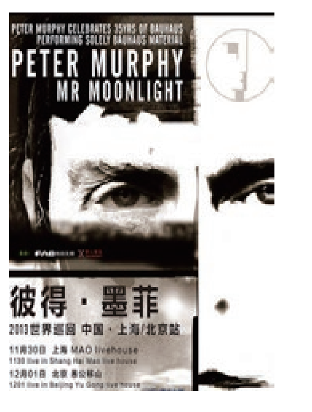


人气推荐 | 宋冬野 | 杭州

2013宋冬野杭州演唱会

2013年11月24日（周日）20:00

地点：酒球会(9-Club)
票价：80（预售）/100（现场）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8232.html



重点推荐 | 摇滚 | 上海

摇滚传奇Peter Murphy《BAUHAUS》35周年世界巡演·上海站

2013年11月30日（周六） 20:00

地点：MAO LIVEHOUSE
票价：580~9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8340.html



提前订票 | 上海 | 深圳

你曾是少年: 好妹妹乐队2013南来北往巡回演唱会

上海2013年12月7日（周六） 19:30
深圳2013年12月17日（周二） 20:00

地点：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深圳音乐厅
票价：180~4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8328.html (上海站)
http://www.damai.cn/ticket_58573.html (深圳站)



摇滚 | 成都 | 重庆

Los Crasher不速之客2013全新唱片全国巡演

2013年11月22日（周五） 20:00
2013年11月23日（周六） 20:30

地点：
成都小酒馆芳沁店
重庆坚果俱乐部
票价：50元（成都站）
40元（学生）/ 50元（普通）（重庆站）



提前订票 | 爱尔兰民谣 | 西安

Cara Dillon 卡拉·迪伦演唱会

2013年12月12日（周四） 19:30

地点：西安音乐厅
票价：60~15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7975.html



重点推荐 | 提前订票 | Laura Fygi | 北京 | 上海 | 深圳

罗拉·费琪Laura Fygi中国巡回演唱会

北京2013年12月7日（周六） 19:30
上海2013年12月12日（周四） 19:30
广州2013年12月15日（周六） 19:30

地点：
北京ThinkPad Space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广州星海音乐厅
票价：180~5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7814.html（北京站）
http://www.damai.cn/ticket_57947.html（上海站）
http://www.damai.cn/ticket_58174.html（深圳站）



人气推荐 | 提前订票 | 张悬 | 北京

张悬《潮水箴言》2013北京演唱会

2013年12月30日（周一）19:30

地点：万事达中心（原五棵松体育馆）
票价：380~8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8285.html



北京

《出发•回归》布衣乐队音乐现场

2013年11月23日（周六） 21:00

地点：江湖酒吧
票价：60元(预售) / 90元(现场)
订票： http://www.douban.com/event/20138832/



重点推荐 | 野火乐集 | 南京 | 宁波 | 绍兴 | 杭州

《我们的歌是青春的火焰是丰收的大合唱！》 2013走江湖音乐节

南京2013年11月23日 (周六) 19:30
宁波2013年11月24日 (周日) 19:00
绍兴2013年11月25日 (周一) 20:30
杭州2013年11月26日 (周二) 20:00

地点：
南京文化艺术中心 - 520音乐厅
宁波月湖广场
绍兴缪家桥8号
杭州酒球会
票价：南京站 120元（嘉宾：小河、张玮玮）
宁波站免费
绍兴站 80元（预购）/ 100元（现场）
杭州站 80元（预购）/ 100元（现场）
订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VCRYOO&id=35252515229（南京站）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A79Rgt&id=35580953668（绍兴站）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Rbzvlt&id=35698536828（杭州站）
阵容：陈永龙、荻部丝、琳恩雅、张文翰、曾仁义、陈俊辉

野火乐集，在音乐上一直以“自耕农”的方式创造音乐，从2002年开始每年自办《原浪潮音乐节》及《走江湖音乐节》，自我寻找一条让音乐更有机的生命之路，就像有机农业的农夫般，摸索沃土方式与栽种植物之间的关系，野火的音乐，一点一滴随着栽种音乐的实验中找出自己的有机歌声。



提前订票 | 古典 | 厦门 | 南京 | 天津 | 上海

马克西姆和他的乐队中国巡演音乐会

厦门2013年12月1日（周日） 19:30
南京2013年12月6日（周五） 19:30
天津2013年12月8日（周日） 20:00
上海2013年12月21日（周六） 19:30

地点：
厦门白鹭洲公园音乐广场
南京市龙江体育馆
天津大礼堂
上海大舞台
票价：280~12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7993.html（上海站）
http://www.damai.cn/ticket_58235.html（南京站）
http://www.damai.cn/ticket_57266.html（天津站）
http://www.damai.cn/ticket_54615.html（厦门站）



民谣 | 西安

Kate Havnevik演唱会

2013年11月30日（周三） 19:30

地点：西安音乐厅
票价：60~15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7974.html



民谣 | 马頔 | 尧十三 | 杭州

马頔&尧十三“下午场”全国巡演·杭州站

2013年11月17日（周日） 14:30

地点：酒球会(9-Club)
票价：60（预售）/ 80（现场）
订票：http://www.damai.cn/ticket_58230.html

重点推荐 | 荒诞喜剧 | 林兆华 | 北京

《一鸟六命》



2013年11月18日—20日（周一~周三）19:30

地点：保利剧院
票价：120~12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7314.html
导演：林兆华
编剧：徐冰
主演：李林、黄澄澄、崔永平

因一只画眉引发的无头公案，前后死了六个人，惊动了官人，害死了生意人，牵连了三穷人，伤害了有钱人。

重点推荐 | 提前订票 | 金士杰 | 上海

《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



2013年12月25日—29日（周三~周日） 19:30

地点：上海人民大舞台
票价：180~6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8150.html
导演：杨世彭
主演：金士杰、卜学亮

没有学分，没有课本，也没有阅读书单，这门课只有一个学生。教授与学生相约在星期二，展开一场又一场既幽默又触动人心的生命对谈。



提前订票 | 宁财神 | 何念 | 沈阳

《武林外传》

2013年12月24日、25日（周二、周三）19:00

地点：辽宁大剧院
票价：100~8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7204.html
编剧：宁财神
导演：何念

同名电视剧前传。讲述的是佟掌柜的未婚夫——前衡山派掌门莫小宝和风尘女子定春之间的爱情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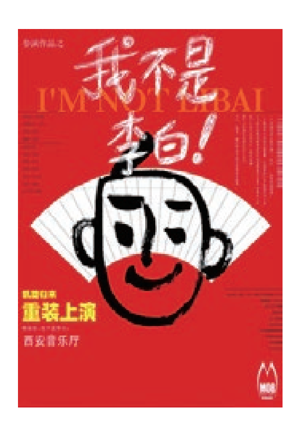
提前订票 | 陈道明 | 何冰 | 上海

《喜剧的忧伤》

2013年12月19日— 27日（周二~周日） 19:15

地点：上海大剧院-大剧场
票价：180~12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7968.html
编剧：三谷幸喜
艺术总监：张和平
表演指导：宋丹丹
导演/剧本本土化：徐昂
主演：陈道明、何冰

抗日战争期间，由北平迁往重庆的喜剧剧团的一名编剧前往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将自己新创作的剧本呈交戏剧审查科刚调任的审查官审查。然而刚从前线负伤归来的审查官，厌恶戏剧，而且剧本本身更是不可救药。



提前订票 | 荒诞喜剧 | 西安

《我不是李白》

2013年12月6日、7日、13日（每周五、周六）

地点：西安广电大剧院
票价：100~20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8132.html



提前订票 | 孟京辉 | 北京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2013年12月23日—2014年1月5日（周一~周日） 19:30

地点：北京国话先锋剧场
票价：100~3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7525.html
导演：孟京辉
主演：黄湘丽

一个男子在41岁生日当天收到一封厚厚的信，此信出自一个濒死女人之手，所言是她对他将近20年的爱恋，但他却对此一无所知……



上海

独角戏《一个人的莎士比亚》

2013年11月30日—12月1日（周六、周日）

地点：1933老场坊
票价：100~2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7888.html
编剧/主演：约瑟夫·格雷夫斯
导演：胡晓庆

年仅六岁的格雷夫斯寄宿在一所英国的男子学校，不幸遇到了才华横溢而又嗜酒如命的克莱夫·瑞维尔校长对新生开展的军训式莎士比亚教育。在迷茫与懵懂、羞愧与坚持中，格雷夫斯渐渐走进了瑞维尔校长的莎士比亚世界：爱、激情、诗歌、悔恨、死亡……



暗黑喜剧 | 北京

《进化论》

2013年11月20日—24日（周三~周日） 19:30

地点：木马剧场
票价：80~2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7725.html
导演：张慧
编剧：朱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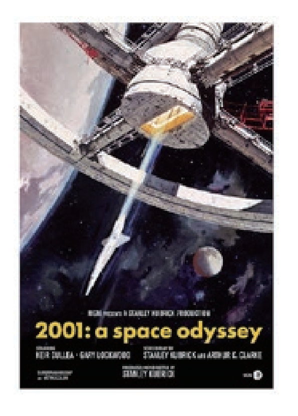


北京

中国电影资料馆11月学术放映：青春片+战争历史片专辑

2013年11月15日—29日 19:00-21:30

地点:中国电影资料馆（积水潭北200米小西天牌楼）
票价:20元
11月15日（周五）《你的妈妈也是》 2001年 106分钟
11月21日（周四）《烈日长虹》 2001年 112分钟
11月22日（周五）《贱女孩》 2004年 97分钟
11月28日（周四）《帝国的毁灭》 2004年 156分钟
11月29日（周五）《浪潮》 2008年 107分钟



北京

中国电影资料馆特别巨献：米高梅缤纷万花筒

2013年11月16日、17日 (周六、周日)

票价：40元（1点场）/ 60元（4点场）
11月16日
13：00 《一个美国人在巴黎》
16：00 《宾虚》
11月17日
13：00 《雨中曲》
16：00 《2001太空漫游》

【编辑推荐语】虽说那头雄狮再也看不到了，但是身为当初八大的米高梅，为后人留下的艺术瑰宝不胜枚举，而且类型非常多样化，其中《2001太空漫游》《雨中曲》《宾虚》都是各类型片领域的扛鼎之作。

免费 | 北京

墨西哥当代电影展



2013年11月15日—24日

地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11月15日（周五） 19:30 开幕影片：《爱情是狗娘》
11月16日（周六） 19:00 《为爱受伤》
11月17日（周日） 19:00 《前奏》+导演爱德华多•卢卡特罗见面会
11月22日（周五） 19:00 《情欲逗我心》
11月24日（周日）
14:00 《维亚公园》
16:00 《阿马罗神父的罪恶》
19:00 《寂静之光》

免费 | 深圳

华语纪录片节2013深圳展映



2013年11月16日、17日（周六、周日）

地点：数码影院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10128号南山数字文化产业基地一楼）

2013年11月16日 (周六) 15：00
《流浪的狗》林英作
《云上佛童》蔡杰
《冷雨盛夏》曾翠珊
《都市农夫》谭晓怡、李俊桐
《张大仙》柳清、秦琪书、冯子珊
《远航》杨倩如
2013年11月16日（周六）19：30 《二》沈洁
2013年11月17日（周日）15：00《寻找袁学宇》钭江明、王英杰
2013年11月17日（周日）19：30
《长洲志》尹景辉、萧彦瑜、曾锦山
《走马水》田波、王苗霞



重点推荐 | 北京

地中海文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藏文物精品展

2013年10月29日-2014年2月10日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票价：20元

《地中海文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藏文物精品展》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在展览方面的首次合作，展览从卢浮宫博物馆丰富的馆藏中甄选了281件珍贵藏品，以全新的视角诠释了地中海地区的文明历史。本展览首次将地中海东西岸的古希腊语系文明与拉丁语系文明、南北两侧的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作为一个共同体进行展示，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地中海地区不同文明的兴衰沉浮。

重点推荐 | 北京

鲁本斯、凡•戴克与佛兰德斯画派：列支敦士登王室珍藏展

2013年11月5日—2014年2月15日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票价：20元

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艺术品私人收藏之一，珍藏的主要艺术品横跨五个世纪，其众多珍贵的巴洛克时代藏品中，以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最伟大的画家，擅长神话、历史、宗教及风俗画，同时，精于肖像画和风景画，巴洛克画派早期代表人物）和安东尼•凡•戴克（1599-1641，佛兰德斯画家，其艺术风格的形成受益于鲁本斯，是典型的巴洛克肖像画家，英国皇室画家中的领军人物）为代表的佛兰德斯派绘画作品最为重要。这是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在中国的首次亮相，展览将展示收藏甄选出的100幅油画、版画、挂毯、雕刻作品，相信会带给中国观众一个华丽的巴洛克绘画盛宴。

重点推荐 | 北京

北京国际摄影周《首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



2013年10月24日起（具体展览时间详见官网）

地点：中华世纪坛、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等

展览紧密围绕着“摄影聚焦世界”的主题，通过对国内外优秀当代摄影艺术作品的展示和推介，以摄影的方式“聚焦”、展现世界各民族和地区的社会面貌，增进中国和其它国家及地区的相互了解。
展览分主题展、专题展、特别展
官网： http://www.bjipw.com/benjiesheyingzhou/2013/1007/171.html

免费 | 上海

西岸2013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



2013年10月21日—12月19日 10:00-17:00（每周一闭馆）

地点：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2350号

西岸2013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有国内外80名建筑师及68名艺术家参展。
室内展选址预均化库，分为建筑、声音、影像、戏剧4个特展，启动当代建筑、声音艺术、影像艺术、当代戏剧的系统研究，以四种文化的现场展示作为展览的主体构架，以历史回顾开启未来想像的空间。
室外建造展选址西岸的滨水开放空间室外场地，以Fabrica（营造）为题，契合Pre-Fab（预制） +In-Situ（现造）理念，邀请国际知名的建筑师与艺术家在场地创作，呈现关于当前设计的思想激荡与彼此呼应。参加设计建造的国内外著名建筑师包括张永和、王澍、刘家琨、都市实践、大舍、李虎、曾群、王方戟、塚本由晴、Mark Lee、Micheal Bell、SHL事务所、Anton Garcia Abril等。



万芳

引导一切精神享乐

文艺生活周刊

2013/11/15　总第101期

每月逢1、15日出刊

www.zhoukan.cc